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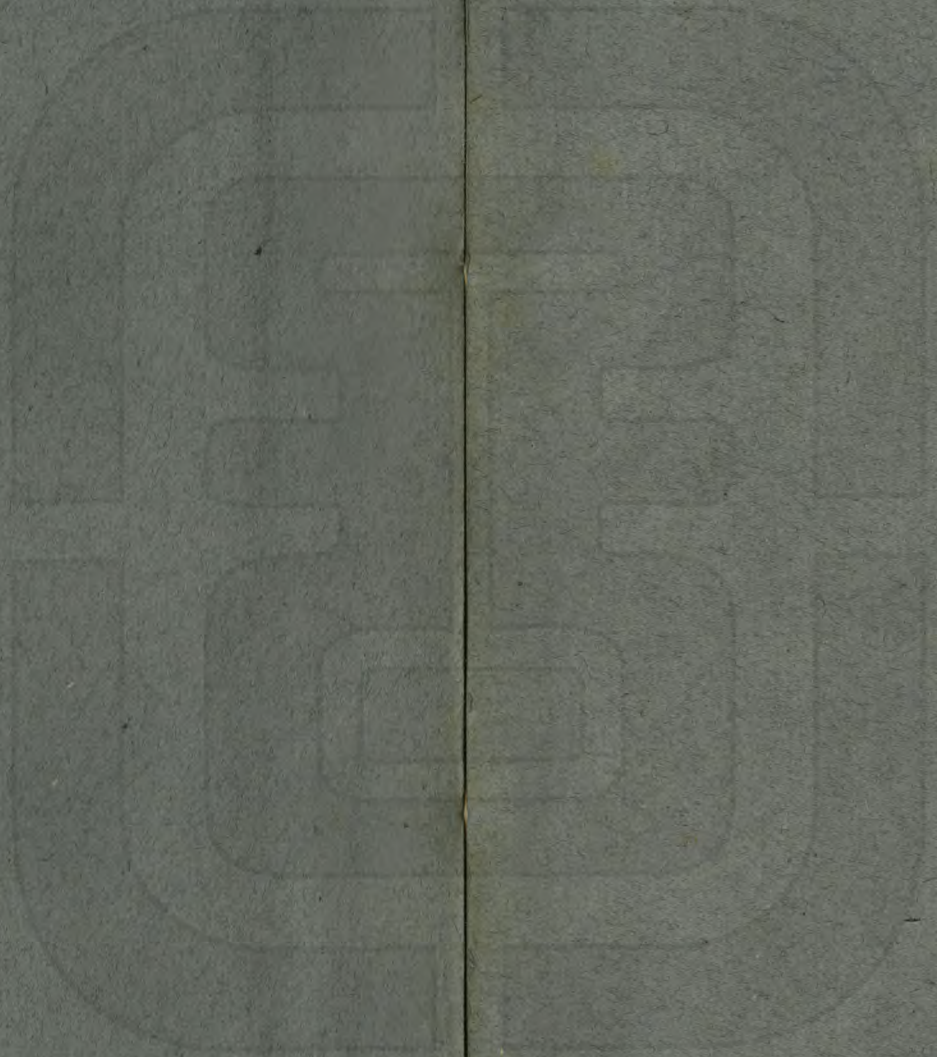
閩中會館志

卷 癸  
二 未  
二 月

地 110  
942  
3

新

12  
44



# 閩中會館志

## 福州新館

沿革 福州新館坐落虎坊橋西北實爲騾馬市大街三十五號董事蒲志中任之以與南下窪老館別稱新館大門扁額顏曰福州新館光緒末葉葉鐸人觀察大道陳玉蒼尙書鑒建議重修是扁即鐸人所書重修後鄉人恒集榕蔭堂爲擊鉢吟月必三集乙未丙申間葉肖韓侍御在琦復倡律集分題歸詠聚倡是堂每歲上元夕張燈會飲二層院兩槐即是時所種邴廬日記郭文安云館之東偏拓地添建南北廳事略規洋式時平齋倡荔香吟社每數日必集於此初僅粗具盤餐而庖人善烹調鄉人士亦時就此讌客外省京僚因亦假座福州館名廚遂藉藉一時宴會無虛日至辛亥國變方止此辛丑回鑾後事時平齋由建昌府丁憂起復來京候簡平齋爲何剛德部郎字又號肖雅初在京官吏部輒與郭文安葉鐸人鄭子瑜叔璋諸太史詩酒往來至是館丁在館西關室設肆沽酒名曰福山堂而宴客者恒借座於館即榕蔭堂也後爲徐花農侍郎琪逋負酒債竟至歇業其廚師王姓與長班同宗郭筱麓太史則遷竹軒撫錄云近世鄉人旅居會飲及鄉會試舉子寄居之所曰會館由鄉人官京朝者共置之或由先達捨宅如全浙會館爲趙恒夫給諫故宅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其例甚夥按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會館始於兩漢後漢書史弼傳弼受誣事當棄市前孝廉魏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賄於侯覽又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太守出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曰郡邸者即今會館其時州郡舉賢孝及公車徵者俱借計吏入京師處於郡邸今之應禮部試者大抵沿稱計偕由此紀載觀之會館發源至早或謂始於宋明者非也所謂守邸者即今長班之謂買臣徵時常寄食於長班出賣郡邸猶今之出賣會館但彼爲公今爲私耳撫錄謂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蓋得自庭訓其言自確余以甲辰通籍始來京但知光緒癸卯兩科試子到京最盛時司館事者爲張貞午侍御元奇張即以參劾某貝子狎名妓謝珊珊被擯出守時論惜之者也先是庚子後南妓北來營香巢者以陳桂芳謝珊珊賽金花爲最謝初住李鐵拐斜街簫管之聲達旦後乃出入王公之門無禁某貝子與某相國之子俱暱之張侍御參奏人乃奉驅逐出境之諭五城御史索諸門逃匿孫觀察家卒嫁之前後駐館者輒艷談此事貞午能詩自號薑齋年六十續刻知稼軒以示郭文安曾所郭報以詩云詩人享大耋唐稱韋白宋陸揚君詩瓣香在玉局亦復奄有諸家長少年樂事那可數尙憶踏月宣南坊朝官閒暇恣嘯咏攤箋刻燭夜未央一麾去江海三節還故鄉轉頭四十年間事浮雲一別成滄桑曩讀洞庭遼東集宦遊歷歷詩具詳風流從政古所羨想見畫戟凝清香春明邂逅疑隔世吟興未減當年狂袖中又出新詩本令我熟復神飛揚芙蓉出水去雕飾驕驕歷塊皆康莊

馬工枚速復兼擅，郊寒島瘦安敢望。王風委蔓草，迹熄詩幾亡。夢中麟篆有天授，非君大雅誰扶將。富何必作八州督，貴何必坐中書堂。但乞江山風月長，無恙盡收三才萬象歸吟囊。桃紅柳綠重三好時節，陳芳國裏歲歲把酒壽詩王。貞午詩字俱學蘇，詩中所謂朝官閒暇恣嘯咏，攤箋刻燭夜未央者，蓋即指福州新館榕蔭堂擊鉢吟言。因新館在虎坊橋，故有踏月宣南之語。及其卒也，郭文安爲之誌墓，故瓠庵贖草載有薑齋墓誌刊成。自題草薈後云：斷硯磨穿筆亦乾，懷君已作古人看。公車連壁登蓬苑。兼謂諫草傳鈔稱鐵冠，行狀不應遺治譜，雄才豈止壓騷壇。迴思病榻悲涼語，來日焉知十倍難。君太疏略無從撥輯，晚歲所知不合，則時勢爲之也。貞午丁憂回閩，曾掌鳳池鼈峯書院，余曾受業其門。師卒後，向其子字孝吉者，索遺稿，云避兵天津時，破麓盡付焚如，故諫草無一存者。郭文安謂家狀太略，無從撥輯者，良有以也。

建議修館之陳玉蒼尙書，未入清史列傳，唯望崑堂奏稿內附其待刊稿。

文云：陳璧字玉蒼，福建閩縣人。光緒三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後典試湖北、貴州，遷宗人府主事，選禮部員外郎，改御史，旋管街道，疏溝渠，平道路，衆稱便。丁母憂，歸創蒼霞精舍，以實學課士，服闋起故官。二十六年，命巡視中城，拳匪亂作，奏請立團練，力主勦匪，兼護民教，全活甚衆。兵匪滋擾，輒執而杖之，不爲屈。一日營兵肆劫，方按問，董軍數十人，破柵入，縱槍彈及公案，嚴詰主者，立正法二人。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聯軍既入，官吏盡走，獨衣冠乘馬出巡，手繕示諭安民，密書請全權大臣李鴻章入京。時聯軍劃地分守，越問民事，乃挺身出與抗議，美兵官首來謁，言聯軍議定，不取中國寸土，請同商綏靖地面辦法，各國繼之，遂得逐漸收回自治。設總理公所，聯軍統帥瓦德西派參贊裴克尊漢，並每國統兵官一人，日赴總理公所，與地方官商民政，全權大臣咨步軍統領，順天府尹，三署同集，自十月朔始，八十餘日不輟。三署推璧主其事，先商定許我會銜出示，列大清年號，不用陽曆，嗣允我自出示，每張示，觀者雷動，始知我國力尙存也。擢署順天府丞，二十七年遷太僕寺少卿，全權大臣奏留會辦五城事宜，議成，聯軍陸續歸，充接收五城地面專員，德營駐琉璃廠廢窰，既去，即奏請設立五城中學堂，京師有官立中學，始此。擢順天府尹，首裁吏胥，設立善後派辦處，遴員分課辦事，積蠹一清。京師錢商五百十一家，經亂存者，止三十餘家，濫發錢票，時倒閉爲民害，嚴定限制，立五家聯保之法，其弊漸革。當商欠戶部借款百萬，不敢續開，貧民苦之，奏定分年量繳，遂次第復業。創順天中學農工學堂，及各屬小學，改金臺書院爲校士館，開辦工藝局，興工業，設織紡局，教女工，訪旌殉難士婦，以崇忠節。亂後興舉，時論翕然稱之。兩宮回鑾，召見，頗嘉勉，命充政務處總辦，西陵園寢，被兵蹂躪，特派爲估修大臣，正陽門燬於拳匪，並命估修，皆工堅而費省。二十九年，新設商部，授侍郎，規定官制，訂商律，興商會，保僑民，整土貨，皆次第行。三十一年，轉戶部侍郎，璧初充財政處提調，佐戶部開

辦天津造幣總廠、大清銀行、於圖法、久有研究、時各省設銅元局、二十二處、出數過多、市面充斥、命赴各省考察、留辦七局、餘均停止、訂善後辦法、如規定成色、統一鑄模等、均爲幣制統一要圖、三十年、擢郵傳部尚書、兼參預政務大臣、規畫路電航郵四政大綱、路款向儲外國銀行、設交通銀行、定議分儲、收電報歸國有、擴設蒙藏邊省諸綫、減報費、京漢鐵路、初假比款興修、議收回、保主權、卽以餘利、建京張鐵路、又議郵政改隸部管、事垂就而被議、璧精核任勞怨、勤餘職事、最爲孝欽、皇太后所倚畀、每有劾奏、輒出以示、且加慰勉、衆尤忌之、逮兩宮升遐、朝局一變、御史謝遠涵、劾以濫用私人、糜費公款、及借款折扣、命大學士那桐、孫家鼐查辦、復奏、言該尚書、才優於德、辦事操切、不恤人言、交吏部議革職、罷官後、仍居京師、於西城關蘇園、日以蒔花種蔬、課孫誦讀爲事、修刊族譜、捐產立義莊、贍本族、戊辰年卒、年七十有七、善番禺葉譽虎、恭綽手筆也。

古蹟 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尚書若霖故宅、邨廬日記云、尚書告歸、捨宅爲館、望坡爲陳文忠寶琛曾祖、官至刑部尚書、陳徵宇參議、懋鼎爲尚書元孫、題榕蔭堂雅集圖云、松棟孫枝不中椽、敢誇文采步前賢、春明者舊晨星在、能話尚書捨宅年、蓋亦當時擊鉢之作、尚書逸事、曾見於清史大觀、雖係私家著述、然皆實政實事、可補史書之缺、其言曰、陳望坡尚書若霖、世居閩縣螺洲、別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

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唯明、違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舜堯爲君、以皋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唯輕、再則曰寧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勘辦秋讞、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指駁、奏入、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人不樂爲之用者、當時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又公早歲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鉅城三十里、舟至洪山橋、必小泊、卽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岸上急足至、則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試、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行鄉試、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出其淡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唯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坤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遺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施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夾路錢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

官際無以對，磕頭出，即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買買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時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即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尚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戰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望坡尚書自改官刑部後，出爲臬司，旋即內用，洊升至刑部尚書，身負天下之重望，其捨宅爲會館也。尤係鄉人之思。道光間，梁蔭鄰中丞，又推擴之。光緒辛卯，陳玉蒼尚書修理一次。庚子兵燹後，又重新焉。其鳩工庀材，則得李秀瑜敏芬力。軒舉鈞兩部郎之力。李由度支部郎中簡放，殺虎口監督。力古田人。精岐黃術，以舉人被徵爲商部主事，升至郎中。以各省大吏薦，診德宗疾，恐啟罪西宮，故乞退，託名醫隱。閩雜記云：閩中芥藍菜，四五月下種，初生，葉如高莖，而平扁，淡青色，藍高數寸。秋杪春初，莖中復生細梗，抽葉上尖下圓，碧色光潤。閩人皆以爲蔬，俗呼橄欖菜，聲之誤也。京師故無此菜，軒舉携種北來，傳播四郊。近北人亦嗜此。軒舉多材藝，晚年既以醫隱，故世之人亦以醫隱稱之。林琴南孝廉紆有壽力醫隱六十文。

文云：醫隱年六十，與石遺同庚。其生也，又同在四月。余既以文壽石遺，遂並壽醫隱。迴思壯年投契，今日鬚鬢蒼魄，泚筆爲文，不能無感於涵元舊事也。涵元者，瀛臺寢殿，崇陵駐蹕地也。醫隱奉東朝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懿旨，拜覲於樂壽堂診脈，著方大稱旨，賜羹賜錦段，賜克食，寵賚隆渥。一日趨近輦道，崇陵駕至，醫隱歛避不及，長跪道側。崇陵曰：力鈞若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於醫也。醫隱頓首謝。越月，手勅召力鈞，既朝涵元殿，力請屏藥勿御，調衛得宜，聖躬當日健，稍陳服食數事。既退，值東朝之賜立止。巨璫相見，悉反恒狀，供奉三月，引疾歸，遂絕朝請。則日治田於南苑矣。國變後，與余同寓析津，出所錄崇陵硃書脈案一卷，言外皆含幽鬱之氣，彼此愴喟。醫隱珍秘此卷，不以示人也。崇陵大漸頤和苑，貂璫待遇侍醫，尤傲兀叱咤無人理。醫隱獨於七年前，見機引退，蜷伏弗出。其幸有六十之年，智者自全其生也。醫隱本爲閩之芹溪人，近姬巖村，而村人年皆八十以外。光緒季年，尙諄諄問林則徐健否，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也。醫隱既長於衛生，其家世又皆高壽，果能冥機慎道，廓其胸臆，則耄耄非難致矣。余賣畫長安，佐以賣文，蕭然一老布衣，無冀於人，固也。醫隱曾官四品，其究也，竟賣醫自活，得食之道，乃與余埒，而又皆老健，則牛馬未盡之光陰，均可晒矣。

郭文安亦有題醫隱廬圖詩

見瓠廬詩存卷二

云：花市街南下一廛，到頭萬事見幾先。華胥夢短人間世，苦

記經營斷手年，壯遊破浪憶乘風。誰念郎潛老寓公，不隱山林隱城市。青囊聊試濟人功，歲歲園陵展謁還。畫師著意寫蕭間，霜紅龕裏汀芒喚。惟有甯人契傅山，自注云：君以醫供奉內廷，出處本末具詳。畏廬撰序，此圖亦其所繪。畏廬每歲謁崇陵，有亭林之風。其第四章曰：抱蔓黃臺嘆再三，房州

事往忍重談。冬郎亦有金鑾記。故篋摩挲尙淚含。醫隱雖居京曹。上自公卿。下至布衣。無不樂與之交。西太后召見時。嘗諭之云。汝之閩音官話。在陳璧張亨嘉之間。侍德宗疾。稍癒。西太后詢太監云。近爲皇上診者誰。太監以力鈞對。太后曰。力鈞尙在人間耶。太監以告。故退志益決。之數子者。皆於福州新館有功。故備考其生平。以告駐館者。冀其無忘先輩創造之艱也。

規約 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久已遺失。茲託友覓得。已詳福州老館規約中。不贅述。

文詞 福州新館文詞可紀者六。一爲楹聯。二爲擊鉢吟集選句。三爲鄭海藏詩句。四爲再媿軒記。五爲律集序文。六爲律集選句。分述如左。

一楹聯 梁蘆隣楹聯叢話卷五云。京師福州會館之燕譽堂。有舊聯云。萬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是前明福清葉文忠公所撰。余於嘉慶丙子。與同郡諸君子。又創構福州新館。在虎坊橋之東。規制愈寬。人文愈盛。同郡諸君子。合撰楹聯。益蔚爲巨觀。今錄其佳者如左云。海嶠星從天上聚。長安春占日南多。又云。浴海煙開鼈背月。看花人步鳳城霞。又云。鳳窟麟洲通御氣。黃蕉丹荔憶鄉風。又云。冠蓋仍循鄉酒序。笙歌先醉社公觴。又云。室因新拓來今雨。人比分躔聚德星。又云。朱櫻紅杏開新宴。丹荔黃橙話故鄉。又云。三山佳氣瞻鰲背。九陌香塵駐馬蹄。又云。看花卻趁春三月。視草同依尺五天。又云。家園魚笋評鄉味。人海鶯花洽古春。又云。珂里雲開三島麗。金壺花發九衢春。又云。竹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

箭聲華當代。選梅花消息。故人來。又云。佳日春秋來鶴蓋。深宵吟誦似鼈峰。又集句云。同人於門。羣賢畢至。適子之館。吉事有祥。當光緒中葉。兩館重修時。凡此諸聯。皆補製紗燈。由同鄉各家剪紙爲字。於上元張之。燈影幢幢。恒至五夜。考郭文安邵廬日記。謂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而梁蘆隣則謂與同郡諸君子。於嘉慶丙子創構。丙子蓋嘉慶二十三年。去今已一百二十六年矣。望坡尙書。在梁中丞前。觀楹聯有室。因新拓來今雨句。似是舊爲望坡故宅。屋宇尙隘。及梁中丞蒞京。始與同郡諸君子。合力改創。而擴大之也。果爾。則梁郭二說俱可存。並無抵觸。前無可考。今姑以福州新館創始。斷爲嘉慶丙子二十三年也。

二擊鉢吟集選句 榕蔭堂舊有擊鉢吟集。林碩田茂才蔚章。書麓中。曾檢得第九集。蓋自庚寅迄甲午。五年間。京宦在都門所吟咏者。月三四會。會三四題。題數十首。與會者。有春榆。愛蒼。鐸人。肖韓。乃謹。幼滄。肖雅。梅貞。次玉。珍午。子瑜。南雲。贊虞。迪臣。少萊。辛仲。子冶。伯雙。耀如。韻庵。奮曾。挺生。獻恭。禎臣。成熙。玉蒼。二十六人。郭春榆主壇坫。少萊。南雲。子冶。皆郭家人物。爲詩壇健將。此五年間。所刊刻者。爲第九集。辛卯重修榕蔭堂落成。陳玉蒼尙書有句云。吉日賡詩慶落成。縱非壯麗亦高閣。綠榕重展年光好。吹徧春風帝里晴。又詩律云。風格三唐扶大雅。詞章兩漢見先型。空山鍾皓先提倡。無數門徒受戒聽。賈胡云。來航萬國赴東南。美利胡人不厭談。防海防邊皆後著。周官爭得理財諳。陳

尚書長於政治，不以詩名，然得此亦可見其一鱗半爪也。此外又有可錄者，林梅貞觀察景賢，穀城黃石云，石隱何煩姓字傳，授書夜半意拳拳，漢家宗社如磐穩，便是神仙出劫年，宜男草云，宜家之子賦天桃，苦爲微蘭索夢勞，合寫張仙圖一幅，春風再拜薦谿毛，紙鳶云，一紙身輕枉自傷，羽毛假汝便相羊，居人掌握君休矣，幾輩饑鳶已飽颺，李貓云，孱君如鼠太無能，宰相翻蒙鼠將稱，但醉薄荷無醒日，眼看鸚鵡一朝興，田千秋夢白頭翁云，分明高廟有神憑，欲白奇冤託夢徵，孝惠無年如意慘，不堪多事到孫曾，醉翁亭云，幾輩名山唱導游，慣從勝迹飾風流，危亭無恙前賢去，此地猶迎太守騶，娘子軍云，唐家受命仗奇男，公主能軍亦快談，試較漢高豐沛起，後車祇益魯元慙，澶淵盟云，萬騎胡奴下拜甘，六師親駐大河南，倘乘此舉燕雲渡，豈有徽欽北狩慙。

三鄭海藏詩句 戊戌秋七月，鄭孝胥解元蘇戡來京預備召見，曾住福州新館，卽以新館爲題，有詩云，新館雙松栽似人，宵來風雨長精神，十年不踏春城土，膽與寒廳作主賓，庚寅後不應春試乙未及今再入都皆以秋來三載江湖百不堪，病槐相見轉鬢鬢，欲知閱世安心法，須向空庭老宿參，又有一首題云，九日虎坊橋新館獨坐偶成，前一日乞假得允詩云，九日宣南晝閉門，幽花相對更無言，殘秋去國人如醉，晚照橫窗雀自喧，坐覺宮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羈魂，孤臣淚眼摩還暗，爭忍登高望帝闈，蘇戡所以自號海藏者，蓋改元後居滬上，取蘇公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戊戌召見時，雖見朝政日非，尙懷澄清天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六

之意，及以岑西林之薦，擢充龍州軍務督辦，稍展其志，又自請裁撤，授以別官，亦不樂就，國變後，常思恢復清室，時流露於詩賦題句間，有詩云，願爲伍胥眼，更向城門抉，苟生誠可弔，囊底智未竭，萬一落吾手，猶得日月揭，又曰，吾儕曷交勉，牖下非善死，再則曰，壯夫迫遲暮，才盡有餘慨，草木競一時，後凋須我輩，再則曰，何年從少康，重來收桑榆，再則曰，殘窗誰待東方白，止有幽人獨倚樓，甲子宣統出宮，蘇戡隨侍行在，蒙塵天津，有詩云，手携帝子出虎穴，青史以來無此奇，乙丑孟秋，賃宅依於行在，因名其居曰夜起庵，恒夜半丑時起，賦曰，納舉世於斯夜，繫獨寢乎一室，天沈沈而忽歛，日黯黯而焉入，山峨峨而霾雲，水蕩蕩而暗激，獸何往而潛藏，鳥或歸而戢翼，小人就陰而止，君子向晦而息，夜之象則靜，其德則曠，冷萬物爲本體，示造化之恒狀，時維大人觀乎物始，既一氣之消長，羌中夕而蹶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爾，制乎未發之源，探乎無形之裏，非茲庵之可託，幾何而不爲南溟之徙，未幾，移居長春，庭園不廣，有老柳二十餘株，自題庭除得柳廿三株，兩架殘書便有餘，回首海藏五十卷，何年還我舊樓居，此大同元年事，壁間又懸隸書自書橫額云，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此白樂天勤政樓西老柳之詩句也，妙在末句，恰合長春二字，此橫額，乃於丙寅二月，即民國十五年春書於天津者，後移長春新居，六年前有此二句，其懷抱可見，且揭此額於長春開元之始，亦云奇矣，事之前定，不尤可信乎，初出關時，唯其子垂侍，過塘沽腹饑，店主人

餉以麥飯一盂、生卵兩個、鹹菜三碟。大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紀念席上、睹此物猶淚下。初在天津張園時、挾經史、步至行在進講、風雨無間、每日味爽起、坐夜起庵中、調攝身心、哦詩作字、數十年如一日、所爲詩、初治大謝、兼紹柳州、後學蘇學梅、尤致力於唐之韓致堯、宋之王半山、自少壯至老、曾不少輟、書法雖名滿天下、猶自謂作書久不能進、曾憤然賦詩云、作書無難易、蓋有得之言也、生平習形意太極八段錦拳、四十年無間斷、行走捷速、橫走後退自如、對古聖賢、崇敬孔聖外、尤極重蘇坡公、故書宗蘇體、年值東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必親自祭奠、有贈李長有詩云、辛苦人間過百年、長生久視轉堪憐、看君來去無牽掛、如此生涯卽地仙、序云、直隸玉田縣李長有、年百有八歲、自云道光十一年九月生、到長春七十餘年、眷十三人、僅餘一孫女、一孫、往黑龍江當兵未返、壯歲教拳技、晚以種園賣葫蘆爲業、今則不能自活、依義女李氏以食、步履猶健、聲吐甚亮、齒缺有新生者、唯稍聾、戊寅正月二十六日、以車迎來、問訊良久、贈以金十元、煙一盒、並侑以詩、此蓋蘇戡絕筆也、蘇戡之拳術、行於夜間、卽古傳五禽戲之一、所謂鶴法者是、蓋如鶴之展翼屈足、旋轉自如也、有人乞傳此法、則答之曰、俟吾八十以後、嘗謂養生要義、在少食少寢、故日僅食粥三碗、佐以營養之液質菜蔬而已、睡眠僅二十刻、日記無間斷、間亦臧否人物、無所忌憚、日本乃木大將、有願侍陛下於地下之絕命歌、蓋痛明治天皇之崩御、而割腹以殉也、乃木夫人以夫死亦殉焉、蘇戡在青島時、過神社、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七

大將碑文、以其忠勇義烈可風也、乃就旅舍、執筆遙望日本天空、以弔大將云、性情挾禮義、勃然在一發、百世猶興起、壯哉此賢匹、君臣與夫婦、自盡意何決、似含厭世旨、棄濁自成潔、知君百戰餘、視死遠勝活、功名出至哀、垂老鬱勁烈、苟非斷脛舉、殊負一腔血、平生信詩書、助汝舍生熱、中原今何在、誰復識名節、綱常旣淪喪、廉恥遂撕滅、聞風獨酸鼻、感動爲淒絕、低徊通遺篇、夢魂逐豪傑、此辛酉仲冬作也、戊寅十月來京、贈山下司令云、舊都重到暗迴腸、却感元戎禮意長、宮闕湖山千萬戶、城頭指點入斜陽、贈喜多將軍云、杯酒相從展素襟、中原板蕩感何深、新知難得先論舊、曾識龍州殺賊心、蘇戡曾拜皖粵臬司之命不就、辛亥布政湖南、僅十日、卽奉召入京、議官制、鼎革後、嫉惡共和、凡詩文簡札、只書甲子、袁段羅致不得、甲子爲內務府總管大臣、奉直戰起、乃與陳文忠、張庵、羅振玉、莊士敦等、密籌防衛、未及行、變作、上出居邸、軍警圍守、幾不測、旋就醫德國醫院、芳澤公使迎駐使館、是日大風驟作、黃塵蔽空、乙丑同赴天津、辛未至旅順、壬子三月六日、至湯崗子、三月八日、至長春、九日總國務、三月一日、改元、翌年始罷官、爲林下人、生於咸豐庚申閏三月十日、幼而穎異、四歲叔祖虞臣、世恭山長授以爾雅、能成誦、十三歲畢十三經、壬午舉鄉試第一、曾充沈文肅李文忠幕、詩文爲世所重、海藏樓詩集、已付刊問世、

四再媿軒記

是爲林琴南孝廉紆爲郭春榆侍郎會所而作也、首叙與郭侍郎相見於榕蔭堂、次述



榕蔭堂吟集之盛，最後始詳其以再媿名軒之意，以其與榕蔭堂有關也。故附錄之。記云：光緒辛丑，余始客京師，獲晤今禮部侍郎郭公於榕蔭堂。公門業至盛，風度凝遠，雅有道素，顧一見器余，因數數吟集於是堂之上。越明年壬寅冬，以書抵余，言庚子亂前，與公對宇而居者，光祿龐公也。光祿審京師將亂，豫移病去，公媿之，自署其軒曰媿龐，尋以尊甫穀齋先生，有觀察金衢嚴三州之命，公南下省覲，觀察公於三衢，請上疏留養，觀察公不許。旋朝命拜公少宗伯，公自以無所獻替，茲再媿矣。請余以文記其軒，曰再媿軒。嗟夫，身為大臣，而恒自引媿，其心迹必無甚媿者也。方余客越中時，觀察公館於城西之三橋址，春秋佳日，余得以鄉里後進，見邀與觀察公遊於湖上，顧觀察公之為人，處困未嘗冒干，臨難不希苟免，其視古大臣無媿也。今侍郎以觀察公之命，更為國家致一日之力，寧便媿耶？宋岳珂為少保之孫，自名所著錄曰媿郊錄，樓宣獻堅正稱於南宋，自名則曰攻媿主人，二公學行文章，炳於宋世，必無所示媿者。意江南一隅，強金壓其北，羣盜時發於境上，中原淪為異域，兵力單薄，內政不修，而聖湖之瀕，笙歌徹曉，大半均朝士也。二公感憤國仇，又不能明言以息衆譴，因託媿於其書與名耳。嗟夫，二公之媿，其果如是也，則余亦可釋然於侍郎之媿其軒矣。

五律集序文

葉肖韓太史

在琦在榕蔭堂創律集，以繼擊鉢吟之後，當時入集者僅十七人，其姓字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八

如左。

葉大道 鐸人

曾宗彥 幼滄

郭傳昌 子治

郭曾忻 春楡

蔡琛 猷臣

黃曾源 石孫

郭曾準 少萊

魏秀琦 挺生

鄭叔忱 辰舟

林怡 仲沂

林鉞 述卿

郭曾程 南雲

葉在琦 肖韓

葉在廷 迺謹

陳懋鼎 徵宇

葉在藻 肖文

郭則澤 嘯麓

此為光緒中葉事，迨國步已移，韻事消歇，至郭筱麓太史來京，繼續前徽，乃有蟄園律集之舉，因與榕蔭堂律集合選，統稱為蟄園律集。前後編，其前編即榕蔭堂律集，有黃嚶園懋謹序，有郭筱麓自序，其後編為松喬堂律集，有陳蕪仲宗蕃序，其間皆有關榕蔭堂故事，故備錄之。

一黃序 光緒中鄉人官京朝者，有榕蔭堂律集之作，余方里居，不及與也。丙午冬入都，郭匏庵、葉稚愔諸公，始續為續集，兼得讀榕蔭堂塹本名章，絡繹至今，挂口不能忘。余雖繼聲，竊媿弗逮。同人欲盡上下平三十韻為一集，甄選而續刊之，未及半而稚愔病臥，余亦有西江之行，社事遂輟。迨已酉再入國門，舊侶星散，間或沈泉，每過宣武門之南，輒憶當日聚唱夜歸，氈車轆轤，雪光與車燈相照映，此景猶依依在目，則愈惜曩集之弗終也。國火久移，流寓都下，居止距蟄雲密邇，因與蟄雲議振墜緒，其命題拈韻，限期交卷，互評甲乙，一如榕蔭堂之例，而集唱則於蟄園之松喬。

堂是時社侶寥落，不復能限鄉籍，然意興甚盛，中經燹燹，嚶嚶弗輟，凡寒暑再易，而三十韻已週，前後兩集相距幾四十載，舉集中數十姓氏，其及於榕蔭堂前集者，只蟄雲徵字二人，不與前集而及與丙午續集者，蟄雲徵字外，亦只補廬及余而已，蟄雲求丙午斷稿不可得，又以榕蔭堂前集鏤版已失，慮終至失傳，乃謀精選後集，合前集選本，綜付剞劂，議甫定，而徵字補廬先後歸道山，余與蟄雲亦垂垂老矣，比且以饑驅入吳，相望隔南北，欲如昔者望衡對宇，日夕談詩之樂，且不可得，况清時榕蔭之游乎？蟄雲書來謂三十韻之既週，蓋懸願至久，今始獲踐，君爲議倡，後集者，又前後兩集皆預名，不可無一言以弁諸編，余不敢辭，顧積感侵尋，捉筆輒不能自制，嗟乎！前集之世何世也？當都邑清泰，賡唱從容，寧知數十年後，滄海推遷，遂有今日，又焉知滄海推遷而後，猶有踵清塵揚雅緒，如後集諸人者？雖然後集之作，誠爲與前集者所不及知，即其人亦不及見，然其事則晋安雅游之續，其人皆貞元朝士之遺，鍼芥不謀而合，銅洛不期而應，雖謂爲靈山香火之緣可也，世變日歧，斯文凋喪，舊人亦零落僅在，即茲後集，異日恐無復繼唱渭城者，則斯集行世，以永風雅，一髮之傳，烏可不亟亟乎？余客故都日久，於集中人，類有淵源，離逝之感，山邱之悲，固非楮墨所可殫述，蟄雲則雲路扶搖，遽丁桑海，抱持先集，來往兵間，其所以續承先志者，初豈在挖揚之末，時移世外，蹙蹙屏居，若舍是無以自託，丹徒丁闇公，稱爲如紀有羣，絲有會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九

者，蟄雲固當之無愧，抑豈深知蟄雲者哉？孤兒當室，一星已周，陵谷萬殊，周京益遠，俯仰愴歎，當何如耶？歲在重光大荒，落孟陬之月，黃懸謙序於白下。

二郭序 律集昉於閩，同光間有支社者，李次玉奮曾兄弟主之，極園林賓讌之盛，社中玉如巴園畏廬石遺諸老，皆當世名儒，談笑忘形，或至互詆，有竹林之遺風焉，光緒甲午乙未間，鄉人官京朝者，始倡爲之，與者十七人，閩縣葉氏居其四，吾家居其五，余甫舞勺觸所好，亦強效塗抹，先公不之禁，有疵輒爲改削，今集中雪意一律，即社作，是題以乏佳作從刪，獨余作頗獲諸先輩稱許，故別存之，社之健者，推葉肖韓侍御，陳徵宇參議，時肖韓與其從父鐸人丈，同官翰林，徵宇甫由中書舍人遷主事，自餘官翰詹者五，曹部者二，余與迺通籍，自國鈇之挫，士大夫競言時務，然輦下尙清肅，猶憶元夕集唱燈月中，聲出金石，夜午乃益酣，燭見跋未已，彼時誠不知有人世滄桑事也，會肖韓奉諱歸，吟侶疎而社事中輟，鐸人丈選社稿付梓，曰榕蔭堂律集，蓋虎坊郡館之堂，同人恒集唱於此，未幾，丈出爲雷瓊道，寄板於肆，遭亂散佚，故印行者絕少，近年余與徵宇謀復舉律社於蟄園，既三十餘集，將選稿繼刊，又慮舊集歲久失傳，議並刊之，而別爲前後編，顧徧求舊集不可得，比乃乞陳子用剛於徵宇遺篋檢得之，蓋徵宇亦前卒矣，余手錄一過，遺篇歷歷，若諸老之丰采言笑，接於吾前，孤露餘生，觸緒增痛，集中存者爲題三十

序以先後不以韻。今仍之手民字畫。間有從別體者。諗爲肖韓手錄之遺。肖韓一世清才。甫轉西臺。遽傷朝露。人生實難。乃不敵紙墨之壽。亦可歎矣。洛陽耆英會一題。非最後之作。編集者殿之。若以券曼齡。緝福。顧人事乃有絕相左者。幼滄屢丹兩丈之卒。皆不及中壽。與肖韓同慨。屢丈甫超擢府丞。方嚮用。世尤嗟惜。同社餘子。多屈志乞外者。類以牧令終。其滯京者。挺生丈。久官駕部。論資京察當一等。爲擬陪者所放。悲憤以卒。鐸丈以京察外簡矣。坐嗜好幾被劾。乞歸乃免。其爲抑塞等耳。獨石孫丈。出守皖魯。有循稱。晚節孤全。年逾八十。於洛社諸賢差近。然位亦不稱。及觀集中詩。乃有成讖者。肖文詠萍云。文章在水春如活。生世無根質易銷。余頗訝其蕭颯。後以庶常與殿直乞假歸娶。儔輩稱羨。乃未散館。遽赴修文之召。則兩語皆先兆也。余通籍後。稍歷外臺。似視肖文爲勝。然躬丁國變。負恩偷息。徒滋罪戾。今老矣。叢殘遮眼。萬感侵偏。先公晚年。嘗以梨洲橫身苦趣自喻。況今之世。尤非廿年前之比耶。集中錄余詠活溪中興頌云。身歷艱巖詳國故。老餘撰述答君恩。亦若爲此生寫照者。余誠恨不得爲肖文。然齠年吟諷。無意中出之。展轉而終踐。則數之前定也。是集得失事之小者。余既徧覽之矣。不得已乃求之於徵字。徵字逝。又謀諸用剛。用剛於槐樓遺笥。亦再三檢之。幾絕望矣。卒乃復得。是又安知非數耶。因憶甲辰冬。肖韓起官北來。嘗再舉是集。稿存肖韓許。未及選刊。今不可復覓。僅憶有孟蜀主鴛衾。及福橘諸題。苟有數焉。

俾意外得之。以存爲前集乙編。其快幸又當何若。嗟乎。陵谷萬變。一墮而不復整者。天也。吾輩拾補蹉跎。乃徒斤斤於簡編之末。縱復有傳。又奚足重。支社之盛邈矣。顧安得鞭叱羲馭。還我於齠年。捧杖時耶。庚辰嘉平雪後。郭則澐錄竟。識於遯圃。

一陳序 陳序爲松喬堂律集而作也。似與榕蔭堂無關。然松喬堂律集。實繼榕蔭堂律集而作。且序文中。亦涉及郡館之故事。故附錄如左。

吾閩襲晉安風雅之遺。凡所謂折枝擊鉢。以至律集。皆閩人倡之。每集必評甲乙。評定則發唱。蓋取鴻臚唱榜之意。承平時歲晚務閒。競以鑿詩爲樂。里巷間。吟聲相接。其在京朝者。或於寓齋。或於郡館。常集必推主司二人上坐。抗聲朗唱。抑揚中節。大集則與會者。各自評閱。長筵列坐。更迭遞唱。謂之大唱。亦曰連環唱。故其計詩也。不曰若干集。而曰若干唱。以集必有唱也。余登朝晚。不及與榕蔭堂鉢集律集之盛。然聞先輩言。每郡館集唱。以燭計籌。恒至夜深乃罷。葉鐸人觀。暨周熙民侍御。皆善唱。每唱愈高。唱至前茅。輿酣聲朗。淵淵如出金石。聽者亦爲之忘倦。所謂神明之律呂者歟。比歲蟄雲郭子。倡爲蟄園律社。余始與焉。每集仍用連環唱之法。然同社不皆閩籍。方音既異。唱亦不酣。且無復如鐸人熙民諸老之善唱者。余尤拙訥。強效嚶鳴。如出蚓竅。因歎風會升降之殊。即求之於聲。且有不相及者。無論詩律矣。蟄雲輯律集後編成。語余曰。君在社久。宜有

一言綴於後。余自諗不文。且蟄雲於律社始末。敘述已詳。余言又奚足贅。乃舉唱詩之有合於古者。引伸其說。曰夫詩者。古之樂歌也。自卿雲擊壤。以迄於三百篇。靡不可被諸管絃。協諸宮徵。春秋時。宴饗樂歌皆詩也。秦漢以降。去古稍遠。然虞兮大風諸作。猶可以應節而舞。晉書樂志謂王粲等。各造新詩吟詠。神靈贊揚來饗。則詩即樂也。沈約云。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又謂韻與不韻。復有精麤。非唱何以見之。自樂府既興。詩與歌乃漸歧出。於是凡可被管絃。協宮徵者。別屬於樂官。而騷人學士之篇詠。不與焉。至唐以詩取士。始別體爲律。絕句者亦曰截句。律體之斷章也。其時雲韶諸工。合播弦管者。以樂府爲多。然旗亭賭唱。皆截句。而元白之元和體。至於閩閩下俚。爭傳唱之。意其詩亦必諧於聲律。至南唐北宋。詞與曲乃相繼代興。其於詞曲也。殫究四聲。乃至於陰陽平。而詩之協律與否。非所問也。後來詩人。如王阮亭。其言律可謂細矣。然亦第聲韻之高下而已。體例之正變而已。平仄之轉換。虛實之相稱而已。於是世之言詩律者。以爲詩家之律度在焉。而非律呂之謂。余竊疑其非古。嘗與宰平林子切論之。晚近遷流所極。乃有無韻之詩。且不講平仄者。文教之衰。而世道亦因之而變。滋可慨也。茲集雖未敢比擬前賢。特晉安風雅之遺。鄉先輩所從容揚挖者。陵谷屢遷。餘韻未絕。平陂相乘者。天道之變。盛衰遞嬗者。人事之殊。即茲斯文一綫之留。安知數年或數十年後。不有觀感興起者乎。異日詩學之傳。復趨明

盛。或更如漢魏以前。被管絃而協宮徵。則斯篇其嚆矢也。庚辰嘉平。蒞衷陳宗蕃。

六律集選句

此所謂律集選句者。指榕蔭堂律集言。律集之命題。有長春怨。有三垂岡。有鷗聲。有陸

放翁釵頭鳳詞本事。有廢寺。有陳思王。有葉吏。有夕陽亭。有東坡生日詞。有蘇子卿胡婦。有天下大  
師墓。有杜小陵詩史。有山縣。有羅地廟。有費宮人。有鷄臺夢。有花石綱。有顧橫波眉樓。有浯溪中興  
頌。有鄭公鄉。有萬石君。有李茂貞皇后園。有佛狸祠。有萍。有桃花源。有李易安漱玉詞。有闌干。有花  
朝。俱於閩事無關。故未選錄。唯鎮海樓一集。多詳閩之典實。特加選錄如左。

兩頭旗鼓拱崔嵬。上指文星接斗魁。海日射之見標準。天風吹不上塵埃。三山景物收如盡。七座城  
垣脫此胎。南望港門無際處。千枝似筆是船桅。鐸人

底事鯨鯢跋浪來。馬江一劫費人猜。補牢無計恢桑梓。觸目斯樓感草萊。滄海橫流關大局。邨人重  
建仗羣材。而今挽得狂瀾否。猶利行舟望眼臺。鐸人

城闌百尺鬱崔嵬。蜃氣連天壯觀開。地脈四圍通北嶺。人煙萬井瞰南臺。脚根雲起山如展。眼底潮  
回海似杯。欄檻斬新形勢勝。近聞紀石待鄒枚。子治

瀛洲方丈與蓬萊。第一神仙到此開。樓櫓七城依樣造。梯梳百級上天來。估船歸港心先識。傑構排  
空首重回。左右分明旗鼓似。凌霄平遠又登臺。子治

綠榕城郭畫圖開，都尉遺規亦壯哉。寶氣尙埋歐冶劍，雄觀直跨越王臺。半空海氣鯤溟接，萬井人煙雉堞迴。千百年來談福地，三山世界卽蓬萊。春榆

如屏山勢劈空來，縱目登臨亦快哉。嶽望鼓旗分兩翼，星躔朱女摘三台。波濤奠定無邊燧，梁棟支撐有大材。誰是斬鯨好身手，安瀾我願祝瀛垓。述卿

井幹矗立極崔嵬，傑構重新氣象恢。作勢山連王墓起，登高客自劍池來。蒼茫南望談防海，慷慨東征想渡臺。當世可無俞戚輩，地靈彪怒倫生才。肖韓

聞諸父老城爲樣，再遇風雷地又灰。幾次大修均稍縮，此時舊制幸重恢。會看三島波濤靜，苦盼全閩氣運回。遙指海東雲隱隱，平蠻大將憶登臺。迺謹

郡從郭璞相形開，城待王恭作樣來。後嶂列屏龍腹據，前峰如几虎頭回。鄉人例合修名蹟，福地傳能脫劫灰。海水不枯樓不毀，萬年俯瞰越王臺。徵宇

馬江滾滾虎門開，十載焚船劫未灰。橫海艨艟終不競，度遼子弟去無回。東來胥母濤聲怒，北向梁妻野哭哀。獨上高樓望旗鼓，地靈應出濟時才。徵宇

城樓郡北極崔嵬，東望茫茫世事哀。歧海今非中國擅，重山古已大藩開。蛇蟠諸澗添潮去，蟻渡千帆避地來。落日憑高占鼓角，安邊誰是出羣才。徵宇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一

瀛嶠秦年運已開，祖龍多事訪蓬萊。舟中男女遺瞧類，門外鯨鯢起禍胎。樓櫓翼然仍舊貫，藩籬撤盡恃人才。請看繫斷金鷄後，猶賴泉山保越來。徵宇

城北重瞻舊址恢，全閩關鍵鬱崔嵬。平吞越墓餘王氣，高據屏山脫劫灰。龍脈北隨峰勢轉，虎門南逐海潮來。建瓴此是真形勝，靈傑千秋福地開。肖文

###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州新館匾 葉鐸人太史大道書

二延釐 長方木版懸大門裏篆文與老館同

三榕蔭堂匾額 無款識年月，當是創館時置。榕城隨筆云：東越多榕樹，因號榕城。州以北無此，其在江南則冬青之屬也。而枝幹柔脆，淳熙三山志云：福州產榕木，河堤官廨多植之。治平中，張郎中伯玉令通衢編戶，濬溝六尺，外植榕爲榭，歲暮不凋。熙寧以來，綠陰滿城，行者暑不張蓋。政和中，黃尙書裳蒔補其闕，今安定宜興新河尙無恙。東南數里，僅存數株矣。乾隆福建通志又云：宋治平中，張伯玉守福州，編戶植榕，熙寧以來，綠陰滿城，暑不張蓋。程師孟詩云：三樓相望枕城隅，臨去猶載木萬株。試問都人來往處，不知曾憶使君無。閩雜記又云：榕樹有雌雄二種，雌者冬杪春初，沿幹着子，外青內黑，每大風紛墜如雨，葉亦隨落，交夏則新葉已長，葉外有苞，紅白色，茸茸然如牡丹芽苞，落

葉茂濃蔭如舊矣。雄者不結子，有長鬚，抽芽落葉，則同雌者。俗又謂結子爲水榕，不結子爲旱榕，是則閩之有榕，自宋爲始。榕之有蔭，亦猶樾之有蔭也。且榕以福州爲限，非徧閩中皆有也。以榕蔭名堂，顏於福州新館，不亦宜乎。榕蔭堂之稱，因也。非創也。蓋福州府廨內，故有榕蔭堂三字匾額。西湖志何枚如振俗纂載，乾隆二十五年，郡守李拔建榕蔭堂，跋云：福州府堂，有古榕覆庇其上，若大蓋然。蔽日迎風，夏日坐嘯，受蔭良多。予唯榕之爲木，大而無用，然枝葉婆娑，猶蔭十畝。况人爲物靈，遭時得志，在一邑則蔭一邑，在一郡則蔭一郡，在天下則蔭天下。倘遊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旭冬日，則所傷衆矣。豈榕之不若也哉。因揭之於堂，以自勉。李爲郡守，以此自勉，鄉人取其義，以顏新館之堂，其亦互相交勉之意乎。

四天上聖母像、神龕及塑像寶帳仍存。

五鐵鼎鑪、爐供大殿前，鐫陽文，右曰同治甲戌會試，左曰萬年清輪船同人叩獻謝，蓋萬年清爲福建馬江船政工廠，初製輪船，第一次護送舉子來津者也。鑪尚存，甲戌爲林文直紹年軍機，春捷之科。

六銅磬、光緒三年丁丑科公車同人敬獻，今尙懸神殿前，丁丑爲王可莊臚傳第一之科。七字畫、新館舊藏有林琴南紆孝廉所繪西溪圖，其題跋有：余居西溪久，西溪漁人皆識我云云。林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三

季武太史步隨猶及見之，今聞爲長班子斥以易米矣。相傳又存有趙在田，林則徐兩對聯，今詢諸藩董事云：唯林則徐聯尙在，林字少穆，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道光八年由江寧布政使，丁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興水利，歷官至雲貴總督，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奉命視師，薨於潮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傅，諡文忠，國史有傳。咸豐元年，都人士奉其象，祀於西湖之桂齋。

八科名題版、正院後院廊上，徧懸春試秋試全閩科名錄，因年久失修，字跡脫落，有全滅者，有半脫者，不可辨識，茲擇其可辨者錄之如左。

咸豐五年己卯科鄉試已字疑有誤

劉懿璜	閩清	吳仲翔	侯官	陳 薌	唐建業	閩縣	陳應麟	長樂	
陳 璘		梁膺韶	閩縣	蔣紹年	福州	方 鏞	長樂	唐知源	侯官
邱鴻輝	長樂	鄭紹成	侯官	邱鴻星	長樂	邱 焯	長樂	廬起宗	侯官
鄭 寅	長樂	孫翼隆	侯官	陳翼謀	侯官	馬凌霄	閩縣	陳欽銘	侯官
葛熙春	福清	蔣錫珪	福州	陳鴻濤	福州	陳蔓芳	長樂	方 琪	閩縣
李廷燮	福州	黃翼爲	閩縣	陳森煊		陳 紀	福州	林 書	侯官

又一版上闕科試年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劉煥光

林贊年 閩縣

陳械慶 閩縣

林孝佑 福州

鍾啓昌 侯官

王紹熙 侯官

張鍾喬 侯官

邱 炯 長樂

林尹乾 寧德

黃楨侯

盛青芝 侯官

陳履仁 侯官

王彝鼎 福清

周 鯨 閩縣

吳榮庚 閩縣

林承芬 侯官

游 燿 羅源

陳雲衢 閩縣

陳心波 侯官

張協愷 閩縣

陳臨泰 閩縣

林鵬年 侯官

盧履昌 閩縣

葉 荃 侯官

曾 鏞 閩縣

薛葆初 侯官

林齊璇 福清

黃鳳翥 閩縣

王星庭 侯官

魏允中 侯官

陳承基 侯官

黃 鏞 閩縣

葉景葵 閩縣

林觀光 侯官

張鑑如 連江

陳慶麟 古田

翁頤昌

施天恩 福清

尤升祺 福州

楊叔弼 閩縣

游春臺 福清

梁守貞 侯官

郭元昌 侯官

廖 驥 閩縣

潘逢禧 閩縣

林昌謨 福州

范福年

張欽銘 閩縣

黃士蒞 羅源

周廷元 閩縣

黃友壯 長樂

梁開碩 長樂

周長庚 侯官

林仰椿 侯官

鄭葆常 福州

梁俊年

葛 華

梁禧年

翁景沆

施鑑槃

黃嵩齡

蕭奇懷

蕭文輝

鄭振香

原崇周

陳 樞

董敬安

曹鍾禧

陳迴瀾

李壽榕

裴 坤

陳光淞

林廷楨

陳 謨

林壽年

范涵聲

邵秉經

黃光祥

林義年

陳益清

陳紹劍

林毓曾

沈書年

葉晨暉

陳 增

陳銘楷

陳 椿

葉大楨

陳 誠

同治二年癸亥恩科會試

程仰周

吳宣瓊

鄭孝銘

梁欽辰

高臚璟

陳 翼

同治三年甲子科順天鄉試

郭 溶

同治四年乙丑科會試

葉文輝

藍向葵

周麟章

鄭守益

鍾大榮

李品亨

葉大同

黃光祥

林調陽

同治四年補行甲子科鄉試

楊廷傳

鄭 炳

陳季芳

王樹翰

林 啟

薛崇禧	鄭樅	馬秀荃	陳燮	孟宗湜
葉世勳	陳詮	歐陽駿	董浚明	嚴兆麒
郭守昌	劉涵章	陳與罔	馮鵬翥	林祖蔭
梁傳年	高紀	葉大適	何念慈	劉廷珍
李鴻新	林星賡	李心芬	黃金波	劉勤
林起真	張同	張亨嘉	陳華	林兆禧
林士芳	陳濂	田逢年	劉祖祺	彭景商
郭欽銘	謝章鋌	陳宗濂	陳廉臣	林步瀛
馮榮圖	葉心平	薛菁	孫覲	陳贊乾
潘炳年	劉紫封	陳寶琛	陳培猷	饒新
李祥和	鄭孝瑜	周懿光	曾兆鏡	邵積誠
林文炳	陳慶禧	陳開庚	馬履亨	沈詠彤
王龍光	陳鳴秋	陳翥	江琛	薛藹玉
劉齊潯	陳爲新	王慶霖	涂振新	盧鵬翔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五

同治六年丁卯科鄉試

王贊元	陳亦瞻	林穗	林紹年	林彌蘇
陳際榮	郭兆槐	張夢鼎	鄭宣承	鄭聲琪
歐陽春	張文濱	李鴻銘	邱敏光	許猷諏
陳祥賡	蔡如鑑	葉晉祺	林仲驥	吳長劍
鄭聲鏘	林壽祺	劉壽椿	葉友梅	林灼三
陳式遵	葉滋琳	周則濂	張秉銓	梁賡辰
林清泰	黃炳燮	林叢桂	劉懿鈔	葉大涵
劉振樞	江淦	林舜璋	劉善曾	邱麟書
李敬存	鄭兆瀛	郭房陵	邱瓊琳	梁天昂
官慶瀛	劉三才	王鑑清	翁景藩	陳禧
周維新	鄭守謨	洪景謨	林冠儔	謝維椿
林元賡	陳廷壽	鄭樹榮	陳鴻鈞	張瀛保
□松青	吳穆	黃世綸	何德溱	鄭尙彬



許莘 林世培 何尙壬 姚緘堂 王肇修  
 〇〇〇〇 陳一士 葉兆昌 劉鋒 游大羅  
 〇〇〇〇 蘇人毅 楊維培 董葆同

同治七年戊辰科會試  
 岑傳霖 陳祥墀 江琛 葉大焯  
 〇〇〇〇 楊廷傳 嚴兆麒 陳寶琛 王慶霖  
 〇〇〇〇 邱璜 邵積誠 高紀 林步瀛

同治九年庚午科 年久脫落不可辨識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會試

林紹年 郭兆福 餘缺  
 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鄉試  
 〇〇〇〇 郭曾珣 施甯 陳豫  
 〇〇〇〇 鄭仲和 王耀曾 林懷忠 何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劉堦 陳琪 林孝翼 陳自新 黃嘉爾  
 楊清綬 鄭文禧 林鵬年 李品輝 林履端  
 姜〇〇 楊兆麟 吳炳修 葉滋春 潘振祥  
 陳鍾崧 陳綬恩 陳書 薛宣 陶澍孫  
 盧銓 林椿福 何景 何晉德 丁上道  
 黃〇〇 杜蘭心 陳適駿 羅崇鼎 史〇  
 李珍 林銘傳 薩承鈺 劉〇〇 劉忱  
 林鳴珂 郭事昌 陳璧 陳廷慶 李世榮  
 陳寶琦 徐紹光 黃念祖 鄭虞 姜啟鎔  
 陳鴻筠 黃常經 劉汝貞 黃冠元 王驥  
 林士菁 〇〇〇〇 馮廷誠  
 光緒二年丙子科鄉試  
 〇〇〇〇 吳曾祺 林孝純 葉大泳 陳修  
 潘紹芳 葉鴻英 曾宗誠 王應三 何剛德

林庭植 陳望林 林孝新 高乃欽 劉茹  
黃錦燦 張如翰 餘闕

光緒三年丁丑科會試

吳銘恭 何剛德 王驥 吳穆 餘闕

光緒十四年戊子科鄉試

林鈞天 林毓菁 楊毓麟 李駿斌 蔡琛  
林志璵 蔡書林 陳□□ 高慶元 梁禹甸  
黃彥鴻 丁芸 鄭祖庚 林壽昌 游佳元  
高向瀛 陳寶璐 池伯煒 俞秉文 □□□  
鄭鳳鏘 黃曾源 王維藩 劉□□ □□□  
李鑑昌 趙以成 黃大琮 趙繼曾 □□□  
林甄殷 謝頌品 王毓菁 □□□ 李仲鄴  
陳學裘 陳懷忠 劉晉 林圖南 林齊賢  
陳培業 黃寶棟 周壽林 陳芝棻 張朝弼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施登瀛 黃國琛 葉大琨 陳希濂 虞汝鈞  
林炳先 林煒焜 何爾瓚 楊梯青 黃守書  
陳萬青 林宗堅 薛肇基 宋肇錦 劉成琛  
李德馨 薩嘉樂 葉秋成 陳鍾媯 梁禹績  
劉其光 林懋和 余祖昭

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會試

郭曾程 邱聿徵 陳曾瀛 薛啟榮 何爾鈞  
鄭籛 梁肇榮 陳鳴秋 高涵和 葉大琨  
鄭襄 李毓芬 薩嘉樂 劉成傑  
光緒十五年己丑恩科鄉試  
周景濤 鄧克俊 胡詠琛 劉子才 林師望  
林珣 陳永鑫 林徵祥 沈翊清 林葆芬  
陳鴻章 藍燦然 劉道南 林振光 葉在鑒  
廖鳴韶 王化璋 鄭貞衍 施樞金 林葆章

鄭瓊林

吳弼昌

翁成琪

池仲祐

柯德樹

陳仲謙

餘闕

事實 福州新館近在通衢住人最多幾有人滿之患據住館人云屋宇尚無滲漏倒塌且正在動工修葺中唯電線日久未換而因煤油漲價掛電者多恐有危險從前尚保火險今已停止亟宜換線以策安全館中現住十七戶共五十三人每月收館產租金詳福州老館內兩館收支蓋統一計算也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十二則述之如左

一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某科鄉試中式之郭元昌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郭守昌等皆郭階三之孫階三有五子柏心道光壬辰舉人柏蔭道光壬辰進士柏蔚道光甲午舉人柏蒼道光庚子舉人柏薌咸豐辛亥舉人世稱五子登科者是而元昌守昌則其後也柏蔭號遠堂子式昌字穀齋式昌子曾忻諡文安文安子即郭筱麓太史自遠堂中丞以迄文安均有詩文集即所謂侯官郭氏全集彙刊又題版載同治六年丁卯科鄉試中式之劉三才素以詩名亦工填詞西湖志載其湖上書所見調寄漁家傲云料峭晚風吹酒醒天光倒浸行人影短鬢蕭疏雙袖冷凝眸等斜陽界出澄瀾景滿地漁翁撐小艇菜花盡處菱花梗借問湖山誰管領曾思省桔槔聲裏田千頃蓋傑作也

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科會試中式之葉大同庚午科鄉試中式之葉大湜壬戌科鄉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八

試中式之葉大湜戊辰科會試中式之葉大焯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葉大泳丙戌科會試中式之葉大涵皆葉雲滋子雲滋早卒太夫人邱氏在堂及見三子捷秋闈三子捷春闈故世稱之為六子科甲雲滋為申萬孫申萬為觀國子觀國五子均登科申葵嘉慶壬戌進士申靄乾隆乙卯舉人申苞嘉慶戊申萬進士申薌嘉慶己巳進士是也觀國會十一掌文衡人均謂其銓衡至公故積德厚而後乃大昌兩代科甲蟬聯不唯閩省所未有抑亦海內所未見也尚有葉大適葉大琮葉大莊者蓋其旁支也葉氏自署門聯曰系出石林世登玉署誠無愧色就中文學有聲者以葉大焯為最謝枚如壽其六十序云閩縣毅庵葉先生以詞臣疊掌試事鑑衡平造就人才積福垂裕於其後昆世世勿替皆純嘏熾昌似先公道越在於今則恂予學士其最矣君與予有連予長房祖姑歸於李其女為芸卿觀察德配君之祖母也其子楷菴孝廉君之舅祖也家中落尊甫惠宇封翁所以事其舅而為之謀者備至劉芑川教諭寄李十郎長歌云葉子君家甥憐君憂患摟推心與置腹不使呼癸庚者渭陽念母之情旁觀為之氣厚予與尊甫為姻表兄弟故知之頗詳嘗與同輩贊嘆以為不可及君欽承庭誥習為家風持身接物一以厚為歸戊辰春與君飲於林錫三督學京寓錫山立觴政用同字自撰句消酒君即應聲曰願為進士不須同君果於是科登第以二甲改庶吉士從此入詞館掌文衡克繩祖武皆兆於此七字君和平醇謹即之温然與人論事不可意微聞太息未嘗怒罵即其人不足與

言亦唯阿置之不與忤嘗之粵爲其兄清理官累其後視粵學操守更嚴闈姓弊發牽連學幕中人君本可置身事外不忍自明遂從吏議此其尤不可及矣今年六十哲祠尙韓檢討將爲君稱觴君之及門高才生諸子請曰先生肯爲之文某等有光矣予素欽君溫厚又以諸君之請之殷也勉應之夫生日稱壽於經未有聞然書曰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意者今之所謂具慶堂慶等語皆由於此乎繼之曰自洗腆致用酒夫養親必有酒肉固不必言今獨鄭重之曰洗腆用酒則必肆筵設几廣召賓客得衆人歡心以事其親意者酒誥之所言其即今日子姓稱觴之萌芽乎尙韓之舉合於禮矣且予以八十老人作君壽文文雖不工壽則有餘君素健飲尤當欣然舉觴而一醉也謹序謝公既序其壽矣於其卒也又爲之誌墓雖曰姻婭之親實有聲氣之感觀此益可知葉氏之家世矣志云福清之葉閩著姓前明文忠相國碩德偉望諸君子倚以爲重數十年國朝毅庵宮詹祖籍福清遷會城復以清介受主知再值上書房三視學八典試子七人俱登甲乙科君宮詹之元孫也號大焯師事閩縣舉人薩大文未冠補弟子員己未捷鄉試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編修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乙亥大考升贊善充實錄總纂官丙子擢洗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服闋遷左春坊左庶子升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咸安宮總裁壬午典湖南鄉試於闈中拜視學廣東之命未幾以誣誤失察去官君之祖布政公娶於李君之祖母我之自出予與君之先大夫慧宇

孝廉爲中表兄弟君家世健飲孝廉尤大量予力與之角孝廉嘻曰子不聞葉家將乎奈何以詩龍壓酒虎也予頗好吟咏故孝廉云然予家既中落多遠遊孝廉亦厭世諸孤皆幼疎闊不相聞久之舊誼無有知者丁丑予入都會試刻試卷予祖姑之孫希村勿村年丈之季子也時寓君所從予索觀旦日君至入門笑曰不知爲戚屬且丈人行今特來謝予亦嘆曰尊甫視我厚每一念及輒心痛非敢外也君聞之悚然卒具禮而退嗟乎敬長者非爲他人不忘其親也由此一念推之則君與人之忠可決矣君視粵學適當闈姓弛禁之初闈姓者賭場重利試場大蠹壘斷紛紜染及學幕君欲自効委幕中人於有司而其中有薩先生之子在君遲回不忍發查辦邸抄至君嘆曰吾負國恩矣卒不自明嗟夫棄官爲友匪獨不死其師矣難哉然予固信之於素也既歸王正誼書院勤於勸迪省會歷年水旱外患相乘當道或以公事相屬君調劑利弊心勞舌敝或虛與委蛇苦不得脫君與陳伯潛閣學同門同年稱莫逆交閣學任事慷慨君輒以柔道濟之閣學時對予言深受君益君卒閣學爲作誄極沈痛嗚呼可感已生平善人氣迎人議論不合未嘗疾言遽色即甚異趣亦難窺其喜怒溫厚和平其天性也夫處人以禮易飲人以和難性情之地明道不計功予於行狀之外多旁及欲表微以爲浮囂者戒耳是隱德也母太夫人邱氏親見六子成名足以踵武宮詹之盛夫人顧氏筵室王氏子三在琦進士記名御史翰林院檢討在昇縣學生在壬出嗣叔父女八郭曾芸黃葆

奇陳常賢其婿也。餘在室俱幼。孫二于鑾于崇。葬北門外董灣子。予心儀君之爲人。在琦固請銘。老病不足於文。道其實銘曰。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彼龍德之合散。至聖一見而默然。君得其意。克延厥世。用康厥身。再榮之木。隱秀參天。行人下馬。式此墓田。茲有可附陳者。大莊字臨恭。父滋森。字與端。謝枚如山長。與之友善。曾寄贈滋森一詞云。杯酒相逢。算三載生平知己。携手道多情如汝。人間有幾。我聽斯言真欲涕。一腔舊恨誰能理。請君坐。彈鋏爲君歌。君其喜。南飛鵲。東流水。勞勞者。滔滔矣。問剎那世界。英雄誰是。罵世爭先摹阮籍。憐才不管輸陳起。向當年。屈賈說傷心。謊而已。珍重之情。尙不在區區名士。祇今日風聲鶴唳。那堪如是。千古功名爭衛霍。五言文字輸蘇李。棄繻生。當日有終軍。奇男子。釣龍處。高臺毀。樂遊曲。聲未已。看無諸宮闕。煙塵四起。天地生春時。雨後。江山如夢斜陽裏。把酒杯。憑弔越王墳。危欄倚。與端子大莊。字臨恭。謝枚如獨喜其嗜學有俊才。故有詩贈之云。江南煙水區。吳會文章壑。輒經喪亂餘。頗復傷蕭索。葉子方妙年。矯如雲中鶴。師資倘自求。古人詎不作。鍊才先惜氣。養精貴存鏗。宅靜若天籟。激奮或鬼搏。起滅奪煙雲。丹績森樓閣。肯以獨秀峯。儷彼萬石錯。况乃侍簿書。過庭皆先覺。華國抉其源。衆妙鼓一橐。憑弔六朝山。寓公當不惡。吾衰未足言。大業於子託。又答臨恭云。朋舊多蕭瑟。論交託紀羣。朗懷時見月。真宰欲排雲。苦憶黃金管。應書白練裙。名山忽相望。急雨正紛紛。葉謝兩家。累世交情。而枚如對於臨恭。期許獨深。均流露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一

於楮墨吟詠中矣。賭棊山莊餘集又云。往予與葉與端。滋森。意氣相得。其子臨恭大莊尤好我。同治乙丑。予之晉過蘇。臨恭聞之。自其父靖江任所。迎予於蘇之天平山。范公祠堂。挽留作十日歡。賦詩贖別。其詩云。十年荷掖持。捲卷床下拜。每譚及讀書。博之使一快。波瀾百川匯。花雨千佛界。玉楮搜毫芒。金屑雜馨欬。矧以養蔬魂。遽比琳琅薤。退求常未安。恐有所隱誠。大雅無人扶。廟堂品珪玠。百年議作者。吾道一何隘。文人推桐城。競講望溪派。進以魯生醇。倘夫憚子邁。僑札實並生。齊楚識誰敗。可憐績學士。摹範及冠髻。徒聞耀經經。未必吐沆瀣。崛起司宗盟。先生何狷狎。手持韋馱幢。飛札破諸寨。淮陰國士才。肯伍舞陽噲。不見李將軍。射石羽勿鏃。崑崙教琵琶。必也凡樂汰。先生實謂我。真詣在剛夫。去年別故山。過江一帆挂。虞翻交州來。陸機洛下至。譚藝陳文詞。敵愾撫弓韜。忽聞公西行。十月霜雪屆。叩轅急請見。時在中丞。郭公行署。裕賦不及曬。賓朋盛滿座。未敢一喙置。宵閑方丈清。移燈就閒話。細款言語溫。諦瞻顏色德。蕭條窗前竹。竹氣冷官廨。明晨駕短編。持柬走一介。漁洋楞伽閒。一一訪圖畫。上禮少參祠。並讀法華戒。回首風雨來。湖燈嘯水怪。夜寒少襪被。抵足更把臂。狂談以達旦。二客皆鼾睡。歸來贈短章。情深見公意。菀爾譽升堂。勉旃期覆簣。明知公假借。感激欲墜淚。學史今詞宗。錫三太史。造士拔潛閩。舊承北海交。未獲南樓侍。濟美須大賢。扶輪緬前懿。朝射汾水鴻。暮款晉祠駟。飛振耀尊華。宏獎妙牋記。微生不知狂。妄揣先生志。行開扶風帳。許執江都贊。且以繞室呼。

力障狂濤肆，故鄉思典型。斯文歎無寄，怨啼滋猿鶴。錯起雜塵幟，公乎痛之深。慨論非一致，正軌翻奇佞。諸家析同異，謂余理行篋。著述擬編次，是役敢辭勞。分當校文字，其時閩中專治經史實學。書院尙未萌芽，且無人提起。而臨恭後半詩意，便以此一席相期許。可見其讀書知根本，而位置人才之審矣。厥後臨恭繼與端爲靖江令，却有美名歸福州。寄帑於陽歧江上，與鄉里通緩急，羣情歌頌居之甚安。一日有書賈，以舊藏十數種來售。予視之皆葉氏物也。驚問之，則云：葉家驟落，資產皆以抵債。卽書籍亦皆散失。予爲之泣然。幾至失聲。回念往事，作兩絕句，以寫予哀。曾尋福地樂三餘，穿穴書堆作蠹魚。我羨石林工點勘，大男才調冠吾徒。與端有校書日記十餘卷，臨恭詩筆近韓孟，今父子皆作古人矣。置宅江鄉酒市塵，心清常到古人邊。咸豐初閩大亂，與端遷陽歧江上，獨得安居，然其父子亦相繼出山矣。那知一瞬滄桑夢，不及四十年。艱架飄零滿眼前。適伯潛以聽水齋雜憶見示，聽水齋在鼓山國師巖。其詩皆記往來諸朋舊，中有云：損軒來最數，詩最多，損軒卽臨恭也。予嘗謂英俊少年，不患無才，患無識。趨向一舛，終身不能自拔。必至認魔作祖，雖絕口不言功利，而無一念不注於功利。是故知恥之勇可建功，不知恥之勇可敗俗。何則？忘本也。趨時也。知達變而不知守經也。方寸之中，元氣先盡。尙欲其長生久視哉？詩曰：葉枝未有害，本實先撥。此孟子論智所以惡其鑿也。嗟乎！臨恭已矣。予曾謂臨恭，人人不可太聰明。當內斂。此用晦之道也。故臨恭易字爲損軒。嗚乎！今日求如臨恭者，吾未之見也。以此益見謝公與葉氏紀羣之交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一

誼，有非尋常所可比矣。

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戊辰科會試中式，之陳寶琛，卽子良刑部長子，有弟五人，曰寶璫，光緒庚寅進士，曰寶璣，光緒庚寅進士，曰寶琦，光緒乙亥舉人，曰寶瑄，光緒癸巳舉人，曰寶璜，光緒甲午舉人。世所稱六子科甲者，可與葉氏媲美聯芳矣。尤難者寶璫，字仲勉，子懋鼎，字微，解元，與其父及叔寶璫，字毅，同於庚寅捷南宮，故其門扁曰：父子叔姪兄弟同榜進士。三人均謁翁常熟相國，嘖嘖稱羨。是年螺江故宅，松產三芝，鄉人有喜色。而寶琛獨竊隱憂，謂極盛難繼也。寶琛字伯潛，又號毀庵。以翰林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與張南皮相國同爲清流黨領袖。嘗以午門一案，忤西后旨，畏廬瑣記云：李三順，閩人也。年十五六時，孝欽太后命將物事，賜醇邸七福晉，行及午門，爲護軍所止。檢視盒中何物，三順不聽檢，遂闕閱。久之，三順置盒於地，奔奏太后，言守門護軍不聽出，孝欽適病，大怒而哭。慈安來省問狀，孝欽曰：吾病未死，而護軍目中已無我矣。慈安曰：吾必殺此護軍。於是降旨，盡取護軍下獄。刑曹據祖制上陳，言門禁應爾，不宜殺。慈安曰：何名祖制？我死後，非爾祖耶？必殺。於是諫垣爭上疏，言皇帝孝，故治護軍宜嚴。太后慈，應格外加恩，以廣皇仁，以彰聖孝。云云。疏留中三日，始以懿旨赦護軍。杖三順四十。此所謂諫垣上疏者，實有錯誤。蓋卽陳學士之單銜附片也。陳初擬與張南皮會奏，張力阻之，而陳乃改爲附片。晚讀軒雜記，方策六著載其附片云：前因午門護軍，毆打

太監事。下刑部、內務府審辦。未幾遂有劉振生擅入宮內之事。當時神武門護軍兵丁斥革。昨者午門案結。朝廷既重科護軍毆打違抗之罪。復諭以門禁理應嚴肅。仍當實力稽查。聖意周詳。曷勝欽服。臣維護軍以稽查門禁爲職。關防內侍出入。律有專條。此次刑部議譴玉琳等。謂其不應於禁門鬪毆。非謂其不應稽查內監也。諭旨從而加重者。謂其不應藐玩懿旨。亦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雖然藐視之罪。成於毆打。毆打之衅。起於稽查。神武門兵丁失查擅入之瘋犯。罪止於斥革。午門兵丁因稽查出門之太監。以致犯宮門忿爭之律。冒違抗懿旨之愆。除名戍邊。罪且不赦。人情孰不願市恩而遠怨。其於畏禍。亦孰不願避重而就輕。雖諭旨已有不得因玉琳等藐玩獲罪。稍形懈怠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罪。兵丁有何深識。勢必懲於前失。與其以生事獲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隱忍寬縱。見好太監。即使事發。亦不過削籍爲民。此後凡遇太監出入。但據口稱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詳細盤查。以別其真僞。是有護軍與無護軍同。有門禁與無門禁同。方今聖主冲齡。海宇多事。秋間道路紛傳。禁中有天棚藏置火藥之事。人心惶惶。此輩宦寺。豈盡馴良。大則如嘉慶間。太監引賊入內之案。小則如乾隆間。偷竊庫銀。遺失陳設。道光間。攜帶違禁器械之案。似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不獨此也。本朝宮府肅清。從無如前代太監假竊威權之事。蓋由列聖防馭之嚴。二百年中。但有太監犯罪而從嚴者。斷無因與太監爭執。而反得重譴者。臣愚以爲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

格外嚴辦。以尊懿旨。而皇太后之寬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今該護軍。既不能邀法外之仁。則太監不知。方將快心滿意。藉此以凌侮護軍。藐視祖制。此後氣燄浸張。往來禁闈。未敢誰何。履霜堅冰。宜防其漸。查內監出入。向須報明景運門。給發門文。各門方放行。謂之報門。臣伏讀高祖純皇帝聖訓。凡官物出門。俱向敬事房景運門。給票照驗。欽此。又律內奉御內侍。但遇出外。各門官須要收留。本人在身。關防牌面。於簿上印記姓名。及牌面字號。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幹辦何事。其門官與守衛官軍。搜檢沾身。別無夾帶。方許放出。回還一體搜檢。以憑逐月稽查。出外次數。若有不服搜檢者。杖一百。發附近充軍。門官及守衛官吏。失於檢搜者。與犯人同罪。我朝成憲。本極嚴明。擬請旨申明定章。飭下護軍統領等衙門。嗣後仍照舊例報門者。方許放行。應有稽查之實。而無違犯之誤。以重差使。而杜冒混。並請特旨。飭諭內務府。約束太監等。以後均當恪遵定例。益加斂抑。如有驕縱生事。不服稽查者。亦當從嚴懲辦。既以仰符列聖杜漸防微之至意。亦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爲毆打太監。亦非偏重太監。赴愬之詞。則羣疑釋然。彌彰宸斷之公允。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又附片云。再旂人銷檔。必其犯姦盜詐僞之大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惡強盜。謀故殺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傷。情罪本輕。即違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覺羅亦爲極重。此案本緣稽查。攔打太監而起。臣恐播之四遠。傳之萬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義。臣職司記注。有補闕拾遺之責。理

應披灑上陳，而徘徊數日，行言復止，則以時事方艱，我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靜皇太后，盱食不遑，我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聖躬未豫，不敢以迂戇激烈之詞，干瀆宸嚴，以激成君父之過舉，然再四思維，我皇太后垂簾以來，法祖勤民，虛懷納諫，實千古所僅見，而於制馭宦寺，尤極嚴明，臣幸遇聖明，若竟曠職辜恩，取容緘默，坐使天下後世，執此細故，以擬議盛德，不獨無以對我皇太后，皇上，問心先無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鑒臣愚悃，宮中幾暇，深念此案罪名，有無過當，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賤，荒謬藐法之兵丁，皇上因尊重懿旨，而嚴懲之於前，皇太后因繩家法，防疏懈，而曲宥之於後，則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聖德，昔漢文帝欲誅驚犯乘輿之人，卒從廷尉張釋之罰金之議，又欲將族盜高廟玉環者釋出，執法奏當，文帝與太后言之，卒從廷尉，至今傳為盛德之事，臣徬徨展轉，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豈有惜於二三兵丁之竄流圈禁哉，實願我皇太后，光前愷後，垂休稱於無窮也，臣區區之愚，伏維聖鑒，謹奏，片上越二日，忽傳西太后扶病出視朝，命如刑部原擬李三順，交慎刑司，重責三十棍，此陳學士附片之力，故張南皮戲謂之曰，附片加炮製，自是好片，學士曰，不炮製則成生附耳，學士以此直聲震京師，然因忤西太后旨，卒以甲申保唐燭徐延旭案，降五級調用，回閩主講鰲峰書院，余及其門，嘗以午案事詢其詳情，學士曰，護軍奉檢查之命者，慈安太后意也，孝欽太后遣太監送物事者，乃往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二二

家，非醇邸也，孝欽太后嘗護軍目中無我，即暗指慈安目中無孝欽也，故慈安急欲殺護軍以自明，在廷者，均袒慈安，議論紛紛，則有之，畏廬瑣記所謂爭上疏者，無其事也，片上三日，而護軍獲赦者，實學士一人之力也，初學士以己卯鄉試，放甘肅副考官，壬午鄉試，放江西正考官，得士極盛，文風一振，裴建誠詹詹言孫師鄭雄詩史曾云，光緒壬午，江西鄉試正典試，陳君寶琛，以子曰歲寒一章命題，所取皆蒼堅樸老之文，從時墨討生活者，皆擯而不錄，蓋前屆己卯，陳公典試甘肅，題為君子人歟二句，闡墨皆昌明博大之作，揣摩家，爭相摹倣，方謂拔其所好，而不知孫陽相馬，固在牝牡驪黃外也，陳公旋被命督學江西，取枇杷晚翠，桂樹冬榮，八字為聯，懸諸別室，跋尾有願與桂樹共保歲寒之語，其時文酣武嬉，忘為處堂燕雀，獨公憂盛危明之意，在在流露楮墨間，至甘肅試題，尤為許身伊且之先兆，江西學政未滿任，拜會拜南洋軍務之命，因保唐燭，徐延旭，吏議降調，伏處海濱，屢薦不起，光宣之交，張文襄入閣，敦促數四，始入覲，簡放山西巡撫，旋蒙特簡，隆以保傅之任，甘盤啓沃，遣大投艱，不幸乘輿播遷，相從於患難者，垂二十年，年登大臺，日進講，惟事會所乘，竟符其志，豈其事有前定乎，此書刊行時，師傅猶生存，及乙亥之歲，以二月一日，舊卒於京邸，長春派濤貝勒奠祭，予諡文忠，贈太師，賞波羅密經被，治喪費五千元，鄭蘇戡考晉輓之云，幾番出塞豈灰心，遼瀋先歸，須臾無死，未睹迴鑾休暝目，曼殊再起，魂魄猶思，吳子玉佩輓之云，處天下之至難，行乎若



素垂百世而尚論文如其人陳石遺衍輓詩云此痛渾如喪伯兄卅年前先伯兄卒於里居余在武昌聞耗卅年前事頓崢嶸春來只爲傷陳迹余長男卒官京師余十年不忍緣盡居然即啓行先生輓先伯兄有三老合圖天竟靳四更殘月續他生自擬今春至都與先生及散原合照一三陳圖十年而別吳門倘許相招隱穩慰望衡對字情蘇州有十便先生未應草草交期五十霜後始相見不多會合在江鄉中歲旅食四方偶旋里避地洵乘潮忽報擊舟至出浴同追繞樹涼有作必商兼去取先生有文字必江先生居螺江常擊舟過從無遊不共遽滄桑靡役不從鼎革後余尙教授大學者五年可堪回憶詩稿千首屬余圈點刪存余官京曹五年先生亦還朝遍遊京畿山水可堪回憶爲定六百餘首原本具在余久客還鄉多寓先伯兄許先生胡晴初嗣瑗輓詩云特達先皇早三朝聆宵柝聽雨歸人屬對床余至夜話街柝數巡猶未思散舊德稀精誠專啟沃遂學湊單微東海臣將蹈西山寇竟圍老謀仍壯事破壁扈龍飛刻骨龍鸞恨忘身虎豹關真聞輿輟出肯乞角巾還戀闕丹心耿燒城赤舌殷始終憑一德談笑折神姦薄海清流冠行園傑值情護持餘善類飛動尙平生克職忠能補修羅門未平夢爭王室罷藏匣劍龍鳴始復高山迹頻支絕塞寒見危虛羽翼垂死奉心肝事往趨鸞掖書來託蠟丸中原遲未定哀涕望迴鑾已分微疴起旋驚遠耗聞夢魂猶帝所哀痛極人羣頗試奇伎術長思密勿勤九天恩誼渥風雨愴斯文黃嘿園戀謙輓詩云歲晚滄江臥桑枯海亦乾龍歸潛邸日鳥散擇棲官珂馬仍霜曉丹鉛每夜闌却餘商位置天地一甘盤此局前何有斯人後更無螭頭推領袖鼈極賴撐扶使祭張文獻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四

魂招屈左徒存亡關運會淺語或非諛挂眼城西路當時共北來屋廬從假借車杖獨追陪昭示皆常軌裁成逮散材病身寧惜淚慙痛我遲回更鼓舞正盡沈星櫪馬驚脩門臣戀主泉路弟逢兄絕筆何篇屬遺言許事輕寸丹收拾去曠日照銘旌余弟資訓景堃輓詩云孤臣天篤死何由定爲啣悲藥罔瘳舉足艱難丁創局到頭忠愛屬清流十朝從此無餘燼九地還應抱百憂梁壞山頽二月朔逢辰刻骨與生休早志澄清百不諧落花吟罷事尤乖望殷迴馭虛留命臥載銘旌算乞骸齒髮自收疑有意師割額瘤詩有綱常誰託送長埋料知歸面先靈後把臂繩庵與偶齋弟子私憂非一日何圖真到眼前來哭親以後無茲痛感遇多同各自哀乞序竟成轟薦福師序余詩將罷賜臺每歲師看杏花正詩問字俱陳迹忍憶同車末一回人曰同車師初春觴詠侍兼旬病榻猶承笑語親何事急行天奪魄縱今歸哭憾終身黃童書報持心服嘿園書來云梅叟哀深化淚人聞何梅叟便是石腸猶感慟區區况更受恩頻長春上諭云太傅毓慶宮授讀陳寶琛志慮忠純躬行清粹守堅學邃冠冕羣倫受先朝特達之知由編修洊升內閣學士會辦南洋防務讜謨壯略人望攸歸回籍後興學育才無時不以輔世導民爲念泊朕嗣服詔起於家啟沃冲人深資宏達播遷之際翼護尤勤朕受命重撫舊邦三次間關來覲萊忱惓惓夷險不渝蓋爲朕心瘁身勞歷二十四年如一日本年三旬萬壽猶遣其子陳懋復前來祝嘏詢知近體康強方冀克亨期頤長承恩禮昨

聞患病，甫派少保朱益藩就近存問照料，遽聞溢逝，震悼殊深，着派多羅郡王銜貝勒載濤，即日前往奠醊，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文忠，晉贈太師，賞給陀羅經被，賞銀五千元治喪，用示篤念蓋臣至意。欽此。諭祭晉贈太師，原任太傅陳寶琛，朕維殷后中興，基甘盤之舊學，周王敬勝，懷師尚之陳書，論道於以經邦，乃副公孤之望，鞠躬而期盡瘁，斯垂宇宙之名，允宜矜式乎臣倫，胡不懿遺於穹昊，爾晉贈太師，原任太傅陳寶琛，志行忠恪，學術深純，早謁承明，攬轡抗澄清之志，洊躋綸閣，立朝有譽，諤之風，持玉尺以量才，精衡不昧，出金門而典試，壯略未伸，洛下間居，人知公輔之器，河汾講學，門多將相之材，迨朕臨御之初，爰赴旁求之召，振天秩之宏綱，禮文總訂，闡先皇之聖緒，實錄恭修，將持畀以封疆，旋遴掄於師席，時方冲幼，資深資啓沃之功，越在播遷，尤備殫憂勞之慮，既投艱而遺大，所守彌堅，歷履尾而涉冰，臨危無沮，誕膺新命，略慰棗忱，志猶切於收京，心每殷於戀闕，嘉謨入告，若前席之親陳，間關屢朝，忘耄期之已及，保艾方蘄於永賴，采芝遽恫乎長徂，賻襚亟頒，宗親往奠，錫之美諡，惟歐陽庶可頡頏，贈以崇官，勝韓琦僅居檢校，雖懋哀榮之典，莫酬輔導之庸，於戲騎箕尾以上昇，列星有燦，望空峒而隕涕，訪道無從，式荐苾芬，庶惟歆饗，醇王誄之曰：歲在旃蒙大淵獻，故贈太師陳文忠公沒於京邸，嗚乎哀哉！風雲上慘，霜露先危，彝章尋典，識武貞之存功，語默追懷，痛觀寧之永逝，輿言茂烈，彌愴凋辰，緬清節於青蒲，葆忠貞於黃羅，遷洛之誥，眷念甘盤，爭王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五

忱、夢縈韋傳、膏明茹嘆、木壞興謠、士喪準維、國亡雋宿、昔遂卿續烈、志賜贈之悲、潞國竭誠、賈朝倫之涕、彰徽宣美、乃爲誄云、德有九徵、愍遺一老、疊疊堅芳、天胡不弔、翳維世臣、嶽靈閭嶠、暉文相承、連翩臺妙、長楊獵館、芝房直廬、雍宏第頌、旁魄論都、鷓波望峻、鸞掖聲敷、敬聞懋對、迭拜清除、玉尺衡文、蘭綺典武、諫草癡牀、輜軒威斧、旰衝清標、裔皇鋒距、用勵鴻圖、俄羈鸞羽、峰鼈講學、螺江遂初、冬郎秘記、夏郡迂書、聿韜公望、用親民瘼、禮諮綿叢、詔赴輪蒲、前席宣室、焚稿蕉園、畀專開府、旋豫經筵、千秋金鑑、九澤叢編、疇咨啟沃、罹逢播遷、宮鼎栖皇、麻鞋行在、凜然三綱、唏其一簣、惟明克夷、躋艱彌泰、每覲胸謙、知存忠愛、蓬山志圖、瓊林溫夢、几杖頻頒、訐謔揚誦、道契摠寧、動爲善棟、洛社頤光、浯溪儲頌、壽考既予、浮休若明、輅服在御、遺章上聞、玉含詔葬、金篋書陳、奄離恒幹、歸然九京、易名之榮、廬陵參伍、爰崇國師、偉茲良傳、貞固表性、休光協矩、宜綴玄旒、永規章甫、嗚呼哀哉、文忠之歿也、朝野上下、莫不哀痛、無非以其蚤歲立朝、清節自許、甲申歸里後、仍以興學育才爲志、甲子以還、負羈縲沾上、習勞忍勩、創千古未有之局、歷人生未嘗之艱、三度出閩、去而復返、旋又衣帶蠟丸、遣子代達、及其彌留之際、呼子懋復名與語、舌彊氣促、不可辨、但云此局何以爲繼、顧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文忠之志事可知矣、翌年、其甥劉午原、驥業及余謀於林貽書、學使開壽、就釣魚臺賜園、與林文恭、天齡、林文直、紹年、郭文安、會祈合祀、稱爲四文祠、每年春丁一祭、烏石講舍之門人、均與

焉。身後已刊者，有滄趣樓詩集，其門人陳散原主事三立爲之序。

序云：滄趣樓詩集十卷，爲吾師陳文忠公。晚近所平定也。公薨逾一歲，孤子懋復等將授刊，督三立識其端。公早歲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許國，勇於言事。章疏凡數十上，動關匡拂朝廷，培養元氣，大計直聲風節，傾天下。初未遑，狂章句，求工於詩也。法蘭西犯邊，詔移公由江西學政，會辦南洋防務，坐微罪被譴，廢居鄉里，竟二十餘年。戢影林壑，繫心君國，盡抱偉略，鬱而不舒，袖手結舌，無可告語。間放之歲月，遂假吟咏自遣。又嘗出遊江南、廣州，暨南洋羣島，紀程之作，亦稍多焉。及垂老，召還輔導，冲主國勢，已岌岌不可爲。俄迫禪讓，坐睹淪胥，處維繫綱，紀幹旋運會之地，萬變襲撼，寤寐交瘁，偶就餘閒，寫胸臆，即集中後數卷所得詩是也。公生平遭際如此，顧所爲詩，終始不失溫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蘊藉繚邈，風度絕世。後山所稱，韻出百家上者，庶幾過之。然而其純忠苦志，幽憂隱痛，類涵溢語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諷誦，猶可冥接遐契。於孤愚天壤之一人也。時丙子三月。

此外尙有奏議若干卷，已刊藏於家。

文忠卒於丙子二月一日。先是乙亥元日，余謁文忠於臨清宮。文忠談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母爲尙幹鄉林氏，產於螺江，三歲隨祖父往陝藩任。尙憶有日奉哀詔，宣宗孝靜皇后崩，令文武百官穿孝百日，禁薙髮，不久又令免穿孝。蓋宣宗有三子，均早殤。文忠序四，爲孝全皇后所出。恭王序六，爲孝

靜皇后所出。孝全早崩，故宣宗命文宗視孝靜如慈母。宣宗將賓天，以大位商諸孝靜。孝靜曰：宜令文宗繼統。故文宗惑之。文宗登極，即封孝靜爲皇太后。故孝靜崩時，仍令百官穿孝。嗣聞知孝靜將崩，時文宗入侍孝靜，誤以爲恭王也。瞑目告之曰：吾負汝，令汝終居人下。事爲西太后所聞，故又奪其諡號。令文武百官免全孝。以此西太后頗嫌恭王。然文宗賓天後，端華肅順專權，西太后又重用恭王以制之。宣宗遺令文宗，謂汝六弟能輔汝，汝當善視之。故文宗登極，即令恭王在軍機大臣上學習。此破例也。清制親王不得參政。咸豐庚申，即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之年，文忠十三歲。是年八月，閩省鎮海樓被火，文忠在蒙泉山館，望見火燄冲天，高樓付諸一炬。蒙泉山館在八旂會館左近，爲文忠族叔別墅。後歸於王。是歲文忠入泮，學使者爲徐壽蘅。後以荐舉非人，降五級調用。試題爲夫政也者，蒲廬也。同治乙丑補行甲子正科。文忠十八歲。中式舉人。時左侯督閩，方創正誼書院。林勿邨爲山長。文忠曾與課。戊辰會試，文忠年二十一歲。中式後以翰林用。曾任江西布政。光緒甲申，遇法夷之變，奉命南洋會辦大臣。時年三十七歲。曾以奏參陳湜與曾九帥意見不洽。是年秋，丁憂回籍。以唐炯在雲南巡撫任內，戰事不利，奉旨革職，交刑部坐獄。嗣遣戍。不久又復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先是因張文襄以兩江總督難得適當人才，環顧海內，唯唐爲上選。時唐由四川石縣道調雲南布政使。文忠保其才堪大用，准予專摺奏事。後以法夷之變，張佩綸敗於閩，唐敗於滇，朝士皆

啣張唐甚，於是追求唐原保之人，文忠乃奉交部嚴加議處之諭。邸抄到閩，正值郭遠堂中丞柏蔭點主之日，文忠仍衣冠往賀，座客有見邸抄者，告文忠曰：「近來京中消息如何？」聞某某有被處分者，文忠曰：「吾早知之矣。」既有嚴加字樣，當是降五級。吾師徐某有先例也。數年來極力言事，早已預備戍邊，降級調用，亦云幸矣。自是留滯於閩者十四年。迄戊戌，以張文襄之保，有來京預備召見之諭，行至上海，適聞六君子被難之信，復返閩不出。宣統紀元，醇王用事，復命來京，始免去處分，旋補內閣學士，並授經筵講官。至宣統三年，乃有山西巡撫之命。時擬挈眷偕行，蓋文忠夫人林氏幼曾隨宦太原，住撫署者二年，故欲重遊故地，不意又留內用。命毓慶宮行走，而武昌事起，復任陸鍾琪，乃遭難。文忠嘗語余云：「文宗極重文學之士，曾文正之受知者，以有敬陳聖德一疏也。當宣宗時，江浙人用事，至文宗稍抑之，故翁心存等均未大用，而端華肅順乃大行其志。胡曾等中興之將，皆端肅所提挈，端肅實未可厚非也。端肅不贊成垂簾聽政，以爲祖宗有此禁令，然恭王醇王依附西后之意，曾諷林穎叔壽圖上奏陳請，林懼清議，乃諷令某御史言之，奏入，端肅持不可，而御史被議，恭王見事之無成，頗恨林謀之不力也。文忠於國朝掌故甚爛，故閒居時均樂與後生小子津津道之，今則靈光無存，念垂老一身，關史料之句，能毋愴然於懷耶？」

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陳鳴秋，與郭守昌、劉勳、張亨嘉、謝章鋌，爲鄉榜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七

同年，光緒己丑成進士，庚寅散館，外用爲縣令，有聲，未久卒官。其學行政事，均見於家傳，蓋其同年謝枚如章鋌，爲其子湯奏作，湯奏嘗及謝枚如山長之門，故言之深切而著明也。

傳云章鋌自道光己酉充副貢，至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始登正榜，年將五十矣，是榜衆稱爲富通俊。富通俊福州土語也，驟感風寒，身體振動者，則謂之富通俊，未知當作何字，其音相同，可假借耳。蓋榜中人多殷富子弟，而通達俊發少年，亦復

錯列其中，韻菴其一也。韻菴姓陳，諱鳴秋，自桐城遷閩，已歷十餘世，其祖恭三府君，諱鼎銘，道光辛巳舉人，任漳州府學教授，有聲，與其族兄祚康，切磋性理之學，韻庵四歲失母，成童喪父，恭三府君養之，教之，皆以正道，故韻菴自少至長，無子弟之過，嘗舉府君之教，以教諸子，曰：「漢學戒破碎，宋學戒迂腐，又曰：學貴深思，又曰：爲學人勿爲文人，故韻庵生平用力於經史，其他詩文金石繪事醫術，雖皆有名，而未嘗以此自多也。」年二十五，恭三卒，服闋，援例國子監，以咸豐己未，得副榜，同治乙丑補行甲子，得舉人，嘗爲汀州校官，兩試禮部報罷，以祖母老，不欲遠行，游大府幕，治官文書，私自諳練吏術，聲名大起，同輩刮目，己丑大挑一等，用浙江知縣，是科成進士，改庶吉士，庚寅散館，外用選廣東肇慶府廣寧縣，嘆曰：「吾懼爲知縣，以其稱職之難也，垂老得此，期盡吾心而已。」抵任，見候審所羈囚充斥，前宰未及判，乃先理積案，釋之過半，方議整頓書院，增膏伙，設各鄉義塾，月且講聖諭，未及行，下鄉感暑，以病痢歸，卒於官，時五月二十四日，加寅，春秋六十，丙壽湯奏，以應試留家，長子曾齡侍

疾。君顧之曰：吾居官盡吾心，未盡吾力，天爲之也。知縣難稱職，汝等勿斷書香，勿爲知縣，吾瞑目矣。吾性明敏，人不得欺。一夜吏來，請封過境木排，且卽啟封，願入六百金爲壽。君疑之，窮詰不得其顛末，乃速木排午夜行，勿停，停則恐及禍。爲政慈祥，杖勿過百，每杖必問其甘受與否，否則復訊，理細辭窮，無不俯首受責者。鄰封巨盜，三竄於境，捕其一就審，君拾舊詞二紙，以一給之曰：某甲告子謀其家產，今在此曷速供。對曰：甲吾舊也，素相善，君曰：旣與若善，若必知其行止貌，曷述之。恐告者之波及汝也。其人遂道窩藏事甚悉，復舉其一示之曰：某乙告子合夥貿易，分財不均，有諸對如前，遂遣役分捕，盜盡獲。方是時觀者如堵，始大感，旣大驚，終則大服。自是聽訟觀者必大集，抵任及卒，凡三月，百姓相哭失聲，以爲吾邑無福，得此好官也。越明年，新官從邑人請，祠於官舍，與舊宰董君治、龔君紹陵並。吏役或見君衣冠坐堂皇如生前，嗟乎百姓思君死而欲生之，亦足見君之有以久於其心也。元配高宜人，側室張太宜人，子曾齡，國子監生，丙燾，光緒乙酉優貢，鑲紅旗官學漢教習。湯奏，甲午舉人，直隸州州同，孫四，遵統國子監生，遵楷，遵寔，遵亮，曾孫永夔，葬某山，坐某向某，論曰：予昔客陝西，有同好數輩，將釀錢爲予捐知縣，有成議矣。予聞之急謝曰：承諸君厚誼，甚感，然以予心性，或竭蹶不得罪於百姓，然必得罪於上司，得罪上司，上司以其罪罪之，我雖失官，猶不失名，吾見吾同鄉之官於此者，上司挾嫌，往往不言其故，而坐以莫須有之謠言，使之無從辯證，無可挽回。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八

因以罷官，差事亦不可得，終日仰屋椽以病，以死殉其官。同輩皆默然，抑何與君知縣難稱職之說合也。嗟夫，吏事皆起於州縣，造福易，造禍更易。若今之州縣，不特不能造福，即造禍亦非其本心，有使之禍，其禍者而禍無已日矣。予見聞者多矣，嗟夫吏治之壞，誰爲之耶。湯奏能文，述君事細碎畢備，君雖不欲爲知縣，而竟以知縣顯，嗚呼命也夫。君可無憾矣。

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劉勳，及何嵩祺，均與謝枚如刑部章銓同年，交誼極篤，常以文字相切磋，詩詞相唱和，其逸事有足述者。勳字贊軒，其讀書處，名窺竹精舍，見課餘續錄。與謝枚如相契甚深，蓋聚紅榭中健將也。謝枚如課餘續錄稱：明人重聲氣，喜結文社，季世幾復二社，且與國運相終始。若閩之鼇峰詩社，則始於鄭少谷、高石門、傅丁戊，繼之者徐幔亭、興公兄弟。曹能始謝在杭也。國朝平遠臺詩社，前則高雲客、兆文學、鄭山園、宗圭、大令、陳偶菴、舉叔、舉兩文學、孫君實、學稼、隱君、許天玉、苾大令、甌香友、處士也。而紀伯紫、毛西河、朱竹垞諸公，皆嘗與游宴焉。略見西河詩話後則林松址、豫吉進士、藍采、飲漣、處士、郭約園、雍孝廉、郭約村、人麟、明經、何上林、錦文學、何北海、瀚大令、李鹿山、馥中丞也。而其時當事藩臬，則四明李公、涵郡守則四明顧公、焯咸與倡和，時目爲平遠詩派。與謝古梅、黃莘田、許雪邨諸公，光祿坊詩派並稱。二派旣衰，而讀書社之名大振，讀書社頗零落，而陳恭甫又倡以實學名曰殖社，蓋取不殖將落之義。殖社稍後，鼇峰山坪頂有屋。

曰種蕉山館、郭遠堂中丞兄弟、及趙又銘觀察、吳維肅刑部、黃肖巖上舍輩、結爲大社、其時有西湖社、則林穎叔、孫穀庭兩方伯、主其事、又後有南社、則楊子恂太史、龔靄人方伯、主其事、而予與高文樵、劉贊軒、以詞學倡同人、立聚紅榭、林錫三提學、梁禮堂主政、陳子駒副貢、馬子翊孝廉、皆自南社而來、刻有社集、首集不過五人、次集則十五人、今存者唯予與贊軒耳、閩人謂社曰會、小試之年、大比之歲、立會者無慮數十、小試曰童生會、大比曰科場會、近則此風殆絕響矣、擣蒲飲酒有會、讀書論文轉無會、不獨素業視爲土苴、即時藝亦歸苟且、且吾恐籍談原伯魯之徒、勢將充斥世界矣、其如海濱鄒魯之稱何哉、贊軒工填詞、其爲賭基山莊集題詞、調寄大江東去云、填胸塊磊、把無聊也、付偷生減字、幸遇宣城垂法眼、謂我狂言堪喜、地下阿兄、當時斫劍、先兄芭川詞名斫劍、名山自在、千秋願勿輕棄、可惜骯髒頭顱、填詞排遣、天莫夢夢醉、辜負治安空痛哭、滿帔長沙之淚、且待他年風雲手鑄、不愧奇男子、效顰如我、描頭畫角而已、鄧著名效顰詞、又有詠塵詞云、簾前幾陣狂風、登樓一望迷南北、濛濛驟起、紛紛自擾、斜陽欲黑、舞榭燈昏、妝臺釵冷、模糊春色、遮來難覓、掃來仍聚、染雙鬢、誰人識、無賴青青垂柳、又愁痕雨邊暗織、半黏去馬、半隨流水、銷魂行客、十斛量愁、千重疑夢、青衫淚濕、好拂衣歸去、低徊、明鏡把、朱顏惜、水龍吟、無錫丁香、聆韶儀采、入聽秋聲、館詞話、疑爲慨時之作、其時粵匪披猖、閩中大警、贊軒非無憂憤之篇、而此詞則實因朝雲在殯、柳枝不來、感逝傷離、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九

遭輒不如意而作、無關時事也、以上見謝枚如詞話續一先是贊軒、新構金屋、謝枚如戲簡以詞云、花魂凍、錦衾纔做迷離夢、迷離夢、桃花引蝶、桐花偃鳳、情絲密織無些縫、黃金鑄汝、心頭供、心頭供、吟聲乍起、月痕漸重、以上見賭基山莊酒邊詞枚如與贊軒、既有同年之誼、傾挹備至、而贊軒以詩詞擅場、宜其爲聚紅榭之鐵中錚錚者、枚如刑部、曾叙其效顰詞、謂贊軒賦質甚美、誠能歎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則其期許爲何如耶、

叙云、近余窮困不得志、閉門謝客、終日不見一人、而贊軒乃時時造吾廬、贊軒才高氣盛、持論恢譎、余怵然不敢與贊軒深談也、旣而贊軒招余讀書其家、禮余加敬、而其家亦不以食客相視、余於是得安其身者、數年間、或俯仰忼愴、贊軒必命酒爲歡、相與上下其議論、舉凡古今之利病、身世之是非、窮如何、固節、達如何、行義、卽至一技一藝之末、無不批導及之、奮袖頓足、而贊軒不余忤也、蓋至是、余與贊軒、乃相視而笑、而莫逆矣、是時贊軒治舉子業、余方撰定舊所作文、贊軒見余詞獨欣喜、乃學詞、而其詞駸駸日上、適錢塘高文樵、從惠安來、文樵固善詞、余乃邀宋已舟、劉壽之、及文樵與贊軒填詞、數日一聚、指題分咏、今所傳聚紅榭雅集詞者是、其後文樵應官遠出、已舟壽之、各有所事、而贊軒之詞、獨哀然成集、嗟乎、是吾贊軒之不凡也、夫天下之事、患其不學、學焉有能而不精者乎、雖然、予之期贊軒者、不在詞、卽贊軒自視其才、當不止詞、贊軒年甚少、賦質甚美、處境又甚順、誠

能歛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而區區謂其詞能窺作者已哉！劉氏羣從知余頗衆，而芑川獨厚余，贊軒芑川之弟也，其亦讀芑川之文，繼起而大芑川之業者乎？若余之荒陋，何足道也。

余生也晚，不及見南社聚紅樹之盛，然自戊戌新政勃興，傾向新學，烏石講舍，由陳太傅主持，同學如林，仲樞太史志烜、林宰平部郎志鈞、程毓亭太史、樹德、黃嚶園、茂材、懋謙、陳舜仲、宗蕃、方策、六部郎、兆鼐、陳易園、布衣、遵統及余等，曾有崇實講會之結合，來京則就福建會館，創宣南法政學校，旋又改爲篤社，但近磨盤會性質，月必一二集，談論古今，詠諧雜作，而能詩者，則由郭筱麓太史、繼榕、蔭堂、擊鉢吟、寒之後，別設律集，何嵩祺、字伯希、謝枚如、過二梅亭有贈詞云：寒花開後香餘幾，江城夕陽猶剩，壓卷春濃，欹池影瘦，芋火一星誰認，曲闌泥印，嘆循陔人遠，請羹難進，回首堯年，孤根冉冉，滅雙鬢，齊名非無廉藺，莫紫藤視冷，淒斷芳訊，老輩流風，前身明月，生意婆娑將盡，酒杯休吝，且倚樹吹簫，雪紅成陣，果否南枝煖，多吾未信。

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壬戌科鄉試中式之廖驥，亦廖鈺夫尙書之後，父名松年，字茂軒，幼承祖訓，天資穎異，嘗日試三藝，未午已脫稿，年十八以隨任未便童試，納粟太學，九試鄉闈，薦不售，父官江左，歿於任，奉母歸里，二十年，曲意承歡，咸豐七年母年逾七十，忽患暑痢，日夜侍奉牀褥，不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

避汗穢，母病增劇，誓以身殉，因亦致疾，委頓中，聞母凶耗，強起料簡後事畢，引手自搗，呼母不絕聲而逝，蓋母歿之次日也，性貞介，生平不入公門，前中丞呂佺孫、太守莊受祺，皆父門人，蒞閩時，欲見之，卒不往，友愛胞弟三人，每年必延師課讀，有寡姊，前母所出，家貧甥幼，待之逾恒，除夕每出僻巷，周恤貧乏，舊有債券千餘金，詢知無力，即焚棄，同治九年，旌獎孝友，奉旨建坊入祠，以子驥貴，贈奉政大夫刑部主事松年，蓋鴻苞之長子，尙書之從子，其子名驥者，即鴻苞之孫，而尙書之姪孫也，驥字積中，號執齋，以儒官奉母，歷任詔安教諭，龍巖學正，訓士有程，不主故常，性至孝，以父殉祖母，哀毀卒，奔走官紳間，求表微，卒得旌獎孝友，光緒庚辰成進士，觀政刑曹，求長假家居，奉母，主講興化擢英書院，臺灣明志書院，歲必一歸省母，及母春秋高，則就省會越山書院講席，不敢遠出，著有鶴雲精舍詩文集，未行世，卒年七十有一，余年十餘齡，曾應越山書院課試制藝，題爲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余得獎金喜甚，自是受業者十餘年，時執齋山長，住東街巨廈，極破敗，猶是儒素家風，余輒冒風雨，攝履往投師課卷，僅望門而已，未嘗一見顏色，至今回首，如幻夢耳。

七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之張亨嘉，謝章鋌，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吳曾祺，均以文學着，有遺事足述者，張號燮鈞，性至孝，初仕於汴，以平反冤獄，與當道意不合，辭官入京，應試成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曾任大學堂監督，卒有張侍郎遺集，其門人于幼軒君彥

太史爲之手鈔付印，邑人陳石遺衍述其行狀至詳。

文云：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泰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啓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尙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旣鱗次排比，猶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僅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士林爭購，以爲命題拔取，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經堂肄業名額，杭州

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慎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抵衍，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湖曾左，中興偉人，必有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羲，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吐，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五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檄委，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譎觚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



規模有所異同，辨論斷斷，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緜，非來歷真確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清。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洊升卿貳，學問優裕，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張如直，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如忭，早卒，次即如直。妾鄭氏出，孫戴如忭，出，公薨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學部主事陳衍謹狀。綜其生平，蓋發揮新學，而又維護舊學者也。至平反王樹汶一案，余初未得其詳。民國二十六年赴汴，聞河南人談王思汶之案云：李鶴年爲汴撫，已定讞矣，然綁赴刑場之日，囚車馬驚，逕奔入神隍廟，大呼冤枉，謂非已殺人，實被人賄通，逼令僞供，時

梅啟照，由河督授河南巡撫，朝旨飭其覆訊，撫藩之幕，恐案平反，全被處分，乃函達該縣維護，蓋王樹汶自供，尙有父在，父可證其非已殺人，幕囑縣以父無可緝告，不意委員甫出城查緝，天大雨憩村店，遇其父，父訴諸委員，委員據以上陳，寃案卒白，全省官吏受處分，而知縣充軍，變鈞侍郎，即當時承審之一員，事前知其有寃，故辭職入京應試，衆咸服其有先幾，而蓄德不淺也。方策六兆，醫五朝闕史，述此事尤詳，其大要云：王樹汶，本爲豫境盜魁，朝旨拿辦，早已逃匿，而自供到案之王樹汶，乃從盜執爨者耳。變鈞侍郎以大挑知縣，早入河道總督幕，及朝命梅啟照爲河督，將出京時，晤陳太傅寶琛，陳告之曰：張余之襟兄，有博古稱，可善遇之，是蓋陳岳丈王子衡所囑託也。梅笑曰：今之求人才宜通今，不在博古。陳曰：講求河政，須博古。梅蒞任，善遇張，適王樹汶案起，豫之京官，彈劾李鶴年失人，旨交梅覆審，梅以付張，張如原審定讞，梅心不安，遣知府某入京探消息，先晤陳太傅，陳告之曰：人言籍籍，此案宜慎重，並以函致梅，梅以示張，張乃翻案，辭職入京應試，並赴都察院，遞呈時副憲爲張幼樵，佩綸，在輿前告之曰：爾已到省人員，且於王樹汶案，已定判矣，何爲反覆？張力陳實有疑迹，卒經幼樵幹旋，許入闈，成進士入詞林，故人以爲食德之報也。其同榜之謝枚如刑部，章鋌保守舊學，力擯新學，與張之旨趣不同，然不樂仕進，隱居鄉里，以造士爲己任，卒之日，門人哭之，並乞陳太傅爲之誌墓。

文云。枚如先生之卒。既爲之誄。蓋歎先生抱用世傳世之志。而限於時與地。然而先生之道。固不以之限也。其文章志行。具於書。其教澤被於人。人落其實。固泰山安定之倫。采其英。亦震川遵巖之匹。斯文未喪。先生之抑塞者一時。而昌衍者無窮期矣。將葬。乃揭其生平學行大略。誌於墓。曰。先生姓謝氏。諱章。枚如字也。先世自浙遷閩。福清。再遷長樂。徙居會城。先生以縣學生。中道光己酉副貢。同治甲子舉人。由內閣中書。中光緒丁丑進士。先後友教南北。主同州漳州。白鹿洞書院。晚歸設教。致用堂最久。距卒凡十六年。先生性厚。而氣肅。與人交。肝胆輪囷。尤嚴辭受善。劉芑川教諭。沒數十年。言之猶潛下。校定亡友遺集。必誠必慎。饑驅垂老。有所知貴人。憐欲爲之地。笑謝弗受。嘗言爲學宜通經。爲經宜識字。而自古詩文人元胎。必根於理學。眞理學不在規行矩步。在以氣節爲歸宿。教學以專家有耻爲的。所爲課業。校藝之程甚備。親受者皆能言之。自支敝交譏。古文數百年不振。先生躬豪傑之姿。涵而揉之。醞釀磅礪。論者謂閩文至梅崖雨農而盛。先生有梅崖之力。而無其矜。有雨農之養。而無其弱。自成家則非尋章摘句之徒。所能識也。所著已刻者。賭棊山莊文集若干卷。詩集若干卷。酒邊詞若干卷。詞話若干卷。課餘偶錄若干卷。續錄若干卷。圍爐瑣憶。藤陰客贅。各若干卷。稗販雜錄若干卷。其餘未刻者藏於家。光緒二十九年正月辛巳卒。年八十四。以其年十一月丙申。葬於城西文林山。配陳恭人。妾卞氏。並前卒。續篋葉氏。子三。續。縣增生。機。捨。女一。適陳培仁。孫壽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二

承孫女二。壽承已冠入庠。贅於粵。道沒。有遺腹孤。道永。九歲矣。以先生卒年六月殤。逾旬捨。又殤。噫。先生蹭蹬一世。宜昌厥後。豈剝極而復。理固然耶。銘曰。游於身爲狷。志於古爲狂。多於文爲富。樹於教爲強。一世之鬱。百世之光。嗚呼。典型已矣。孰與論道藝而證行藏。

蓋其門人叔毅。即太傅弟所代筆。即此可概見公之生平。公非僅長於詩文。亦工填詞。西湖志錄其湖上書感。調寄疎簾淡月云。垂楊綠處。想夾道笙歌。繁華時節。三十六宮。鏡影釵光明滅。九龍帳底。春風煖。甚人兒丁香偷結。樂遊唱罷。如今贏得尊前。嗚咽。算辜三郎豪傑。嘆東甌兵來。啼鴉帶血。弔古登高。擊唾壺屢缺。青山不管興亡事。問斜陽。幾經塵劫。梅花老矣。盈盈一水。照人清絕。及其卒也。叔毅又爲文祭之。

文云。嗚呼。鄉愿亂德。爲我害仁。納垢非潔。忘物非敦。辭受大節。出處大倫。師嚴辨之。吾道乃眞。學派喙爭。古文風歇。漢華宋虛。自本形末。惟師之旨。道合業分。經宗許鄭。行準洛閩。旣博旣積。出乎輪囷。萬夫之氣。六籍之芬。一眞鼓盪。感物無垠。道長半生。交半天下。七渡黃河。三登太華。同州漳州。鹿洞烏麓。著籍千人。積書萬軸。伊蒙寡昧。弱年獲親。一見款款。示以學津。捧手官齋。抗顏故里。何荒不耕。逮茲二紀。嘗論經學。濟濟通儒。覲端一足。無隙可居。吾哇自關。不在文乎。因數閩文。梅崖始大。自餘作家。無人別裁。我得秘編。一鬻聊嘖。廣之崇之。業長汝待。暮年感事。幽憤萬千。滿腔莫灑。覲面一宣。

鴻著自刊，徬徨顧景，餘集哀然，宵燭方炳，孰圖麟筆，遽絕於斯，承諱此日，傷心曩時，不朽者名，無憾者志，此外何知，後死之事，遙傳疾革，意亂心冤，重趼趨視，連呼不聞，心喪有窮，來日何盡，靈鑒在天，庶幾無報，嗚呼哀哉，尙饗。

則其感人之深可見，太傅輓之云，且莫說談經，鄉里獻徵，今已絕，何須嗟用世，古來志士，算誰成，蓋枚如自題墓碣，有世莫我用句，而陳太傅亦罷官家居，有同慨也，吳曾祺，號翼亭，自朱梅崖以後，閩中以古文稱者，推之爲最，居上海懌園之涵芬樓，盡古今圖籍之藏，舊笈秘文之寶，哀集古文萬餘篇，仿桐城姚惜抱例，分爲十三類，又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目，或數十目，定名曰涵芬樓文鈔，書成於宣統二年，有自序，以明其編輯之旨。

序云，余年未弱冠，卽好爲古文辭，愚不自揆，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縱讀之，每遇意之所喜，卽錄而置之篋衍中，歲月既久，裒然巨帙矣，暇日無事，則出而觀之，儼若數千年間，通人碩士，聚之一室，相與上下其議論，以謂生人之極權，無以易此，或尤之曰，子之爲此，豈真爲學文之道宜爾，抑等諸耳目玩好之娛而已，余應之曰，固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孔子之教人，其法可謂至矣，盡矣，而其要必自博始，夫豈不知廣收而無功，不如齎取而自得，繁徵而寡當，不如耑守而易工，然卒不以是教人者，勢不可也，夫人必身歷乎五嶽之高，四瀆之廣，與夫宮闕之壯麗，都邑之繁盛，然後退處乎一邱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四

壑之間，偶然談笑之頃，出其所見，其言論風慨，固自不同，至於田夫野老，日不越畦畛之間，足不離戶牖之內，其喬野鄙儂之氣，殆不可一日，而立乎士夫之側，固其中之無有故也，惟夫治古文亦然，上下數千年，其派別之流衍，風氣之變易，靡不瞭然於心，然後深思而得之，以求乎吾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戒其遠，其責效也易矣，若夫挾數卷之書，守盈尺之紙，因陋就簡，寶護甚至，雖欲旁通曲證，其道無由，而猶號於人曰，吾精也，吾約也，此爲迂謬之尤者耳，又烏睹所謂精且約矣乎，余旣本此意而爲是書，又慮其所收旣靡，其勢且漫，而無幾也，乃仿桐城姚氏之法，分爲十三類，使各以類相從，又以姚氏之書，綱則具矣，而目未備，乃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類，至數十類，熟乎此者，則所見易明，所爲易成，此可決之理也，始余從事於此，苦於家貧，無所得書，日久遷延，旋作旋已，數年以來，寓居滬上懌園，園之左有涵芬樓，爲庋藏古今圖籍之所，舊笈秘文，儲留尙富，余旣驚蹇，無用於世，日以文史自娛，興之所至，恣意漁獵，而是書因得以次第告成，因命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從其實也，然余之意，固以是爲未足，方求多而未已，而以卜之後來者，抑將有俟焉，乃若泛濫不專之咎，以蹈於明哲所譏，固余之所不避也，書旣成，因推明所以爲書之旨，以弁於簡端，時宣統二年正月，侯官吳曾祺，翼亭叙於海上懌園是書出，幾於不脛而走，家有其書，侯官嚴又陵，復稱其上下數千年，所編羅舊文，僅萬首，而釐體別目，竟成藝苑鉅觀，故其序是鈔也，揚言於衆曰，先生

深於文者也。先生誠當之，而無愧矣。

序云：有訊於復者曰：方今世變大異，舊學寢微，家肄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選，新詞怪義，柴口耳而濫簡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儒，窮精斂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爲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爲物，有爲時所寶貴，嚮蘄而不克主者矣。安有爲天下所背馳，儼趨而尙克有存者乎？先生識之，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復蹴然應之曰：奚爲其然也？客之爲是憂也，其亦昧於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係其精氣所感，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爲存也，乃人之不能爲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時爲亡，古文辭者，無亦以向之時爲存，古文辭者乎？果如是云，則又大謬。夫帖括講章，向之家睨晤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蓋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存乎術。鵠者何，以得之爲至，娛而外暇外慕，是爲己者也。相欣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塗以有求，求得則輒棄，是爲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爲帖括，爲院體書，寢假而爲漢人學，爲詩歌，爲韓歐蘇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聲稱罔利祿也。一凡皆吾所謂術，而非所謂鵠者。苟術而非鵠，適皆亡吾學。功令之變幾十年矣，而海內學子之所鶩趨，亦曰以是新術。於吾之舊鵠最便，其於客之前所稱舍以弋聲稱，罔利祿，又無愛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爲吾古文辭之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五

所係以存亡也，不亦甚遠甚遠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已，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爲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爲人，冥然獨往，而不閱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會辭，卓若有立，雖無所得，乃以爲至得者歟？夫萬生極殊，而士如有所汲汲，客無謂繼斯以往，而遂絕是者，徒也，則奚爲其如客之前言也哉？邇者，邑子吳先生方上下數千年，所網羅舊文，僅萬首，爲之釐體別目，成藝苑鉅觀，以餉天下之治古文辭，而不必專以爲術者。夫先生深於文者也，客欲徵吾言乎，則請以是編之風行，而卜之。宣統二年正月嚴復序。

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之潘炳年邵積誠，後皆成進士，入詞林。潘號耀如，爲京官時，與郭文安會所，曾同住南半截胡同，故郭有過南半截胡同故居，懷潘耀如丈詩云：趨曹伏案判忙閒，分占東西屋數間，猶見當墟懸酒望，每偕結夏款禪關，嘗甃宦味論甌北，似蠹書叢感耳山，豈待虞淵聞笛愴，前塵一筆總勾刪。南半截胡同，去北半截胡同不遠，北半截胡同，舊有廣和居酒肆，所稱潘魚者，卽因潘得名也。夏蔚如孝廉仁虎，所著舊京瑣記云：士大夫好集於半截胡同廣和居，張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爲燕山藥，曰潘魚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魚，創自曾侯，曰吳魚片，始自吳閩生，是皆物以人傳者也。潘之立朝，錚錚有聲者，卽光緒甲申參劾張幼樵，學士佩綸一疏。見福建新通志略云：馬江敗後，迭接閩信，俱言七月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

張成達之何如璋，秘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斬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桅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於先，開戰脫逃於後，敢無忌憚者也。自此疏出，而毀譽參半。其時所謂清流黨者，如邵寶、夫積、陳穀庵、寶琛等，俱不謂然。故參摺交左文襄、楊昌濬查辦，而陳嘗代白其冤。邵爲啟元子，啟元曾任安徽合肥縣知縣，李文忠在鄉辦團練時，深得其助力，故李邵兩家交誼至篤。邵曾任四川學政，官至貴州巡撫，繼其後者，卽林贊虞，紹年也。

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丁卯科鄉試中式，甲戌科會試中式之林紹年，字贊虞，又號健齋。由翰林散館，出爲知縣，官至雲貴總督，入爲軍機大臣。此光緒三十三年事。拜命之日，虎坊橋一帶，因修理馳道，宣布戒嚴，禁止交通。然林軍機，是日須往福州新館，回拜同鄉。朱桂莘廳丞，啓鈴聞之，立命解嚴。李秀瑜部郎，具衣冠立榕蔭堂前，語同鄉曰：今日而後，知宰相之尊也。罷官後，曾爲山水之遊，有登岱圖，郭文安題云：碧雲一宿記遊蹤，負土橋山涕滿胸。錯被旁人羨腰腳，萬松頂上策吟筇。猶聞日觀唱天鷄，御帳坪高舉目悽。七十二君休遠溯，壁間新試阜昌題。陳文忠題云：求死不得乃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六

出遊，登高望遠，翻百憂，公之於山蓋亦寄一覽焉。洗島古愁，閩士恥名重介立，一節老死甘炎州，中原瀕洞十載過，新參忽下徵魚頭，非時星鳳警一喜，招來麾去公休休。我晚還朝接寮列，坐惜往日悲橫流。陵遷谷變古恒有，柱折維絕當誰尤。逝將從公寥廓際，下視蚊蠅蠅蝻相春秋。蓋健齋尙書卒於國變之後，文忠因有求死不得之言。郭陳二人，與之遭際相同，故鄉人奉其遺像，合祀於釣魚臺賜莊，首列林文恭、天齡，次林文直、紹年，三郭文安、會所，四陳文忠、寶琛，稱爲四文祠。林於國史有傳，錄之以供參考。

傳云：林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以編修歷充會試、順天鄉試同考官。光緒十四年改御史，時慈禧皇太后聽政，久稍倦勤，葺修頤和園，絀於貲，會疆吏籌設海軍，經費輸存北洋，陰取以濟。紹年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使督撫愛養百姓，若誅求進獻，未足以言忠，虛帑買怨，未足以言智，請卽下詔停輸，還所進奉，得旨嚴飭，旋以憂去。服除，補山西道監察御史，疏嚴門禁，防宦寺交通之漸。十九年陝西考官，以賄得事，涉內監，復疏論之。俄授雲南昭通府知府，地邊瘠難治，土目祿爾恭橫暴，睚眦殺人，莫敢訴，猝捕戮之。狙劫弗及，衆懾而定。期年劾罷文武吏，不職者五人，舉境肅然。調攝雲南府，甫受事，安寧州盜戕人於塗，州牧以總督崧蕃怒，緝捕不力，妄繫平民，二十餘人。紹年覆按，疑其枉，謁總督廷爭，至厲聲色。總督檄永昌守調補雲南，紹年不爲動，卒獲正犯，出

二十餘人者於死。崧蕃媿謝，密疏薦紹年可大用。擢迤南道。二十五年授貴州按察使。明年遷雲南布政使。二十八年遷山西布政使。擢雲南巡撫。旋兼署雲貴總督。廣西游匪侵滇邊，遣將擊卻之。招撫八達河村民之陷匪者，以斷賊接濟。益大出兵合勦。滇境即清，乃以全力赴援廣西。而蒙自土匪乘間復發，連陷臨安、石屏。紹年會商總督丁振鐸，檄按察使劉春霖扼通海，廣南軍躡其後。不兩月事平。疏言督撫同城，任事非便，自請裁缺。從之。移撫貴州。而湖北廣東兩巡撫，旋亦議裁。印江團首呂志禮、楊鑫不相能，積十餘載相殘殺。紹年至，以兵脅之降，乃擁衆不散。遂案誅之。又平反良民被誣於教士者，不爲外力屈。威惠宣流。紹年默察大勢，非立憲不足以救亡。疏請預定政體以繫人心。不報。三十一年移撫廣西。明年內召以侍郎充軍機大臣，兼署郵傳部尙書。授度支部侍郎，仍值軍機。時黑龍江新置巡撫，驟擢道員段芝貴。紹年言芝貴望輕，不稱邊帥任。御史趙啓霖亦劾其進取多蹊徑。大臣按驗不實，褫啓霖職。而芝貴亦由是罷。紹年言御史得風聞言事，啓霖無罪不宜罷。爭之不得。遂稱疾。同列強起之，出爲河南巡撫。減差徭，務與民休息。又以州縣吏罄資遠宦，人地不習，無益於杜弊。徒使不肖者藉口積虧，取償任所。請援漢唐故事，免避本籍。部議自縣丞以下，如所請行。益大飭吏治。兩疏糾彈百餘人，得朝貴請託書，輒焚之。曰：寄語諸公勤職，無庸奔競也。調倉場侍郎。宣統元年，徙民政部侍郎。時慶親王奕劻握政柄，陝西巡撫恩壽與有連。總督升允劾其贓私，不

報反解職。紹年召對論其事，以爲賞罰不當，則是非不明。退復具疏言之。監國攝政王心善其言，卒嘿嘿無一語。二年充經筵講官，署學部右侍郎。改弼德院顧問大臣，以病請告。卒年六十八。諡文直子三葆，恒舉人，署直隸提學使。

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乙亥恩科鄉試中式之陳書，字伯初，其弟陳衍，字石遺，俱以文鳴海內。石遺文存，載有故直隸博野縣知縣木庵先生墓志銘。木庵卽陳書號。

文云：光緒三十有一年八月十七日，我伯兄木庵先生卒於里居。春秋六十有八，遺命使衍爲志墓之文。哀哉！吾家順治初年，自漳州遷福州。傳至吾兄弟才六世，自吾兄弟四人及其所出以外，無期功緦麻袒免之親。世讀書，至吾伯兄年二十始爲縣學生員，又十餘年始爲副舉人，爲舉人。先君三娶，至吾母王氏始舉伯兄。少通達當世務，以文章名於時。督閩撫閩使者，徐公宗幹、左公宗棠、王公凱奏、丁公曰昌、岑公毓英，皆以爲奇才。丁公薦諸浙江巡撫梅公啟照。年六十有二，始以知縣赴選。得直隸博野，適拳匪之亂起，保定爲拳淵藪。日夜煽動岌岌，博野治無城，署無垣。兄百方鎮撫，有去而攻掠於旁邑者，則不忍其官，相誠以無累之也。各國聯軍入都，四出搜餘匪，責供億，搢拄終年，得無事，以羸病乞休。直隸總督李公鴻章手批稟牘，有正賴保障一方語，不聽去。又二年，乃得歸。心力盡瘁，咯血不止矣。兄少有至性，侍先君談，夜深不忍歸寢。先君見背，初患病，數日遽劇。兄剖股煎藥，

不效，痛父疾非不治，誤於無良醫，乃斂精力於學醫，自是上奉老母，弟妹各三人，教養婚嫁，惟兄是賴，吾母育四男三女，劬勞善病，兄自京師歸不出，調護者十有餘年，喜爲詩，屢棄少作，村居陶江，移居龔氏雙驂園，武陵園，前後與徐副將葆齡、陳給事琇瑩、劉縣令大受、葉郡丞大莊、劉州牧玉璋、龔布政易圖、陳閣學寶琛遊，具林壑琴尊之樂，歲得詩百十首，母卒，徇沈兵備瑜慶之招，出而遊江寧、池州、淮北、潁州、滁州、蘇州，以至作宰，關河行役，兵火豺虎之交，亦未嘗旬月不爲詩，兄詩天才超逸，胷中不滯於物，故與樂天、東坡爲近，中間爲後山、放翁、誠齋爲陸、魯望、皮襲美，雅不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以爲能爲岑、參、李、頎、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所爲者爲然，晚精詩律，圈點老杜山谷全詩，詩境益謹嚴，益閒肆，善說杜詩，常有人人熟讀而莫究其作何語，一經說解，聞者爽然，兄諱書，姓陳氏，字伯初，晚乃自號木庵，曾祖諱相貴，妣吳氏，祖諱起龍，妣王氏，溫氏，父諱用賓，妣俞氏、黃氏、王氏，娶林氏，賢孝無出，先兄卒，又娶李氏，能文詞，聘鄒氏，皆早卒，二子敬、舉人，次敏，國學生，皆李氏出，孫二人，寅、孫、殤，已孫、孫女一人，平生交友，未嘗責望以私，見有不可，雖其寵妾愛子，直言不徇，有責善而無慝怨，故始終親之者多，居陶江時，野叟村童，至於簷戶，問字求醫，乞書畫者，時容接不厭，後隔二十年許，猶有歲時入城，持果蔬饋餉者，所居雖客舍，必焚香掃地，儻若世外，遇躑躅貧乏，未嘗有抑鬱之意，云銘曰：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八

閩詩作者曰可觀，兄之爲之莫之先，一官垂老備險艱，詩中境地坦以寬，吁嗟此室儼考槃，讀此者足見石遺之文，亦足見其壘篋友于之篤，可以爲世風矣，民國初年，閩人以陳書伯初、林旭、歐谷、與林古、度茂之許友有介，鄭方城、石幢、鄭方坤、荔鄉、薩玉衡、檀河、謝震、甸男、陳壽祺、恭甫、林則徐、少穆、張際亮、亨甫、林壽圖、穎叔、謝章铤、枚如、龔易圖、靄仁、葉大莊、臨恭等十四人，增祀於福州西湖宛在堂，合諸原有之十八人，共稱爲三十二先生，蓋沈瑜慶愛者陳衍、石遺等所提倡也。

十一 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乙亥科鄉試中式之陳璧字玉蒼，福州蘇坂人，其本傳已詳福州新館內，茲將其逸事附述於此，蘇坂成進士後，用內閣中書，年譜載光緒十七年辛卯，倡議重修福州新館，並南下窪老館，自是之後，逾十年，而庚子亂作，時轉官御史，巡視中城，兩宮出狩，聯軍入京，方策六兵部，五朝闕史，曾載其事，然以余所聞者，庚子年，同鄉紛紛避難出京，唯張亨嘉有老母在堂，不便遠離，住爛縵胡同，故同鄉無力避地者，均聚居一處，蘇坂時爲巡城御史，亦未出走，同鄉慮剽掠，故公議招民丁二十名，把守胡同要隘，與湖南會館之鄉人互相呼應，嗣聞洋兵土匪搶米風潮日急，乃思往見德帥瓦德西，以曾廣鈞爲譯，議組中外合辦公所，洋兵搶者送總帥辦，土匪搶者送巡城御史辦，每日雙方官員到公所辦公，然須雙方會銜出示，方能安民，而街上紛紛無人敢出走，乃秘刷告示，令福州新館長班漏夜趕貼，翌辰居民始見告示堂皇，方有懾懼，當時拿獲洋兵

土匪數名立斬臺首示衆大亂方定列肆開市矣兩宮出走時未有後命行至中途始覺留守無人乃特派慶王留守中道折回行至天津未知京中亂象正焦慮間而蘇坂在京亦聞慶王留守之信乃大喜自擬一電叙其綏靖地方之功並述中外官員合組公所始末以電章示其幕曾雲霈孝廉毓雋曾曰大人何時奉諭綏靖地方又何時奉諭與洋員合組公所今不可言功祇可請治專擅之罪而以功歸諸慶王方可轉禍爲福否則危矣蘇坂從之果受慶王知遇而兩宮恩眷日隆初擬定告示安民須蓋五城御史之印而五城出走者四惟中城有印乃以縱橫蓋之作爲五城之印福州新館長班之出張告示也遇醉丐阻撓稍有驚惶少頃天明而告示徧街衢民心乃定此所謂醉丐者林琴南孝廉紆曾於陶然亭鸚鵡家側爲之立碣作傳稱醉郭先生墓碣者是

文云辛丑之冬聯軍出京有扶醉行歌於市者則京西郭先生雲五也先生名瑞產蕩於義和團憤時政墮墮人心謬戾則一寄於酒悉團匪之所以發亂京畿者編爲歌曲沿道演唱聽者若堵牆稱之曰醉郭御史遣騎斥去之先生行歌如故然聽者亦稍稍知團之但能作賊非果於滅洋也吳縣彭君翼仲偉先生所爲授以通俗之文俾迪頑蠢先生得之甚喜講益力聲益肆醉亦益甚彭君既以事遣戍先生哭送之良鄉因而大困則就養於貧民院然匪日不頌彭君也迨彭君歸而先生疾病語彭君曰吾患略間行歸矣是夕先生卒年六十有九彭君釀資葬之於此嗚呼因匪亂而有今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九

日而亂乃滋熾果先生在者不且更甚耶

以上所述有得諸林賀農太守福熙郭筱麓太史則漢者故鄉人至今猶能道之

十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曾宗誠乃閩縣曾暉春之後曾暉春亦所謂

五子登科者長元基道光乙未舉人次元炳道光己丑進士又次元海道光壬午進士元燮道光戊戌進士元澄道光辛卯舉人福建全省

以相業言則漳泉爲盛洪文襄李文貞蔡文恭是也以文學言則上府爲盛朱梅崖高雨農何秋濤

是也至以科第言則以福州爲最且尤萃於閩侯兩縣此外所稱五子登科者尙有安溪李姓兩家

一爲李日煜子光墾康熙辛丑進士光型雍正癸丑進士光北康熙戊子舉人光璣雍正癸丑進士光袁雍正壬子舉人一爲李鍾僑子清

載雍正庚戌進士清芳乾隆丙辰進士清芳雍正癸卯舉人清愷雍正乙卯舉人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科名之盛以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爲

最榮合全國言之福建最盛合福建全省言之福州最盛是足增福州會館之光輝者矣以上紀載俱詳朱小

汀進士彭壽舊典備徵中

十三前述古物中之小字題版列光緒戊子鄉試中式之陳寶璐黃曾源宋肇鏞池伯煒或隱身於著述或敷政於郡國或以一第窮愁終其身而時以吟詠自適俱有足述者陳寶璐字叔毅爲陳文忠三弟謝枚如刑部章鋌高足弟子有藝蘭室文存其妹婿侯官高穎生孝廉向瀛序之文云昔人有言韓昌黎文但存原道諫迎佛骨表進學解祭十二郎文數篇盡刪三上時相書及應



科目時與人書，豈不醇之又醇。此言文貴精，不貴多也。明歸震川績學能文，闇然日章，其才力誠有以矯並世之庸妄巨子。然集中稱壽諛墓，連篇累卷，無關係於世道人心者，何其多也。惟崑山顧亭林以博學有耻，發揮忠孝文字，宗許鄭，準程朱，粹然儒者之言，開有清一代儒術之盛。道咸以降，士習卑靡，文格隨之。長樂謝枚如先生特起，以顧氏學爲職志，主講吾閩致用書院，十有餘年，友教髦俊，經事分齋，著書滿家，既博且精，酌朱梅崖之闕肆，挹高雨農之靜潔，維持閩學，晚年嫉時風衆勢，號稱救國，務習新奇可喜，議論偏蔽蕪雜，既明辨固距，復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以經正民興爲己任。於亡國亡天下之流極，尤兢兢焉。高足螺江陳叔毅刑部，少秉文誠公三世彝訓，根柢深厚，自治舉業，卽研究儒先義理，取法清真雅正，通籍後，歸養不仕，悉發有用藏書，深思善問，故藝蘭室遺稿，擇言精，樹義粹，通經如送仲氏誘僖公討賊求志之說，則伸大義樂隱如也。用田賦策荒政，體國卹民之規，則定經制重治安也。作賦如武夷溪流，追蹤徽國，盜泉飲水，受戒尼山，則所志所學，希賢希聖也。其代伯兄文忠所擬張文襄墓志銘，則感時懷賢，史筆如生，國故傳信也。其謝先生前後壽序，賭棋山莊全集諸跋，則尊聞行知，守先待後也。其壬子歲致文忠家書兩通，則悲天憫人，卜居懷沙也。元氣深入肝脾，雖寥寥數十篇，豈非韓陵片石，不可磨滅者乎。嗟乎刑部謝世，越兩紀矣。用剛虛谷兄弟，獨於人紀泯沒，神州陸沈之會，抱遺屬序，余老朽寂寞，伏處海濱，何足序刑部之文，毋亦因不

失其親，謂不欺其志者，庶幾不阿所好耶。夫斯集固已合於謝先生真心成言爲文之深旨矣。余又何贅哉。

此文序於戊寅十二月，已可見公生平之學術矣。而其哲嗣用剛孝廉，懋豫又跋文存云：先君自少壯至老，讀書研羣經，治古文辭，歷數十年如一日。顧矜慎著述，有作不輕下筆，偶有所成，亦不盡留稿。棄世後，不孝蒐簡得若干篇，輯錄成帙，弟妹亦各寫存一本。去年兵禍猝發，舊畿懋豫適於前歲臘月自里北來，避至天津，此帙之前，在行篋中者，僅而無失，而滬寧踵亂，弟咸所存，及沈氏亡妹所手自錄識之本，亦幸獲在。世變岌岌，亡佚滋懼，會先伯父滄趣樓詩集，及奏議於舊京刊刻，思亦以此繼付梓，用存家集示後人。爰得寫錄一過，林宰平表兄同在津爲審定，編次體例，以寄咸弟滬上。就乞高穎生姑丈爲之序，憶曩昔先伯父家居日，每共先君有所述造，輒邀先君在所居廳事，或就先君所相與賞析商略。伯父時申紙書，先君手煙器，盤膝相向，坐終日，或繼夜而橐具，付鈔胥，遂錄或更改定字句。歲乙未，先祖光祿公喪中，伯父在先君所相與商榷作行述，並及先祖妣林夫人事略。夜半至，敘述勤約勞苦處，皆噉然哭失聲。先妣及懋豫弟妹等爲驚詫，此情景猶彷彿在心目，爲尤可感傷也。文賦凡五十三篇，首列辨義解四篇，丁亥戊子間，在致用書院讀書時作，又解策兩篇。戊戌爲先伯父校閱鼇峰書院課藝時擬作，亦彙錄焉。他文皆丁亥以後作，略以類次，而第其先後。

家書兩通，壬子卽世前數月之筆，其後咸弟在舊京，伯父檢原札以畀，去年兵亂，於寧寓失之，尋復得見者，謂宜錄存，賦稿皆前佚，僅存壬辰癸巳間代他人作者兩篇，以附卷末，不沿通例登卷首云。此文作於戊寅十月中間敘述光祿公喪中商榷行述，並及林夫人勤約勞苦情形，夜半失聲哭，具見兄弟孝友之篤，可以砥薄俗，厲澆風，非僅以經術文章稱也。雪橋楊鍾義贊之云：鹿洲俠，安溪儒，梅崖健者，執其樞，三百年來文可數，不論名位君冠古，嗚呼！卽此數言，可以概公之生平矣。公之卒也，陳散原老人三立誌其墓。

誌云：君諱寶璐，字叔毅，姓陳氏，先世明洪武間，自長樂徙閩縣，曾祖刑部尙書諡文誠，諱若霖，祖雲南布政使，諱景亮，考刑部主事，候選郎中，諱承裘，妣林夫人，君兄弟七人，次居三，長卽吾師，歿庵太傅也。太傅早達，聲烈耀海內，久之，君始以光緒戊子科舉人，與次兄及兄子同登庚寅會試榜，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不樂居京師，引歸，一委於學，遂不出，君性篤毅，有湛思，閱識，其爲學原本經術，會通漢宋儒者之說，規其大而探其微，無復門戶之習，博極羣籍，搜討日夕不倦，終其身尤務攻古文辭，頗折衷桐城，方姚氏，湘鄉曾氏，詣邃神愜，而矜慎纂述，不自表禱，蓋究聖哲之蘊，洞中外之故，歸於淑已，以牖世，隱然若引人心風俗爲己任，無所復讓，當新說方萌芽，卽憂註誤後生，亂天下，辭而闢之，其言絕痛，至今洪水猛獸之禍，果日烈而不可止，嗚呼！郭林宗，顧亭林之遺風，猶未墜。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一

地，庶幾扶樹道教，遜世無悶，獨立不懼之君子已。君旣家居，謝絕羅致，獲共太傅講學，相切磋，久歷歲紀，及太傅徵入，迄國變，出處進退，輒取決，君一言萬里外，太傅嘗語三立曰：叔毅安可及，輔吾德而匡吾過，爲兄弟，且爲畏友也。然君於師友間，復謹事謝先生，章鉞，謝先生文學重東南，旣歿，獨代主致用書院，一歲移東，修費贍其家，爲校刊遺書，收恤二孤云。卒於壬子十二月初七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梁宜人，子懋豫，懋威，癸卯壬寅舉人，懋賁，女六人，壻沈觀平，劉騰業，沈觀冕，王孝綱，孫三人，總維，維君卒，越十年癸亥春二月壬寅，葬君於南鄉馬鞍山，祖塋側，太傅命三立銘其幽，謹著列要最，而塞太傅悲，銘曰：文喪運極，孰續孰扶，靄靄大門，挺出魁儒，其學博綜，物象紛敷，秉精執要，千聖督予，引鑒踐履，以黜怪迂，艱卓之業，塗邈魂孤，九有掀覆，道藏友于，開張幽造，爲頑懦模，馬其昶爲之撰家傳。

傳云：君陳氏諱寶璐，字叔毅，先世明永樂間，自長樂徙閩，世爲冠族，曾祖諱若霖，官刑部尙書，諡文誠，文誠生雲南布政使諱景亮，布政生刑部主事諱承裘，刑部七子，今太傅歿庵先生，其長也，君次居三，少有器鑒，耽思經籍，取爾雅說文雜治之，爲文不苟，以徇俗，必法於古，光緒十六年，與仲兄寶璿及從子懋鼎，同榜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家門貴盛，獨逸然有湖海林壑之趣，通籍未幾，卽告歸，而太傅亦以閣學家居二十載，兄弟間自爲師友，以文雅道義相劇切，其後太傅年考日高，

望日隆，閱天下才僑多矣，而語及君之學行，未嘗不動容咨賞，謂己所弗逮。會變法議興，益取古今中外之故，研窮其得失，疾時士論學治之浮薄悍肆者，其人往往負盛名，君獨憂其禍國，微言深論，時一及之，或勸以著書明道，謝未遑也。大府議纂郡志，建存古學堂，最後京師開禮學館，辟召君，皆不應。獨時就謝中書，商證所學，中書長樂老儒，名章鉉，品節高峻，君平生所嚴事者也。主講致用書院，歿而貧甚，君嗣其講席，以束修爲刊其遺集，又育養其孤子女而婚嫁之，其他行誼多類此。宣統三年，遜政詔下，太傅先奉命纂禮書，留京師，遂入內廷授讀，於是南省黨人聞之，頗峻設科條，屬君招隱，君爲書言此局，見當有以自處，太傅得書復之曰：自頃以來，日在左右，恩禮優渥，衡義準情，皆無可去，天之安置我者，適如此，則亦順受其正已耳。君讀而悲之，久之復寓書縱論時事，以謂似此國體民德，舉綱常名教，及一切防範之具，一掃空之，而惟利之爭，權之競，其能一日安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更何文教治理之可談，恨河清難俟耳。俄而卒，壬子冬十二月也。年五十有六。蓋君雖溺志於學，而於世治亂，民生休戚，不須臾忘，豈枯槁一往不返之流哉？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君之謂也。子三人，懋豫，懋威，懋賁。馬其昶曰：予聞君喜藏書，嘗言世苦書浩博，難竟讀，然苟知所擇，則書正無多耳。如呂氏讀詩記，胡氏禹貢錐指，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司馬氏通鑑，及近思錄性理精義等，豈非至簡諦切實用者？又舉唐律疏義，授時通考，農政全書，及顧

氏音學，梅氏算書，皆中國之絕學，旁逮困學紀聞，亦篤嗜之。予承太傅諉誣，次君家傳，既采其言論之大者，著於篇，乃其評騭書史，亦有不得而略者。太傅惜余未與君接，誦其言爲想見之焉。而其兄寶琛，有哀辭哭之，尤覺悽惋動人，讀之而不生友愛之情者，非人也。

哀辭云：歲在壬子，季冬七日，吾弟叔毅，暴疾經宿，卒於里舍，春秋五十有六，嗚呼哀哉！君治古文辭垂四十年，博極羣籍，鉤元索隱，而尤肆力於經，顧不輕爲著述，壯歲通籍，見政俗陵替，禍亂將作，遂絕意仕進，舉古今中外之故，窮研互繫，瞭其失得，迨新政興，學風一變，則益懼斯文之就湮，大義之終晦，汲汲聚書，爲抱遺起墜之計，常謂三代之學術治道，至秦一厄，自漢尊經宗孔，迄今二千餘年，雖名存實竄，而終不能舍大經大法，以求其所爲，治運極則變愈大，其間必有守先待後之鉅儒，維持幹運，使不淪一世於禽獸，特難乎其入耳。此君之志也。予家居逾兩紀，與君相師友，蓋將終身，及被徵總纂禮書，君以禮教於世綦重，謂予宜出，期以三年，書成而歸，豈圖書不卒成，予亦不得歸，而君已不及待矣。悲夫！前月寓予書，慨念時事，語至沈痛，於旅滬諸君子集會讀經，心焉踴之，中引深寧書所引朱希真避地廣中小盡行云：籐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頌，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謂與村居一年來情景維肖，予時讀之而悲，嗚呼孰知君即自此訣予哉！赴聞京師，予既不能奔臨其喪，而又痛

君之堅苦湮鬱，阨於時命，不克達其所志也。爲辭以哀之曰：嗚呼叔毅，天實予喪，而遽汝殲，力不敵命，事不獲心，經筭負趨，書種陸沈，汝則已矣。吾何以堪！同懷六人，最汝沈毅，塵垢聲華，蝨賊巧僞，道裘文衰，引爲己事，懸的自鞭，知言養氣，腹拄萬卷，不名一編，目營八表，不出一塵，雲沸波駭，陵移谷遷，矚然物外，炳然幾先，新學始芽，羣言叢雜，予謂中西，寧分勿合，二齋有型，十科可法，奈何自誣，皮毛是襲，至於禮俗，學爲之根，綱常亘古，名法生焉，自壞舊防，疇障狂瀾，子爲此懼，獨居永歎，桑海須臾，河清無日，孔道非耶，禹疇旣汨，問天不鷹，隱地何術，抱經嗒然，膏盲痼疾，嗚呼叔毅，疇昔與子，堅臥鄉園，對床聽雨，上樓看雲，我詩子諷，子文我論，庶幾黃髮，共守先芬，豈圖此歡，亦觸天忌，譬彼雙鳥，捉而囚置，愁雲四垂，驚電一掣，注海傾河，有如此淚，嗚呼哀哉，藏書四壁，孰與伏生，一牀坐穿，孰與管寧，心長運短，道遠心傾，後生何望，吾悲曷勝，嗚乎哀哉，仲氏生還，滇池萬里，嗚原戚戚，齊予暮齒，痛亡慰存，涕淚滿紙，吁嗟叔兮，汝能忍此，嗚呼叔毅，徽不贖獻，人亡而琴，臣質死矣，莊言以暗，浩浩長夜，悠悠故林，所期來世，勿渝夙心，嗚乎哀哉。

其同年生黃曾源字石孫，以庚寅進士入翰林擢御史，居諫垣五年，有直聲，出守徽州府知府，郭文安曾所贈以詩云：題云送石孫侍御出守新安。避驄道上笑人忙，笠履蕭然太守裝，拙宦不妨隨轍轉，英鋒還愛善刀藏，諫垣削草歸行篋，郡閣看山便隱囊，但恐聖明思汲直，未容高臥老淮陽，祁門故壘照斜曛。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二

曾憶湘鄉此駐軍，再造功名郭中令，一生憂樂苑希文，時平坐歎人才乏，法敝尤愁吏道紛，膚寸將爲天下雨，蒼茫黃海看興雲，蓬萊清淺話麻姑，眼底滄桑感喟俱，三舍揮戈良未晚，六州鑄錯可眞愚，次山碑版中興頌，立本丹青職貢圖，擊鉢狂吟懷古什，相思秋水渺江湖，論交十載漸忘形，人海浮蹤信旅萍，假日每爲眞率會，對君猶見老成型，官倉雀鼠良多愧，世議蜩蟬欲厭聽，聞有小桃源避俗，試從地主問圖經，未幾由徽州調山東青州濟南知府，以河防保道員，所至有聲，皖魯郡民，至今德之，國變後，遷居青島，曾以小影寄郭文安，文安答詩云：見瓠廬詩存。圍城昔共困，玉貌猶依稀，住苒二十霜，吾老君亦衰，元黃一翻覆，往事那忍思，開緘忽驚喜，見此古鬚眉，頻年竄海曲，薇蕨未療飢，道義自戰勝，豈在食熊肥，臨淄十萬戶，戶戶口有碑，歡呼我使君，所至便如歸，京洛塵汗人，素衣盡成淄，冥冥天外鴻，側翼何由追，石孫子孝平，蓋郭文安女夫，故石孫七十初度，文安又祝以詩：瓠廬草題云石孫觀察七十初度奉懷。云：握手金臺又十秋，思君應亦雪盈頭，清時坐惜疏長孺，舊部猶知愛細侯，玉宇瓊樓餘夢想，青鞵布襪恣行游，朱陳晚歲添新契，偷得村居二頃謀，封胡羯末數門材，玉樹庭階著意培，樽酒過從仍北海，笙詩更迭補南陔，廉泉但酌明湖水，瘦木依然故國槐，君晚年別號槐瘦。領略魏城春月語，逢辰且看百花開，旣聯朱陳晚歲之歡，復重樽酒過從之約，兩家情契，迥異尋常，及其卒也，吳郁生侍郎爲述其行狀。

文云、公諱曾源字石孫、號立午、晚號槐癭、其先鐵嶺人、國初有諱希宣者、以軍功官至副都統、駐防福州、其後徙居閩縣、洋嶼鄉、十餘傳至公祖諱恩貴、始以道光丁酉舉于鄉、官新寧縣知縣、有治績、考諱運昌、福建雲霄同知、公生自將家、慷慨負大志、弱齡得黃漳浦先生集讀之、喟然慕其為人、光緒戊子舉于鄉、庚寅成進士、入翰林、辦理清秘堂事務、撰文處行走、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纂修、方略館纂修、功臣館纂修、京察一等、擢監察御史、署禮科給事中、歷掌山東、江南、四川、河南道、督理街道、御史、公以孤童不數年、洊升清要、感激恩遇、思以文章氣節自樹立、座師若翁文恭、李文正、潘文勤、王文敏、李文誠、孫文愨、黃漱蘭、侍郎、汪柳門、侍郎、皆一時清望、交相引譽、公嘗語人曰、新進者、勿貪功而輕嘗試、老成者、勿畏事而廢綢繆、主外交者、勿瞻循而忘後患、主內政者、勿鋪張而昧終圖、時以爲名言、庚子拳匪變作、當軸者復附和之、稍有異議、禍且不測、君執言侃侃、不爲威怵、所全甚衆、及兩宮西幸、獨留京與諸王公大臣奔走擘畫、傳遞消息、而籲請回鑾一疏、尤關宗社大計、車駕還京、兩宮即日召見、溫諭垂詢、至爲墮淚、事寧、臣工競言變法、公獨謂宜詳求治理、變法以實不以名、條陳四事、謂法不變則弱、弱必亡、變而不得其道必亂、亂亦亡、變法者、存亡之機、震動恪恭之事、非歡欣鼓舞之事也、疏上、聳動朝列、而禍俱驗于數十年之後、其他尊主權、清治本、懲貪邪、抑奔競、整頓上書房諸疏、尤言人所不敢言、與事後成敗、國之存亡、相印合、居諫垣五年、章數十上、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四

所彈劾皆一時貪墨、及飾智固寵之輩、直聲凜然、與中江王病山、瀘州高城南、同時有三諫之日、卒以愍直忤權貴、外簡安徽徽州府知府、未幾變法之詔下、廢科舉設議院、國論遂囂然不可復靖、常深曠太息、隱憂禍至之無日、嗣調補山東青州府知府、調濟南府知府、以河防勞績保道員、時國事日非、孑然孤立、而回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競相齟齬、公憤時不可爲、稱疾引去、及武昌變作、山左易幟、已先期隱居島上矣、旋遷青州、再徙膠澳、獨居深念、二十年如一日、以丙子十月二十四日卒、春秋七十有九、公剛腸嫉惡、好直言、坦白無城府、推誠接物、初持一心、未嘗有所變易、東海徐蔭軒相國、公座師也、嘗以論拳匪事、面折失歡、及相國死難、公獨於圍城中、走哭其屍、人尤難之、至性敦篤、根於天稟、少丁家難、撫育諸弟、資以成立、嘗謂生平百無一能、惟立志堅定、習知窮悴、往往失諸意中者、得諸意外、雲霄公傾家急難、負官私帑累鉅萬、及公身無擔石儲、資館穀餬口、索逋者、日闕於門、攻苦於學、不懈益奮、卒以發名成業、官京師十年、青鞋布襪、懶惰如學究、持躬廉介、餽遺不入於門、晚遭世變、谿刻自處、流離顛沛、有凜然三軍不可奪之志、古所謂特立君子、其近是歟、配史氏王氏前卒、繼配支氏、丈夫子四人、孝先、王夫人出、孝紓、孝平、孝綽、俱支夫人出、女子子四人、長適泰州、支懋年、四適福山王世植、並早歿、餘待字、孫七人、爲憲、爲爵、爲佶、爲龍、爲倬、爲俊、著有奏議及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予故與公同官京朝、世變後復同避地青島、二十餘年來、親知凋盡、恃有公

望衡過從，稍慰藉於風雨之會。公復久病，溘先朝露，儼然跡，不知置身何世。悼公益自念也。爰次其行誼著於篇，庶修邑乘者有所採焉。謹狀。

賜進士出身，署郵傳部大臣，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翰林院編修，館愚弟吳郁生。首拜譔並填諱。生前陳太傅寶琛有詩贈之云：茶蓼能甘，况蕨薇一塵坐看刺天飛，去思恰取僑居適，直養何須戰勝肥。銜石初心終不改，向陽短髮且常晞。最難同趣侔陶翟，儼等才名世亦希。晞韻贈石孫，實太傅之自寫。希韻謂其哲嗣公渚，類士參事，公坦孝平，局長皆以年少擅才名也。宋肇鑄字少淇，景銘受業師也。景銘幼就家塾，少淇師，即宿余家，擅制藝，以工虛神得名，性好酒，無酒則食不下咽，夜不甘寢，貌清癯如鶴立，常見其夜半呼燈起，煮酒，酒酣復睡。甲辰別師門，迄民國十二年癸亥已二十年矣。師忽以詩抵都門曰：身世何期值亂離，一邱欲臥苦無資。馮驩自歎爲家窘，陶令懸知與世違。米貴家人偏喜飯，壁空一老尙哦詩。京塵冠蓋喧闐地，未識寒氈困頓時。其垂老窮愁之態，可想而知。然讀哦詩一韻，其興致猶復不淺也。池伯煒字滋膺，有弟曰子鏗，俱能詩，故有二難之稱。李蘭屏蘭卿以後，此其選矣。郭傳昌惜齋吟草，有懷池滋膺詩云：徜徉家術築文壇，角藝逢君得二難。令弟交誼紀羣原累世，宦遊嶺海復同官，催詩勝日敲銅鉢，易簣移時降玉棺。可但中年哀樂感，尋常下淚有孤寒。此蓋感舊四首之一，則其身後之彫零可想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五

十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戊子科鄉試中式之丁芸，字耕鄰，有兄曰菁，字莪池。林穎叔布政壽圖婚也。菁芸兄弟各有才名，然均早卒。芸之卒也，謝枚如山長爲之誌墓，辭至哀痛。

志云：予三歲失恃，然猶及見外大父，階庭府君。府君姓丁諱桐，進士官終刑部員外郎，素擅文名，耕鄰之曾祖也。祖隱德不耀，父早卒，節母楊太安人，苦志撫孤，家以不亡。耕鄰諱芸，有兄曰菁，字莪池，二十舉鄉試，十上春官不第，甲午報罷歸，喉疾倉猝中死。先一年，耕鄰已病日，至是哀傷感憤，病愈劇，然事稍閒，猶是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未嘗一日逸也。既而愈悴愈力，汲汲顧影，若不及莪池，方卒哭，而耕鄰遽以失血終，同產手足之情，以身殉之，哀哉。莪池專治進士業，耕鄰尤有意於古作者，相繼溘逝，丁氏之菁華盡矣。蓋十一月十七日也。年三十有六。光緒乙亥丙子間，福州頻年被水，百物蕩然，無以爲生。予與莪池同居京師，一日莪池出家書視予，氣直語雄，摹寫水勢，若波濤洶湧之聲，起於紙上。予問書誰作，莪池曰：弟芸也。予曰：難弟哉。異日必以文鳴。逾年予歸，遂招之課孫。丁亥予主致用講席，耕鄰遂從予遊。與之言，無所忤，反覆之欣然相悅以解。考據詞章，皆得大要，性和而介意所不可，雖未見辭色，而人不能奪。深藏而固積，載道之器也。其家高祖曾祖及羣從曾伯叔祖，率有著述，散失銷磨，不成卷帙。耕鄰窮搜密訪，或全篇或零句，有見必錄。予謂之曰：子之所爲，一家文獻之所繫也。安得有心人，如子者乎。是時耕鄰方假聚珍板，摹印其曾祖晉史雜詠以行，其餘所排

纂未終而竟舍之去。嗚呼！先靈其能無恫耶！搜其篋，惟爾雅、郭注、溯源、古文論語、鄭注、輯本、左傳、五  
十凡義證、公羊何注、引漢律考、晉史雜詠注、歷代閩川閩秀詩話、國朝閩川閩秀詩話續編、柏衙詩  
話、柏衙人物傳成書，尙有閩文選、閩中石刻考、國朝閩畫記、丁氏家集，有可觀齋經說，有可觀齋詩  
文，未脫稿，雖叢殘，多有闕掌，故云。耕鄰娶於黃，能相其夫，予及門芸淑之女兒也。耕鄰與芸淑同登  
戊子科，才學埒並，情好甚篤，其相知而相優者，不盡關戚誼也。芸淑致予書，略曰：耕鄰四歲孤露，中  
年棄世，老母在堂，一子兼祧，生平述作未禠於世，窮士遭際，至斯而酷，然耕鄰雖死，而其心不死也。  
湮沒不彰，抱恨曷極，維夫子賜之誌銘，彥鴻當磨石書丹，以歸其孤，嗟呼！微芸淑言，予亦思有以塞  
吾悲。雖然，予文遂足爲耕鄰增重耶！且耕鄰梗概，芸淑數言已備，予能加於芸淑之言之外耶！昔者  
祥符沈侍郎留閩視學，侍郎予會試房師也，以予掌教，向予求士，予敬舉院中十人，以獻耕鄰，芸淑  
與焉，並舉其所長曰：兩生年富嗜學，各有成就，丁安詳，黃儻，乃未及三年，侍郎薨於位，而十人中，  
周星仲及耕鄰已殉其二，豈天地之欲閉耶！何賢人之多故耶！悲乎！耕鄰之子元，卽所謂兼祧者，年  
方十六，芸淑謂其讀書有志，似其父，嗟乎！繼起而大其家者，殆在元矣。其葬事，芸淑主之，期在明春，  
在某山之原，嗟乎！骨肉歸於土，死者之事畢矣。予友教四方三十年，門士千計，求如耕鄰之淵默慧  
照者，蓋亦不可多得。老淚闌干，其能已耶！况其爲外家之望耶！魂魄不可招，吾爲楚音以哀之曰：聖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六

不輕於用情兮，夫何喪予，而祝予，百感叢生，於昏晝兮，吾寧有私於吾徒，沉霾忽其蔽空兮，萬怪惶  
惑，欲墮厥目，鏤肝鍊腎，猶未已兮，哀哉！嘔心以爲福，道崑崙而經元圃兮，天門誅蕩，吾將登虎豹怒  
號，鸞鳳失勢兮，一落千丈，委此峻嶒，疑噩信之傳訛兮，告者聲哀，而出涕，戮土伯而刺鬼雄兮，槍就  
陽之無計，枳棘欣榮以塞道兮，荃蘭獨被乎嚴霜，楹書帷帳，慘其何恃兮，崦嵫荏苒乎北堂，謂憂患  
始於識字兮，豈詩書之有毒，願醉夢以韜吾真兮，曷耿耿而甘局促，路險艱其孤行兮，追哲昆而哭  
之，彼逢時利器，尙不得濟兮，云胡抗心，希古之不顛覆也。

芸之嫂林氏，爲林穎叔女，林穎叔宦晉有聲，世所稱歐齋先生者是，以與當道不合去官，時論惜之，  
故謝枚如刑部課餘偶錄，紀其事云：光緒丁丑，余入晉，過平定州，屋皆塞土，樹皆無皮，蓋自春逮秋，  
不雨，草根俱盡，逃荒四散矣。予爲太息不已，旁人曰：此地尙爲完善，過此愈不堪矣。抵太原，晤穎叔，  
穎叔時爲晉藩，平日善飲，喜談，茲則舉杯若懶，葷菜人口則嘔，問之，穎叔曰：爲祈雨故，余食素逾月  
矣，坐未久，關外催協餉公文，來如雪片，各州縣請賑，請緩征，亦如之，蓋前任不報災逾年矣。穎叔不  
忍其民，餉不如額，以此被議去官，聞者冤之，其是非自有公論。穎叔故鄉無家業，行至湖北，依所親  
賃屋以居，數年乃得歸，嘗寄予同年劉燭甫存仁書云：四月得福州所寄書，八月又於穀生處，一日  
得南劍州三書，詞意勤篤，昔鍾儀楚奏，莊舄越吟，端無所引，情猶獨往，身在羈旅，久闕未報，非敢安

於頑鈍廢禮夏秋沈疴屢染，身世間偶一動念，頭撼手顫，百端縈繞，以千鈞挽寸管，數武外昏闇，局掣腕莫能運，但深託枚如道意，亦未盡抒寫病狀，慮煩憂念，小雪後稍離床榻，思先脫債鄉，漸爲歸計，適有鍾山之聘，復增三百金，新負携維，展轉遂歷殘冬，回憶溽暑中，數十日夜，不交睫，晝惟飲米汁，去死幾何，幸不卽死，而未得遽圖握晤，人事難測，若繼幼帥而委爲異物，倏及春半，閣下又有南劍州之行矣，莫由郵達，四年隔別，其中乖透萬狀，非遠道能周悉也，晨起北風怒號，商牖兀兀，林木響答，不知冬爲誰去，春爲誰來，默數諸君子，里門度歲，椒盤酬酢，歡惠暢洽，即庸販賤隸，亦得年糕春餅，招邀隣舊，上元前後，則皆以酒肴楮帛，上祖宗邱塚，愧獨窺身荒城，曠無鄰居之地，傾聽不聞爆竹聲響，不如鄂州寄寓，尙有親串家，歲時慰藉，地方官吏，以講舍爲棲流所，誰來存問，閒有剝啄以閩語過門者，率困頓老下吏，無聊話故鄉，模糊如隔世事，然亦未易多得，所居尙與堦俱，堦又當偕計吏，不聞殷浩徙東陽，送韓康伯誦曹顏遠詩乎，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情古今人不異也，同產無弟兄，春秋拜掃，以託穀生，亦既衰老，罕至城市，且墓所去其村落四十里，常懼不能以時往，致芻牧不能毀傷松柏，誰無水源木本之思，而不復我邦族，人生鮮得百年，陶將六十，不以壯盛之時，爲子孫計衣食，偃蹇闇昧，祿俸所入，揮之同瓦礫，末路益厄塞，駝駟，狠忤貴勢，重構譴責，負二三知己昭雪之力，卒不得白，貽天下笑，願望桑榆暮景，徘徊道路，收亡羊補牢之效，雖不達時務，詎疎

謬至此，性之所嗜，惟鑽故紙，向曰誦讀，尙不舐滯，歲月益大，胷中省憶，十不存一，展卷再四，仍首尾不能接續，時或失檢，強與人文字酬對，輒損其夜寐，終日眩瞽，以是痛自懲創，如前啟東錄及近輯兩晉六朝事類纂，皆不敢過求甚解，前書戒其著書養心爲務，誠達道知本，閱歷心得之論，久不聞於衆人，柳子厚在貶所，自叙廢病，不堪當世用，年纔三十七耳，不爲子厚之附黨求進，摧傷過甚，年齒半倍，豈復有所覬冀，何帥之薦，格於津要，竊所私幸，今機械之輩，徧布世界，雖道希顏閔，節倖由夷，猶將點之，其中人也，巧伺驟發，甚於蝮蛇蜂螫之肆毒，射工沙蟲之含怒，一旦見有廢員，且部民儼爲大府所專任，豈徒旁掣其肘，往歲船政之役，閣下嘗聞之，枚如且親見之，勞不受功，僅免謗議，事非昔比，千金之璧，已毀人手，更可供齶剝，使成齧粉耶，故不以事不成爲念，而唯以久客不得歸爲戚，書中教以解推之雅，屬諸朋舊，謂居高位享厚祿者耶，鮑叔分金，管仲終以齊霸，魯肅指困，周瑜亦以吳顯，彼誠高義昭著天壤，以事勢揣之，要皆相將之儲，鬼神護惜，有所假手，若人所不佑，求人之濟其困乏，恐無此事，且數子者，相識始於寒微，志節行誼，略相伯仲，非比肩事主，彼升此沈，一龍一蛇之謂，又率年方強富，運際昌明，策其必成，瓌璋不世之績，而非受壓權貴，殘脛敗裂，逼成老醜，當聖上冲幼，無敢伸理時也，然褫官以後，亦有受惠，得少輕逋累，如沈何曾三帥，庶幾古人，沈薨於位，何曾仍膺疆寄，廩食當不自給，此外音問且不至，何則名爵已重，結納皆左，勛倖復與罪人往



返不辱則褻無足怪者欲其具縑以贖或贈草堂之資如何可得所處誠萬分窘迫未嘗忘取與之辨苟非其人亦義未可受素所樹立然也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聞春巖將軍正月必抵閩東方之人多仁厚或勝於中士大夫讀詩書長其勢利乎閣下欲爲子弟謀館穀盡就商之鄙人未敢以旅况告矣按穎叔中年以後詩以黃山谷爲宗浸淫於韓孟大抵趨向在江西故以松寥山人爲閩派文則退讓弗遑嘗謂予曰在軍機處久習於官文書知於古文無與此道終當以讓君今讀是書似子厚在柳永間寄人之作學史公得其意而體格氣味雅近六朝高手穎叔雖爲境所迫而其文則大進是固不以幽憤自廢而不與人爭身後名也且穎叔之見棄於世比子厚尤甚子厚急功名後人猶且諒其心穎叔急民瘼是誠何罪固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耳謝枚如與穎叔交深既惜其遇又載其文穎叔雖不爭身後名而此篇可隨賭碁山莊而不朽矣世但知穎叔工詩不知其亦工於文此篇文情哀艷氣概激昂有如李陵答蘇武書謝稱其文近六朝高手即謂其遠追漢魏不爲過也及林之卒也謝枚如仍爲文志其墓

文云公諱壽圖字穎叔祖元炳乾隆丁酉舉人署江寧督糧同知父士燧贈君早世母張太夫人苦節撫孤搜破篋殘書授讀嘗風雪中遣君負米寒餓僵踣顛於石折其兩齒至今笑則齟然公穎異力學少卽見知於閩邑侯曹公瑾弱冠舉於鄉成進士觀政工部入軍機處諳練有名聲又以其間

與孫衣言張興鏞王拯相切劘講求有用之書公感歐陽公少孤承母訓署所居曰歐齋壽陽祁文端公爲之書額轉御史是時直省不修吏治閩尤甚公劾罷藩司裕鐸又荐降調浙藩徐宗幹入閩皆允行其餘所言多關重大擢順天府丞遷府尹公以嚴治畿輔帖然出爲陝西布政使漢回方搆亂危途也太夫人曰急病讓夷臣職耳速行勿疑公遂託母於所親單騎抵西安適當灞橋兵敗之後縋城入官吏驚爲天降環問計將安出公曰吏事爲戎事根本大吏尤小吏綱領安有吏不治而可治軍者乎故遇猾吏必剪除遇悍將必裁抑回氣漸殺而大亂繼以大災公總荒政設粥廠十餘所四更匹馬隨一二僕役出無定期往無定向吏胥凜之不敢弊百姓遠望馬首輒先奔驩呼曰老林來矣謠曰老林來老林來粥鼎開食無災時公已迎養太夫人太夫人至微病百姓聞之爲禮佛於終南山有亭焉名曰慈壽既而有伊犁參贊聯捷者統兵過境索夫馬逾例數倍百姓泣訴公裁其半參贊大忿謂地方供給不時至以掩其逗遛不前之故秦撫劉蓉上疏力爭朝命兩重臣按之不得根據遂以求治太速御下太嚴入奏有旨降調會楊公岳斌過陝以紳民公稟入告特旨賞給三品頂戴署陝西布政使兼司軍營轉運其後遂命督辦慶陽糧臺兼管慶陽軍務復奉旨改慶陽爲全甘後路糧臺卽在西安督辦以便公養母尋奉仍補陝西布政使之命未幾西征幕府至議出關大舉欲借餉百萬令藩司分派州縣公曰地方初復流亡未安集民力恐不堪急之或虞意外且

藩司屢乞終養，近得請矣，亦恐不能終始其事，事乃中止，然而已拂大帥之意矣。公長不過中人，而明聰機警之氣，溢於大宅，目光炯炯四射，議論應弦赴的，談笑出之，或雜以詼諧，衆口皆廢，人始懾之。繼且忌之，咸同中興以來，部臣之權不逮疆臣，部臣之所不可，疆臣必再三執奏，以求直。國家方倚以集事，亦或曲從之，一意孤行，例案皆不足憑，故當時操大柄者，不暇深知祖制，且亦厭言祖制。公熟於國故，時以率由舊章相撐拄，主者雖無以難，而積不能平者久矣。故公雖倖免於秦，而遂猝中於晉。太夫人終於陝，公奉柩歸葬，既釋服，丙子春入都補官，歲將終，簡放山西布政使，時山西旱荒歷年矣，不報災，丁丑七月，予過平定，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蘖俱盡，民皆四散逃荒，至太原，晤公神采大減矣，言語斷續，舉酒不能飲，視其左右長案，文書山積，小半催協餉，大半則各郡縣報災請賑，請緩征也。予曰：噫，此皆藩司所應爲事也，即使盡如公意，亦不過循分供職之常，况萬萬掣肘，以身殉之無補也。曷投劾自免而去？公曰：能乎？忍乎？予無以應，不二十日，公以協餉解不及額革職，然稽其籍，則所解已十逾七八矣。公時借帑買米，倉猝未能歸款，晉撫曾忠襄公謂公曰：吾在此使君失官，吾愧之，使君失官，而猶負累，吾更愧之。公自作歸計，官款吾任之，君不得已遂行，送者傾城郭，皆曰：公何行之急也。吾民方爲君謀償逋也，行至湖北，公念故鄉無一椽寸畝，遂依所親，賃屋以居。沈文肅公時爲江督，以鐘山書院迎公主講，閩督何公璟屢勸公歸，然公猶羈縻兩年餘，始得行，嗟

乎，意氣相阨，勢位相陵，宦場常態，固不足深怪，第以賢能者遇之，惋惜慨嘆，愛憎之口紛然矣。賈生雖秀材，固不足以敵絳灌哉，嗟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公歸與予久坐深言，皆其家庭中事，公以爲既不見用於世，則當治生以自活，於是隨俗就時，不爲矯亢，最後法人入寇，大府奏公爲團練大臣，賞四品頂戴，借虛望以消耗其雄心，皆不足以酬公志也。公之以葬母歸也，次年主致用講席課，曰公必招予，及劉燭甫刺史，縱論一切，子夜予倦而息，燭甫健，與公酬對，輒至鷄三號，故公家人有謝半彎，劉天光之目，嘗一夜公醉而鼾矣，睡夢中忽噉陶大哭，口稱少鶴少鶴者，王通政拯字也，時其凶問初到，通政早失怙，其姊教之成立，公以孤露與己同，結爲深交，予與燭甫淒然，因嘆公之於性情不薄也。近十數年，予疲於書院考校，公亦少出，或累月不相見，公病有日矣，予始聞，遣人走問，公猶自言無害，其夕漏下二十刻逝矣，得壽七十有七，且日予走哭諸寢，長子念虞前已卒官，於直隸次師尚適偕其弟宗遠，有事於楚北，對客稽顙者，則季子同灝也。公元配吳夫人，繼娶張夫人，簪室嚴氏，趙氏，子四女八，梁佟年，張仲忻，丁菁，葉在廷，趙時桐，陳君常，陳伯吳，其壻也，出處率有名位，少者未字，孫一慶，孫念虞，師尚皆及吾門，師尚請志墓，予念公早達久宦，生平熟在人口，且其家乘當備書，故特舉犖犖大者，與其遺文逸事，則精神寄焉，要於不誣而已。公著述宏富，已刻者詩集及啟東錄，餘或燬於火，或尙待編輯，自營生壙於西湖貴安山，手書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

買此山。昔陳恭甫編修自史館歸，補撰東越儒林文苑二傳，上之。其文詳而潔，公慕之。西湖本水利也，亦備游觀。自宋趙忠定以下，修濬相繼。辛稼軒來閩，有雨中懷趙丞相祠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公弱冠與英俊諸君子唱和，合刻西湖社吟稿。嗟乎，宛在堂中，兩朝詩老，俎豆萃於此，而宋李忠定公、國朝林文忠公亦嘗祀湖上。水木清華，煙雨霽之中，固騷魂毅魄，雲車風馬，所往還下上於其間者也。公其樂此乎？公之意量遠矣。予同公受知於上元溫明叔侍郎，予入學，公歲試高等也。戊辰予之陝，就館。先師餞之，謂曰：穎叔在長安，子舊同郡，可與論學。客邊當不寂寞，予唯唯。嗟乎，白頭兩弟子，卒皆憔悴江潭終，是則重負師門者矣。悲夫。銘曰：其才函蓋人無衆，厥心精密器無縫。御風上征馬方縱，飛杖敲頭蟲成蛹。吁嗟乎孤山鶴，丹山鳳，生有自來海山夢。公有海山紀夢圖，謂前身爲黃鶴山僧。善刀而藏，吾道墮，削趾適屨，公心痛。百鍊丹砂化爲汞，吁嗟乎長夜心光耿邱隴，嗚呼，生死之交，如林謝者，可以無愧矣。枚如迴念生平，惓惓不忘者，林穎叔、劉燭甫二人。其自記嘗云：予迂拙不善周旋，以是得狂名。穎叔與予年相若，弱冠後，交相聞名，而蹤跡極疎。穎叔早達，予年四十餘，始與計偕。戊辰下弟，將之陝，就館。明叔先師聞而餞之曰：穎叔在陝，子舊同郡，相見必相得。此人可與言學。客中殊不寂寞。蓋穎叔時爲陝藩，亦先師門下士也。予至陝，累月後，方與穎叔相知相親厚。旬日未見，則書問重疊，多樸摯之言。有云：得奉手教，並贈古意篇，讀之感涕。少孤貧，無力從師，秉母訓，從破籠檢殘書。

以讀，專務制舉業，冀救寒餓，稍長學爲歌詩，無師承，自覓門徑。既通籍，見中外苟安，禍變將作，乃閉戶思爲經世之學。既又自知見聞孤陋，聞海內賢士大夫之至京師者，皆出而師友之。泛濫酬酢，終無補於心身性命。二十餘年，所得孤介清高，能不隨俗爲轉移。蓋可屈指以數。今之人才，遠不如古。皆由未嘗學問，已大而物小，好諛而惡直，不顧義理之所安，自吾輩視之，龐然大物耳。其中有無於世何補，故苟竊一官，不如歸讀萬卷也。弟自視有膏肓之疾，蓋有支離病骨，不毀而亦銷者，足下宜爲道自重，榮養其天和，以弟視足下聖門之捐者耳。烏乎狂，又云家文忠時，世局未至如此艱鉅，故嘗竊論其身之早歿，亦天所以傳其令名，使再有十年壽，能不蹉跌與否，固不可知。文忠猶能與世圓通，生前已不克終其志，况不才之崎嶇可笑者耶。素暗於自知，而人頗審，顧如足下者，亦非仕路中人。他日所樹立，則視仕路中人秋風掃籜，而堅柯貞幹獨存也。堂有太夫人，總覺遠游非計，姑待辛未春闈之戰，當決然於進退。弟既歸隱，乃復以隱相招，蓋吾輩自有安身立命處，道處於不窮，天亦安能窮之。不識謂然否。尚有論詩古文書數通，皆可傳篇長未錄。時炯甫令甘肅平羅，聞予游陝，與穎叔莫逆也。作詩一首，存其集，題曰懷歐齋枚如。詩成未寄，自嫌其直盡也。詩曰：我幼交歐齋，枚叟爲同年。聞聲久耳熟，狂名滿我前。尹邢常避面，形跡猶未捐。辛亥始訂交，肝膽金石鏘。捧襪數曹偶，未能或之先。高論渺餘子，氣奇神則全。以此相敬愛，疏越彈朱絃。歐齋官京華，是時我游燕。勞問訪奇士，甘肉情纏

綿我以枚叟對，任道千秋堅。聞言不可否，口然心不然。前後交二公，前生有夙緣。自我官隴坂，兵戈阻南天。音問久闊絕，家室遭顛連。當食再三歎，患難相熬煎。魂魄既散失，文字如雲烟。騰達亦偶爾，學道迺真詮。歐齋典秦藩，枚叟游汾川。兩美忽然並，璧合而珠聯。謂我言不欺，意得忘蹄筌。作書來告我，同探太華蓮。二公苦相愛，逢人道我賢。豈曰我能賢，篤故心拳拳。衰朽漸退鷗，駑馬難先鞭。况經百挫折，鑿羽惟自憐。辛苦賊中來，崎嶇走窮邊。但願首邱正，冀免溝壑填。生入雁門關，虎口幾垂涎。更生無人理，殘喘聊苟延。秦中重相見，交深禮愈虔。深杯談市月，我亦歸故塵。到家殊草草，徒手說歸田。號咷慟骨肉，血淚盆如泉。痛定還思痛，依然守青氈。勗我勿自苦，飽食而安眠。慎勿傷哀樂，豈賴著書傳。蓋炯甫屢稱予於穎叔，穎叔疑予狂而不敢近耳。此穎叔前書烏乎狂之語之所由來也。顧炯甫未嘗以此語告予，今讀此詩，方知之。嗟乎真狂去中行一間，此何等造詣。予安能狂，予亦安敢狂，即以二君論，穎叔之才華，予固不逮，炯甫之學問，予尤不能幾。第以迂疎樸拙，不合時宜，是則予之狂耳。嗟乎官場中無真功罪，世路上無真是非，古今同慨，付之一笑可也。穎叔之慎於擇交，可法也。炯甫之力持所見，尤可感也。穎叔官京師，名其讀書安硯之所，曰歐齋。壽陽祁文端相國書額。

初穎叔布政罷官歸里，路過武昌，携數子遊黃鶴樓，樓有瞽者，善星算，穎叔出諸子干支，告之瞽者，曰：君之蓄積，將墮於季子手。時季子才十餘齡，不信，乃令就塾讀書，輒登樓檢書畫，質於其師，別真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一

贖，一夕登樓，紙煤落字堆，遂兆鬱攸之禍。有圖書集成在樓上，推倒書櫥，火乃滅，然生平收藏，已焚

燒將盡矣。其二子漢如、宗遠，携詩札册子求題於謝枚如山長，蓋書樓失火之後，檢之灰燼之餘，謝

題四絕還之云：讀書曾見敏求記，力挽絳雲起劫灰。比似虞山佳子弟，我披此册萬裴回。馬平文字

王少鶴瑞安詩孫琴二妙高吟話昔時，却憶西湖沉醉後。夢中大慟汝何之，述穎老小西湖書院話舊

太華削成五千仞，霞舉遊時五十邊。蹒跚大嚼蓮花白，細雨南峰三月天。太華石山也。金天宮後有

蓮花白，留以餉客。霞舉疲極和麵食之。盡。西屏愛我如兄弟，籌筆才人困小官。一別悠悠三十載，誤傳消息到長安。見西

穎老詩注東坡才與遇而傳訛同之。此詩蓋作於書樓失火之後，枚如既痛故人之云亡，猶念其子

之能愛惜餘燼，所惜者長子念虞早卒耳。次子師尚，好尚風雅，饒有父風，曾有西湖社記一文傳世。

文云：西湖社故在荷亭，師尚父及孫穀庭布政主其事，始於道光甲辰。林孫外，尚有沈紹九、桐士、周

麟章、少絨、薩大滋、樹堂、陳福嘉、朗川、陳崇砥、亦香、陳隅、廷幼農，倡為之，益以劉端魯、汀凡九人。印有

西湖社詩錄，嗣於光緒間，移建詩社於大夢山前，師望為之記云：光緒辛巳之冬，先君自金陵歸，寓

烏石山之蒙泉山館，其左有可遠樓，先君語師尚曰：是西湖社中，人所謂秋聲館者，是已。社故在西

湖之荷亭，亭有屏，余猶及見。先君暨陳幼農、孫穀庭兩先生，初題詩精楷細書，神奕奕然也。前年里

人重建宛在堂，因大濬湖，湖上樓閣一新，不及西湖社。予言之於陳君爾履，君幼農先生後人也。君

舅氏薩丈謙丞，有祖塋在大夢山者，多贖地，丈爲樹堂先生令嗣，年七十有三矣，雨中相携登山，度地得橫八丈，其縱不足，則更購他姓地五丈，中爲堂，構詩龕，祀諸先生，左三楹爲秋聲館，以備賓從，讌集於是湖之旁，遂真有西湖社，惜諸君子之已往矣，社立，在道光甲辰七月，先君與陳朗川亦香沈桐士、周少紱、樹棠、幼農諸先生倡之，劉丈魯汀、孫丈毅庭相次入社，戊申春先君北上，社遂罷，湖社詩錄一卷，亦瀕行時所刊，自立社至今，蓋八十有二年，世凡幾變，吾儕猶得買山築室，從容修風雅，不可謂非幸事也，越茲山而東，即先君妥靈之地，逝者有知，其不少慰矣乎，乙卯十月林師尙記，林之此記，非僅修風雅已也，蓋有孝思不匱之意，寓乎其中，穎叔自題墓碣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今湖山果屬林氏，不能讓西湖之孤山，專美於前，林之外甥孫丁威起，舍人震，卽莪池子，耕鄰姪，研究金石有著述。

十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己丑恩科鄉試中式之周景濤，字松孫，後以翰林改官，令如皋，郭文安曾所送其之官如皋詩云：見再婉軒詩草東游曾枉贈瓊琚，墜素翻紅一感歎，人海自寬嗟窘步，宰官雖小幸眞除，艱危謬許知心託，盤錯方看試手初，我已蓬廬甘息影，佗聽新政慰離居，哺啜風流歌舞酣，承平應仕艷江南，徵求近已民脂罄，撫字誰從治本探，烜赫要津羶附蠟，因循故轍斬從驂，期君終作陶勤肅，循吏名臣傳合參，松孫之任，有強項吏稱，蓋張修撰季直嘗與言事，周判以曲直。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二

而不爲所私，張卿之卒去官，內調爲學部主事，光緒末年，曾應詔爲德宗診脉，有日，皇上脉動，周重按之，德宗驚駭，周曰：皇上脉動矣，臣稍重按而已，可勿驚疑，立方出宮門，少頃哭聲起，謂上已賓天矣，生平對人言之，輒泣然欲涕，其卒也，林琴南孝廉紓以文祭之。

文云：嗚呼有清之羸兮，赤舌燒城陰趨陽，湛兮，讒如沸羹，知滑正而略恬禍兮，方日侈以爲隆乎，哀我崇陵兮，虞亂而心怛怛，道子昏憤兮，元翰兇獍而沮兵，襄漢燠起兮，烽燧交乎神京，禪臺高兮，秋風起，戍卒叫兮，沸漢水，遂我冲操兮，先生掛冠，蘆臺月明兮，吟聲寒，積哀成悔兮，軀命日殘，排沆寥而飛精兮，雲漫漫，敬弔生平兮，早孤，卷卷施拔心兮，茹蓼及荼，機燈昏兮，誦聲喞喞，淒風破窗兮，母氏劬，縮銅符而著美效兮，姦桀帖耳而馴伏，奉敕裏行兮，載藥囊，而值宿，過物魚兮，波涼，朝涵元兮，秋肅，王蛇吐舌兮，雄虺耀目，齒巉巉兮，甘人肉，攀龍髯，而無從兮，悲橋山，開訓業而播教章兮，歸清班，胡遭時之多蹇兮，年命因之弗長，過西州而搗門兮，生者用以爲愴，孤螢螢以拜我兮，嗟我老而窮愁，感先生之任屬兮，敢聽人以踐蹂，我子君壻兮，當今此二難，相暱如弟兄，敢背誓而食言兮，請指九天以爲正，尙饗，其生前郭文安，頗器其人，迭與唱和，瓠蘆詩存載有周松孫，員外云：肝胆論交，每照人，酒狂誰識次公眞，堯肌如腊，談垂涕，漢臘難存厭食新，茅屋耦耕虛有約，楓林入夢豈無因，鏡花一瞥都成幻，墜落休論溷與茵，自注云：君宰如皋有循聲，德宗久疾求醫，大吏以君薦，供奉內

廷僅兩閱月，述起居甚悉，並言德宗服食極儉薄，幾於所謂監門之養者，病中猶手不釋卷，余嘗囑其手記一冊，備送史館，因循未就，國變後屢欲身殉，卒佗倅以歿，亦可哀已，再媿軒詩草，有懷松孫同年云，昔人重鄉土，不以官爲家，嗟我今何爲，久繫猶瓠瓜，丙舍願終身，十口滯京華，京華舊雨誰，星散各天涯，別君甫秋初，春物已萌芽，遠方傳輿誦，津津溢齒牙，頗聞公退暇，不廢鬪尖叉，平生嗜後山，導源杜浣花，文學與政事，一貫理靡差，廟堂方渴賢，躍冶皆饒鄒，君如不乞外，平進孰要遮，龍蛇爭起蟄，鸞鳳空在笈，不以彼易此，豈誠作計賒，世運日趨新，衆議紛睚蛙，客子祇畏人，深匿如避宜，緬昔游處歡，取懷無疵瑕，思君鬱誰語，願君餐飯加，何時小雲鄉，鷗鷺共浮槎，緘詩還自哂，布鼓雷門搗，後作悔其乞外之早，前作蓋恨其退隱之遲也。

十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己丑恩科鄉試中式之沈翊清，以名門之後，襲蔭得第，騰達於時，其行誼亦有足述者，謝枚如山長愛其才，曾畫扇贈之，並寄以詩云，沈生名公孫，溫厚擅吾黨，昂然七尺軀，出筆殊蕭爽，尙書少囊橐，人事嗟俯仰，承先苦支持，門戶撐疇曩，入幕備參佐，兼金分國帑，涸鮒轍稍濡，隙駒時恐枉，努力撥叢殘，偷閒倚書幌，萬象紛在旁，下帷謝擾攘，手操織女機，有絲庶成紡，丈夫胸懷寬，不作江湖想，及其卒也，陳叔毅刑部寶路詳藝蘭室文存蓋爲之誌墓云。

誌云公諱翊清，字丹曾，又字澄齋，贈太子太保，兩江總督，侯官沈文肅公嫡長孫也，光緒元年文肅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三

公由船政大臣起督兩江，五年薨於位，其明年家君璋慶毀卒，公年二十，前喪妣，以縣學生襲蔭，上事繼母，下課諸弟，服勤力學，以貧故，從事船政，且讀且養，如是者數年，丁繼母夫人憂，張篋齋學士來閩視師，筦船事，以君名公孫，特薦君委總稽查，歷佐五使，績益勤，學益懋，充戊子優貢，己丑舉於鄉，以鋼甲兵艦，青洲石塢成，累叙道員，入對旨，發往四川，將軍增祺奏留行提調事，用川督檄，閱操日本，差竣命以卿銜，充四川礦商大臣，將軍景星復奏留，改會辦船政，自船政歸疆臣兼管，日以不振，久之建議，南北洋協款，大舉造船，在事乃以重賞約洋匠，既而議變協止，洋匠執前約，自貸貲庀材，負債至數十萬，及君受事，已三易主矣，君疏請攬造商船，又請飭沿江沿海各大吏，製兵艦，必闢廠爲積贏完負，漸散遣洋員計，而主者務操切，不與君意同，且中蜚語，奏撤君會辦，會京師練兵王大臣，欲有以任君，君乃去，而入都，充練兵處行走，專管陸軍學務，內官改制，以陸軍部丞參記名，君之從事船政也久，成就製造水師人才衆，又閱操東國，成東遊日記，於兵法學制，言之縷詳，是時陸部新設，當事以君世臣通學，部中事一以委君，君亦發憤，欲以向所未盡者，自見，丁未八月，遂有考查八省旗陸軍學務之役，由晉而秦，而豫，而鄂，而贛，而吳，而齊，而燕，所至按堂聽講，分科校藝，短衣匹馬，馳驟於風雪烈日中，矻矻不少倦，事訖，還報，知君者，方以駸駸大用卜君，而君積勞道病，至之二日，強起奏記部大臣，歸而窺臥七日卒，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也，年四十八，嗚呼悲已，君持躬

翊慎與人言勲勳如不及而志氣堅韌不爲苟逸以諸生筭務十餘年被服執業如寒素遇貧交始終有恩誼治家嚴肅諸子各循循規矩中余夙以姻親稔君又同年同學自君之出不見者五朞蓋無日不以文章政事相望於數千里中也以君之志與力與年而遽止於是其命也夫君考附貢生恩賞舉人襲一等輕車都尉贈鑾儀衛經歷以君貴累贈榮祿大夫妣林繼妣陳俱贈一品夫人配林夫人舅女也賢明善助妾梁氏子七觀平優貢直隸知縣觀宸舉人內閣中書記名御史觀展郡廩生隨使比國觀冕郡學生肄業京師大學堂觀恩觀儀縣學生觀恩陸軍畢業留學日本觀儀京師譯學館學生觀笏女三長適禮部侍郎郭曾所子次字河南巡撫林紹年孫□□孫□□人君之卒也部臣奏請照道員軍營立功病故例賜卹贈內閣學士蔭一子知縣予祭葬七月喪歸將以九月二日葬於某城某山觀平觀冕余壻也故余爲之銘銘曰宮保之烈焯自兵興考工創物餘事之能卅年政息孰起孰仍額額公孫孤貧繩武發迹船官焯精戎府夷彼險艱有鞭無阻志力則副胡壽不遐長途輟轡百爾咨嗟尉蔭閣階始終恩制曷以銘之克續其世公天姿英發性情醇厚余甲辰來京猶及見之志謂其短衣匹馬馳驟於風雪烈日中又云持躬翊慎與人言勲勳如不及可謂得公之神知公之性而非可與諛墓之文比矣

十七總上所述福州府屬十縣自順治開科迄光緒停罷科舉凡二百六十餘年其中撥乙科登黃甲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四

者不下數千人乃福州老館題名版額自順治至道光所存而可稽者僅八百八十七人福州新館題名版額自咸豐至光緒所存而可稽者僅四百八十五人其餘姓名籍貫半爲風塵剝蝕若存若亡有全泯滅者以所存二者合計凡一千三百八十二人而此一千三百八十二人中其見於史傳府志及私家著述有政績文章經濟學術可紀者不過四十餘人而已昔者歐陽文忠公跋華嶽題名云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名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難逝者也見隱居通議嗚呼以今視昔相去奚若君子惡沒世而名不稱焉由是觀之士之欲留名於世豈不難哉

十八舊京瑣記云鼎甲妙選平日師友早有定評蓋皆非漫然得之者詩片之目亦昌言無忌者大致以楷樣遍呈師門或世交當道之有閱卷資格者暨出場則書卷中詩之前二句殿試則策之前一行馳馬遍遞不足則朋好代爲遞之至次日閱卷拜下即不及矣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會試來京

殿試者，均同聚福州新館，每日羣躡榕蔭堂，練大卷，張貞午侍御，元奇沈愛蒼府尹，瑜慶郭春榆侍郎會所，陳玉蒼侍郎璧，皆輪流到館，督視練卷，然有讀卷大臣希望者，唯陳玉蒼侍郎，時兩宮駐蹕頤和園，殿試之翌日，有讀卷大臣資格者，須先一夕，到園候宣，陳侍郎乃遣力軒舉部員，鈞以健馬候於福州新館，各試子，殿試出場，即將策之前一行，填爲詩片，交馬差半夜候門而出，天未明已代遞，而讀卷大臣之命下，陳侍郎果承欽派，故其門人多數，皆列二甲，所謂門人者，蓋前曾受業於鳳池書院者也。

十九鄉人陳守廉云，故老傳聞，燕譽堂後三楹，舊爲長樂李星冶，兆珍巡按會試時，來京寄寓之所，夢長樂城隍來賀，故是科卽捷南宮，今其中廳，供長樂城隍神位者，卽爲此，後星冶爲河南項城縣令，袁項城，頗器重之，故項城爲總統，擢充道尹，旋任安徽巡按使，鄉人林琴南孝廉紆，有詩送其行云，六年舊治蒞新安，定有人民夾道看，垂老仍然具風骨，一清直欲掬心肝，俗梟易動飛文詆，積弊當知着手難，得失原無輕重係，勸君沿路且加餐，尋內調，任審計院院長，罷官後歸隱析津，悉以家具捐助福建會館，蓋以抵喜金也。

郭文安，在津門晤星冶，贈以詩云，老翁八十健如孩，三徑年深不翦萊，過市小車邀便走，臨池退筆積成堆，宦囊半爲窮交罄，笑口時逢好友開，舉世競售梟澤僞，對君疑對古樽罍，星冶能作擘窠大

###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五

筆，學王右軍，而得其神似，堆韻非虛譽，開韻尤實錄也。

二十清末學制新科翰林，均住宿太僕寺街進士館，部曹中書，作爲通學，均分駐福州新館，福州老館中，故癸卯之林季湖，步隨郭筱麓，則漢甲辰之林仲樞，志烜，張治如琴，各太史，均住進士館，而方策六兆鼈，陳蕪仲宗蕃，及余等均住福州老館，每遇休沐，或風雨之夕，則駐館者，以車迎接進士館中人，聚館譚談，歡譙爲樂，今此景不可復覩矣。

二十一潘在廷，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云，元宵雜戲，剪絲爲燈懸排，則走馬盤香，蓮花荷葉，龍鳳鼈魚，花藍盆景，手舉則傘扇幡幢，關刀月斧，像生人物，擊鼓搖鈴，迎風而轉者，太極鏡光，飛輪八卦，擊拽而行者，獅象羚羊，騾馬轎輦，固極燈節之盛事也，福州老館，遇元宵燈節，雖不及上述之奇巧，而郭筱麓太史云，剪紙爲燈，乃吾閩京宦婦女之專長，故一逢上元節近，各家均就鄉先輩所撰名句，用紅箋剪字，粘貼紗燈，爲春光點綴，今談此事，如話天寶。

二十二帝京歲時紀勝，又云，煙火花炮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內裝成數齣故事者，人物像生，翎毛花草，曲盡粧顏之妙，其爆竹有雙響震天雷，陸高三汲浪等名色，其不響不起，盤旋地上者，曰地老鼠，水中者，曰水老鼠，又有霸王鞭，竹節花，泥箔花，金盆撈月，疊落金錢，種類紛繁，難以悉舉，然統稱之煙火，福州老館既以煙火著名稱，爲宣南之一景，則上述種種，固爲應有盡有，而最後一



架、則於萬珠光閃中、垂下兩簾、一曰萬里海天、一曰一堂桑梓、兄弟拍手歡呼、漏已將盡、同鄉  
闔眷、各各踏月歸矣、此亦郭筱麓太史、所傳聞者、

# 閩中會館志

## 漳州會館(即東館)

沿革 漳州會館坐落冰窖胡同二十四號。初司館事者為韓綏福。其實韓綏福為漳州外館之看守。並非董事。外館在永定門外。即漳州會館之義園。俗稱是館。為漳州東館。以其近在東城。別於煤市街西館。相傳兩館均創始康熙年間。是館或先於西館。何以知之。是館較西館狹隘。故既創西館。乃將東館廢棄。今且全部出租。為煤廠。祇能視為西館產業。不能以會館論。據西館長班云。道光年間。曾重修一次。嗣查龍岩會館。因其舊錄中所載。乃知漳州西館。創於雍正四年。若東館果先於西館。則康熙之說頗近。然以梁蘆隣中丞所載觀之。則此館又創自明代矣。詳見後軼聞遺事門。

古蹟 一片堆煤之地。并無古蹟可考。惟查該館向為龍岩人士所共有。詳見龍岩會館錄。至考冰窖胡同歷史。亦有足述者。天咫偶聞云。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為冰窖之冠。御用取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皆有之。常以工部司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為小票。為領冰之券。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漳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州東館之地址。為冰窖胡同。此即崇文外東之冰窖胡同。當時給票頒冰。有類今之米麪配給證。因查會館古蹟。連類及之。亦足見清朝故事也。

規約 漳州會館於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訂有北平漳州會館章程。茲附錄如左。

## 北平漳州會館章程

### 第一章 總則

- 第一條 本館定名為漳州會館(包括東館西館外館)
- 第二條 漳州屬縣以龍溪、詔安、海澄、漳浦、南靖、平和、雲霄、東山、長泰、華安等縣為限。
- 第三條 本館為漳州所屬各縣旅平諸館友之公共住所。
- 第四條 本館館址設在北平煤市街四十六號。漳州西館。
- 第五條 凡旅平漳州同鄉縣人。不分性別。欲住館者。須向本館委員會文書股登記。俟該股調查後。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住館權利。(登記法另定之)
- 第六條 本館以委員長名義。向公安局立案。

###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 第七條 本館採用委員制。設委員會。執行委員。由館友全體大會選出之。

第八條 本館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四人（一、文書、二、會計、三、庶務、四、交際）其職務之分配由大會選舉時指定之。

第九條 委員長及委員之職權。

（一）委員長職權

- 甲 爲館友大會及委員會當然主席。
- 乙 監理存款、保管租摺契約、及館內一切公用器具。
- 丙 協同委員、計劃館中一切事項。
- 丁 代表委員會、執行勸告及懲戒館友。

（二）委員之職權

- 甲 文書、管理本館一切文件印章、及登記館友事宜。
  - 乙 會計、管理本館一切財政收支事宜、及其賬目。
  - 丙 庶務、辦理本館一切雜務、及採買本館應用器物。
  - 丁 交際、辦理本館一切對內對外交際事宜。
- 第一〇條 本館最高權力機關、爲館友全體大會。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一一

第一一條 館友大會閉會後、則以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管理日常一切事務。

第一二條 委員長有失職時、經館友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集館友全體大會處理之。

第一三條 委員有失職時、經委員長、或館友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集館友全體大會處理之。

第一四條 委員會於每年改選後、須將所有本館財產租摺、契約賬簿圖章等件、移交下屆委員會接管、並將其任期出入款項、列表公佈。

第一五條 本館一切費用、由本館收入開支、但每年必由委員會、向館友大會、通過本年預算案。

第一六條 本館公款、逐月收支盈餘、集有五十元時、由會計會同委員長、存入殷實銀行存儲、其不滿五十元者、彙交郵政儲金局、各存簿爲據、但隨時得保留二十元之現金。

第一七條 本館以清明節、及中元節、爲外館掃墳之期、遇有特別事項、得由委員會臨時召集之。

第一八條 委員、及委員長、概爲義務職。

### 第三章 選舉及任期

第一九條 委員會每年改選一次、改選委員會大會時、由出席館友、用雙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之、當選人以得票數之多寡定之、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法定之、次多數者、爲候補委員。

第二〇條 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以一年爲限、於每年改選後、連選者、得連任之。

第二一條 委員會委員，如有因故離職時，由候補委員，依次補充之。

#### 第四章 會期

第二二條 本館每年開館友全體大會二次，於春秋兩季舉行，（時間臨時酌定）由委員會召集之，遇有特別事故，或館友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得召集臨時館友全體大會。

第二三條 本館每年開改選委員大會一次，於秋季大會時舉行。

第二四條 本館館友全體大會，非有館友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議決案必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生效力。

第二五條 委員會每月開常會一次，日期由文書酌定之，遇有特別事故時，得開臨時會議。

#### 第五章 館友之權利義務

第二六條 館友之權利義務。

##### （一）館友之權利

甲 對於本館委員有選舉及被舉權。

乙 對於館務，有提議權及表決權。

丙 對委員會，有質問權。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三

丁 對於本館一切設備，有享受權。

##### （二）館友之義務

甲 遵守本館章程及一切議決案。

乙 協助館務進行。

丙 繳納館內應繳費用。

第二七條 未滿十六歲之館友，其權利與義務，與第二十六條同，但對於本館一切會議，無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議決權。

#### 第六章 住館規則

第二八條 凡非館友，概不得住館。

第二九條 凡館友均可住館，其不願住館者聽之。

第三〇條 凡住館館友，不得有左列十項行為之一，違者委員會得隨時令其出館。

- (1) 賭博
- (2) 宿妓
- (3) 吸鴉片白面及實行注射毒品
- (4) 喧擾
- (5) 毀壞公物
- (6) 妨害公共衛生
- (7) 製造危險物及儲藏違禁品
- (8) 容留逃犯及一切不正當之人
- (9) 破壞本館名義
- (10)

創設機關及營利事業。

第三一條 本館房屋編有號數按房間之大小分配人數居住住房以到館之先後爲序自第一號起挨次入住其已住館者不得乘間搬動

第三二條 本館各房設有牀鋪椅棹等日用器具如住館者認爲不滿意時聽其自行購置但不得動用公款裱糊房屋住館者自行負擔

第三三條 館友住館每人每月應納電燈自來水電話等費大洋壹元伍角

第三四條 館友住館應納各費於每月頭五日內交清不得延緩違者委員會得立即令其出館

第三五條 館友住館係依房屋之大小分配人數如遇有房屋空閒時得暫時通融其單住但每人最多以一間爲限

第三六條 如館友有至親或夫婦關係願與共處者得由委員會斟酌情形予與通融但該館友須負完全責任且宜於有房屋空閒時行之

第三七條 凡非館友而係閩南同鄉欲住館時得依互惠規則辦理(互惠規則由委員會另定之)

第三八條 本館差役有不稱職時館友得隨時訓斥之其情節重大者應報告委員會處理之

第三九條 本館設電話機一架電話費由本館負擔但接長途電話其電費則由接話之館友負擔之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四

第四〇條 本館設自來水一座水費概由本館負擔

第四一條 本館設公共廚房一所不准自起爐灶

第四二條 本館設公物庫一所儲藏離平館友遺留雜物

第四三條 本館循例每年國曆一月一日爲全體館友團拜聚餐大會其費用由本館負擔之

### 第七章 電燈細則

第四四條 本館電燈每盞以四十燭光爲限不得任意增加光度違者委員會立即停止其用電

第四五條 本館電燈每晚至十二時停止不許留電(如有特別事故必須留電者每晚徵收電費貳角)

第四六條 本館電燈每月檢查電度時庶務應在旁監視如發生偷電及濫用情事由當事者負責

第四七條 本細則自公佈日施行如有未盡善處得由委員會修改之

###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八條 本館如有餘款時得酌量添置器具及有價值之報章雜誌並隨時修理館中之房屋及庭院

第四九條 本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權屬於館友全體大會

第五〇條 本章程自館友全體大會通過日起發生效力。

文詞 館無文詞可考，唯知龍岩舊館錄版，向存漳州東館，今已亡矣。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 漳州會館匾額 尙懸大門前，其實內容一煤廠耳。

二 神像 據張我軍云，事變時空無住人，不得已租與煤廠，乃將神像移置西館。

事實 其中並無長班，且訂租之王化吉業已物故，現由其弟按月付租二十四元，亦未換立摺據，該館止住王姓一戶，每月館租由西館董事張我軍經收。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 梁莖鄰中丞章鉅著歸田瑣記云：吾鄉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睦。自國初洪文襄公承疇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官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郡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郡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憇思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閩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五

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恭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水窖胡同，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揖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叔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罽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座前兩行蠟燭，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皆安元寶庫銀一個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略，即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按文襄南安人，後隸漢軍，明萬曆丙辰進士，順治元年以兵部尙書授秘書院大學士，十年正月改宏文院大學士，五月改國史館大學士，十三年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十五年改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予告，康熙四年卒。歸田瑣記所載，乃順治元年事，蓋水窖胡同之漳州東館，創自明代，故文襄自順治元年入閣時，即已有漳州東館，前云文襄出城謝步，則館在城外，文襄第宅在城內可知。考天咫偶聞云：洪文襄弟在南鑼鼓巷路西門庭儼然，懸有順治乙未科進士第匾，其名則洪汝亨，當是文襄諸子。順治乙未爲十一年事，出城謝步爲元年事，其時諸子尙未成進士也。司館者張我軍言：民國二十六年事變時，將神像移入西館，是即指

天后言，豈意累代受封之天上聖母，昔受洪閣老臘燭藏香展拜者，今竟移居他所，而舊館易爲烏銀煉炭之場耶，人事滄桑，良堪喟嘆。

### 漳州西館

沿革 漳州西館，坐落前門外煤市街四十六號，司館事者張我軍，詢以該館創建年月，祇云創自清初，在東館之後，同治間修理一次，以別於水窖胡同東館，稱漳州西館，嗣因調查龍岩會館，借閱龍岩館舊錄，見其中有龍人與漳人爭執之案，檢查地方廳判詞，始知漳州西館，建於雍正四年，至清末黃菊三將軍培松居後院，手植花木頗多，今春夏之交，古樹參天，紅紫徧地，饒有城市田園之趣，然唯後院爲然，前院污穢，與別館同。

古蹟 館中正廳，舊爲延禧堂，藏有延禧堂憶舊帖石刻，上下兩冊，富春董邦達題箋，刻有延禧堂書畫章一方印，是帖胡爲而作乎，蓋所書者，皆激懷八友圖題詠也，此石近爲駐館者，借作皮物，置諸閣室，不可辨識，秉燭窺之，乃知爲漳浦蔡葛山相國新而作也，蔡字次明，福建漳浦人，乾隆丙辰傳臚，四十五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八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五十年，予告，五十七年，重與鹿鳴榮宴，尋卒，贈太傅，著有輯齋文集，年老告養時，京之士夫榮之，均有題贈，故與上書房八友，合繪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六

一圖，將題句上石，置諸漳州西館延禧堂內，即名曰延禧堂憶舊帖，此至寶也，汪序及各題詠見文詞內，茲附錄清史蔡新傳，以供參考。

傳云，蔡新福建漳浦人，贈尚書太傅，世遠之族子，乾隆元年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九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十年入直上書房，考試御史第一，辭對品授侍講，十一年提督河南學政，任滿旋京，奉旨不必在上書房行走，旋諭仍入直，十七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擢內閣學士，晉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十八年以母老奏請歸省，上許之，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新陳請終養，時新母未滿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上尤其請，蓋異數也，是歲冬里居，命爲總師傅，疏辭乞留養，諭之曰：並非令汝卽來供職，原待後日之旨也，二十五年，上五旬萬壽入祝，御書旌其母，二十六年春，駕巡幸江浙，新詣行在，諭以新母年逾八旬，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三十一年服闋，補刑部右侍郎，旋命視學直隸，三十三年除工部尚書，兼署刑部，三十四年攝兵部尚書，兼國子監事務，新所居官房火，陳請賠修，賞給官修，三十八年調禮部尚書，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賜紫禁城騎馬，賞澄懷園官房，四十一年再攝兵部尚書，是年新年，七十御書武庫耆英，及冠服諸珍物以賜，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並充順天鄉試正考官，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乞歸修墓，俞允，賜以詩，四十八年，上以新究心根柢，能守家學，錄寄御製君子小人

論雲上於天解，濮議辨，令閱覆旋京，赴熱河，上賜以詩，有曰：年老君臣似老朋。六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賜黃扉宿彥扁額。四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前後充殿試讀卷官凡七次，賜新長子本淑主事，賚玄狐端罩。五十年正月，與千叟宴，賜酒食如意，壽杖諸珍。二月上臨雍講學，新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賜茶及文綺。先是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一人之謬。至是御製臨新建辟雍詩曰：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今之羣臣，孰可當老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新乞致仕，奏曰：竊臣海濱下士，遭逢聖明，歷踐清華，屢典文衡，兼司冑監，報未效於涓埃，恩更深於覆幬，洊陟黃扉，實慚非據。臣叩皇上爵祿之榮，亦已至矣。而且參養內庭者，四十一年，與聞聖訓之精深，飫聆講幄之緒論，雖奉職無狀，猶曲荷成全。臣叨皇上知遇之隆，又已至矣。至於烏犢私情，螻蟻下悃，無不可仰瀆天聽，省親則計其行程，請養則寬以歲月。迨昔歲假滿還朝，猶荷聖慈矜恤，推恩下逮，臣子亦邀曹署之榮。凡天語之褒嘉，賞賚之優渥，皆微臣夢寐所難安，亦筆墨所莫罄。即在廷諸臣見之，無有不代臣感愧者。臣叨皇上愛護矜憐之恩，又如此其至也。凡茲異數殊榮，屈指朝列，罕見比倫。臣刻骨臆肝，曷云能報。若遽圖自便，豈復尙有人心所恨者。犬馬之齒已衰，疾病侵尋，不能自料。臣向有痰喘之證，逢冬勤發，春深則漸平復。茲自去冬以來，

日甚一日。元正千叟盛宴，春仲臨雍大典，臣多方調治，惴焉惟懼，不克泐寵光，而襄大禮，幸罷勉從事，不致隕越，以貽玷班聯。此皆皇上至仁大德，覆露群工，非微臣所能計及也。嗣後春寒雨雪，調度失宜，耳聾脚弱，心神恍惚。至於朝端跪起之間，每虞顛仆。雖聖主包容，許人扶掖，而國體所關甚鉅。臣亦何能自安。氣候所臻，實不獲已。因於前月賜對之下，冒昧陳請，懇乞休致。蒙皇上不加督責，憫臣年邁，察臣路遙，猶以臣夏月較好，聽臣酌量行走。臣反覆思維，雖父母顧復之恩，何以踰此。顧臣非敢忘致身大義，以宴安爲懷也。亦非以殆辱爲虞，引古人止足之戒，以自文其私也。誠念綸扉重寄，殿閣崇班，猥以老邁龍鍾之身，據爲持祿養安之計，莫報毫芒，徒慚衾影，實臣所自顧而踟躕者也。因敢再申前請，伏乞皇上解臣職任，俾得一意調攝，歸骸故里。儻蒙皇上如天之庇，稍留瞬息，恭遇八旬大慶之年，尙能扶掖瞻天，代衢巷以祝三多，同華嵩之呼萬歲。犬馬餘生，於願足矣。諭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由乾隆元年進士，洊陟卿班，典司冑監，簡用綸扉，在上書房行走，爲諸皇子總師傅，朕視其年齒雖增，精神不減，正資倚畀。茲以衰疾，奏請解職回籍調理，情詞懇切，覽奏深眷於懷。第念伊年近八旬，閩籍又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並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啓鑾送駕後，再行束裝，緩程回籍。沿途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歸里。怡志林泉，蠲疴頤養，以示朕優眷耆臣至意。五月



賜蔡新還里詩曰。祝八旬期仍赴闕。俞哉嘉予意。肫然又賜送新歸里詩。有曰。不忍言留。合令歸。及歸。言別又依依。賜御書金篋嵌玉如意。諸珍。皇上御制送蔡新予告歸漳德詩。有曰。八閩鍾碩彥。四輔仰英賢。學毓千源導。心通一貫傳。新至閩。奏謝。賜詩有曰。嘉卿桑梓堪娛老。憐我旰宵未歇肩。其後屢寄御製文。令新閱看。諭之曰。在朝竟無可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頌。五十五年。詣闕祝釐。與宴同樂園。賜詩有曰。八旬幸我身猶健。九望憐卿會膝前。命沿途官。令備船隻肩輿。安頓行程。並賞人浸一斤。次年。寄示詩文。賞御製珪璋說。燿圭說。墨刻二卷。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一篇。諭以發看。作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自是以後。凡遇睿製。必寄示。內府書籍。石刻。及畫卷。文房諸珍品。在廷臣工。所得邀賞者。靡不賜賞焉。五十七年。壬子鄉試。新重赴鹿鳴宴。六十年。恭遇高宗純皇帝御極。周甲慶期。諭新年近九十。不必前來。新奏庚申歲。爲上九旬萬壽。冀得詣闕再祝。奉硃批。字字出誠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也。時閩省倉庫虧缺。事覺。上責新扶同隱諱。自比寒蟬。無體國公忠之意。令疏覆。新請下部議。上以新大學士。予告回籍。優加恩禮。地方有大吏貪黷。事宜訪實入告。因年老衰頹。無從覺察。免議處。嘉慶元年二月。御史宋澍奏蔡新家信內。有言及洋匪情形。命傳詢新子本俊。本俊奏新原擬具奏。因屆年節。不便呈遞。將奏片底稿。寄交本俊。謄真。遇有奏事之便。附入具奏。上亦不之責。並諭新不必稍存畏懼。是年新年九十。御書綠野恒春扁。並壽佛嵌

玉如意。蟒緞諸物。珍賜之。諭軍機大臣。向新齋摺家人。問近狀。賜新子本俊。內閣中書。並以端節。伊邇。賞紗扇。香錠。諸物。用示眷注。是歲。發和詩章。凡三四往復。至暗盡。又發看新作數種。四年。新聞高宗純皇帝哀詔。具奏慰。奉御批。具見誠悃。時新北上至省。閩撫汪志伊。奏蔡新奉太上皇帝遺詔。卽由漳浦起行到省。接見。頗覺委頓。步履甚艱。似難冒暑遠行。勸其暫行回家安養。俟秋涼。護送進京。上諭曰。蔡新係予告大學士。聞皇考升遐。卽懇請進京。出於至誠。朕已見其忱悃。唯念蔡新年已九旬。不便令其觸熱前來。致滋勞頓。卽皇考平日優待蔡新之意。亦必不欲其年高遠涉。至稱秋涼進京。亦可不必。梓宮於九月內。奉移山陵。若秋後起程到京。已在永遠奉安之後。亦不能瞻仰。卽各省督撫。並未俱令前來叩謁。况蔡新係致仕老臣乎。皇考在天靈爽。薄海內外。無不照臨。蔡新祇須在彼處虔叩。已足伸其哀悃。無庸僕僕遠來。恩賜新子本俊。一體殿試。以部屬用。是歲十二月。新卒於家。奏聞。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人品端正。學問深醇。久任綸扉。兼轄部務。俱能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年分最久。朕及諸昆弟。俱經授讀。懋著勤勞。自予告回籍以後。頤養林泉。年逾九秩。鄉望翕然。茲聞溘逝。實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傅。並著巡撫汪志伊。前往代朕奠酒。所有應得卹典。著該衙門察例具奏。任內如有降革處分。俱准其開復。以示朕眷念舊臣。有加無已之至意。新有子四人。並孫行達。著汪志伊擇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見。謚文端。六年。新孫行達。賜一體殿試。八年。福建巡

撫李殿圖疏稱，新品粹圭璋道光黼黻，具明體達用之鴻猷，本誠意正心之實學，請入祀鄉賢祠，奉旨俞允。子本俊現官刑部郎中，孫行達，由庶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以事革職，新世遠之族子也。世遠亦有傳，蓋康乾之際，閩中相業最盛者，推漳浦為最，故茲並錄之，以示漳之人焉。

傳云：蔡世遠，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九年請假省親，五十年丁父憂，服闋赴京，以假滿逾期休致。時方纂性理精義，大學士李光地請以世遠分修，上允之。書成回籍，掌教鼇峯書院。雍正元年六月，特召來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十一月遷侍講，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五月，授右庶子。十一月遷侍講學士。五年一月，授少詹事。五月擢內閣學士。七月充經筵講官。六年授禮部右侍郎。七年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詔世遠偕同籍京員會議，合疏言自海疆平定後，泉漳文武官員有因功驟擢通顯者，子弟驕悍，無所凜畏，如藍理身為大員，縱容子弟害民，聖祖仁皇帝將藍理革職治罪，人心咸知懲創，我皇上澄叙官方，振興民俗，上年學臣程元章奏准泉漳風俗未醇，責成巡道加意整飭，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賢愚，或鄙劣薄行，致玷士類，其鄉民又多因忿互爭，種種惡習，雖畏戢一時，未必洗心滌慮，茲奉旨會議，斷不敢隱庇，使良莠不除，貽患鄉里，應請設觀風整俗使一員，防範化導，於風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七月轉左，八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參世遠長子舉人蔡長漢違例私給船照，上以原疏發世遠閱，世遠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九

長漢，去冬來京會試，現住京邸，此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為，但有臣官銜圖書，非臣族姓，即臣戚屬，請敕督撫，盡法懲治，並請交部嚴鞫，部議以失察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十年十二月，特旨復原職。十二年正月卒。十三年九月，皇上御極，諭曰：原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詞，悉心講究，多所裨益，應加恩以示篤念舊勞之意，部議加贈禮部尚書致祭，諡文勤。乾隆四年，詔入祀賢良祠，所著二希堂集，御製序弁其簡端。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稱為聞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鬣峰，陶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常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是實為學力，虛車徒駕，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該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次子長漢，由廩生保舉優行引見，特授知縣，歷遷松江府知府，江南驛鹽道，乾隆二十六年，授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右侍郎。二十八年卒。第三子觀瀾，乾隆六年，恩賜舉人，歷江西道監察御史，以陳奏乖方，降二級調用。二十八年，諭曰：蔡觀瀾，係原任禮部侍郎蔡世遠之子，部議降調，需次無期，著加恩以刑部員外郎用，尋補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三十一年，告病回籍。五十年卒。第六子長汭，乾隆三十年，恩賜舉人，孫本崇，乾隆四十九年，恩賜舉人。

規約 適用漳州東館章程



清溪秀石間，燈火相照，喜諸公之不余棄也，故不辭而書於卷端，且爲之篆。乾隆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既望，休寧汪由敦記。

章曰汪印由敦

章曰青宮太傅之章

章曰蔡新之印

章曰葛山氏

章曰工部尙書

圖三幅連接

邦之彥兮，濟濟多士，總角中兮，言提其耳，有覺德行，允矣君子，威儀秩秩，古訓是式，令聞令望，以引以翼，織思其居，温恭朝夕，亦集爰止，有紀有堂，自公退食，度其夕陽，考槃在澗，蒹葭蒼蒼，山有栲，園有桃，于時處處，及爾同僚，如兄如弟，於焉逍遙，楊柳依依，松柏丸丸，陟則在巘，樂彼之園，燕及朋友，載笑載言。

有卷者阿，白石鑿鑿，以雅以南，式歌式琴，以永今朝，云何不樂，所謂伊人，在彼空谷，我儀圖之，温其如玉，以敖以遊，永矢弗告，夙興夜寐，每懷靡及，示我周行，有倫有脊，作爲此詩，庶幾悅懌。

丙子孟秋下浣，集詩八章，章六句，題澄懷八友圖。

皇三子書

章曰皇三子璋

章曰禮堂

章曰高山流水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結廬在人境，陶淵明庭際俯喬林，陸韓卿山嶂遠重疊，沈休文青翠杳深沈，謝靈運徙倚窮聘望，江文通遊情無

近尋，范蔚宗目極盡所討，陸士衡清氣溢素襟，王僧達平旦上林苑，陸韓卿夕息旋直廬，陸士衡深心託豪素，顏延年

流目翫儵魚，張茂先肅此塵外軫，殷仲文頗迴故人車，陶淵明相與觀所尚，左太冲逍遙綜琴書，何敬祖拂衣

釋塵務，江文通賞心惟良知，謝靈運繁華蔭淥渚，張茂先好鳥鳴高枝，曹子建和顏既已暢，應德璉臨眺殊復奇

沈休文徘徊蓬池上，阮嗣宗何異幽栖時，謝元暉放情凌霄外，郭景純高會君子堂，王仲宣歡娛寫懷抱，陸士衡豁

達來風涼，劉公幹領略歸一致，江文通參差互相望，謝元暉飄飄若仙步，何敬祖粲粲翰墨場，謝宣遠

題澄懷八友圖集選句四首

皇四子

再題澄懷八友圖和圃三師韻並序

葛山先生，義闡經神，心符道筭，徊翔鶴禁，李鄴侯身抱九仙，嘯傲鷺莊，蔣元卿徑惟二仲，爾乃情殷將母，倦製綵於南陔，誼重懷人，寫盍簪於東絹，王右軍之禊事，不廢詠觴，李伯時之畫法，兼圖童騎，追維疇曩，曾綴選言，何圖歲紀之周星，再覩墨林之眞面，絳帷舊學，已殊趨於魏闕，江湖朱邸名藩，更蒿目於山邱華屋，至於廣廈，亦遘鬱攸，靈光當煨燼之餘，尊宿有歸存之感，爰慶新韻，聊當長歌，事取乎嘆逝懷賢，義存乎撫今追昔，貌春卿之面目，詰訓猶存，見綺季之衣冠，典型斯在。

羣彥高陽集勝流，日邊賜第等仙舟。地超崑閬三千界，人感星霜十二周。老樹後凋猶繞宅，好山新得恰當樓。披圖今昔成羅預，指點煙霞作臥遊。墻東籬落水南村，問字如親笑語喧。升屋有靈悲宿草，蘭坡藥買山無力滯修門。月溪藤廳選吏屏全徹，莘田壁水譚經席尚溫。確軒三獨坐餘師範在，八友存者唯補亭維摩方丈屢過存。樂泉先生近養疾京巖壑，嶽嶽嶽嶽嶽嶽竹樹森，數間老屋俯清潯。□□入畫重經眼，卷有遺詩更撫心。咸籍九原悲莫作，果親機雲千古恨難禁。三兄仙莊依舊輸鷗鷺，園鷗鷺並泛荷陰憩柳陰。兒寬經術壓枚臯，鉛槧追隨廿載勞。導水定尊江海左，爲山終仰華嵩高。西園妙繪曾題句，北渚愁心擬反騷。欲就冰壺探雋旨，痿人能起癢能搔。皇四子交合丹青地，傳經固絕倫。爲於耆舊內，直取性情真。文物多師古，他山自有春。翰林逼華蓋，聽履上星辰。著作皆殊列，飄然思不羣。一邱藏曲折，佳氣日氤氳。水淨樓陰直，天清木葉聞。重來休沐地，幽處欲生雲。

集杜二首

皇五子

章曰皇五子

章曰筠亭

身間心遠地偏幽，歸去西園秉燭遊。聞道携壺問奇字，而今人在鳳麟洲。浴沂曾點暮方還，柳絮飛時筍籜斑。一笑相逢未易得，故鄉無此好湖山。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一

丙子秋七月下澣題澄懷八友圖集東坡

皇六子

章曰皇六子

章曰惺齋

阮倉圖裏盡真仙，日日聯裾入洞天。圓明圖書齋雍正三十年來重讀畫，只君霜鬢自皤然。圖中八皆從之學今存者唯葛山先生春來黃鳥好音流，求友情深如外幽。聽到太邱新唱發，奇禽別在一枝頭。勾山師傳師倘是閩中令添箇奇禽喚樹頭

壬寅暮春 葛山先生屬余補題因和勾山師傳詩韻

皇八子

章曰皇八子印

舊相有遺構，文臣居賜園。每聞嘉樹譽，得乞聖人言。園有康熙御書本不殊風景端由感歿存迢遙就傳日珍重與君論八友澄懷宴維時盡老儒文章仍朴茂職業未分區時諸師傳入直教授無專屬顧我生雖後崇賢跡暫紆自確軒至西堂六祇今瞻碩果鳩杖又堪扶補亭先生以疾不能起唯矣我與同庚弟中天早對牀書卒於今年正月二十八日食常聯席尺，課即共燈光。有傳東門餞，余訓業師秦澗無兒伯道傷弟無子蒙恩以余寥寥詩數卷，爲爾意難忘。余近方編集緬邈開圖畫泉先生以事去弟四子爲之嗣沈吟激性真，各歡今日讌。莫減昔時人，眼底雲煙過。年來結構新，舊室屋有遇回只應霽御氣，長此奉陽春。

丙申七月十三日

皇十一子補題

章曰皇十一子

章曰樹滋堂印

地通禁闈絕塵喧，下直蓬萊晏語溫。自被隆恩榮左席，遂令勝口口口園。委蛇林壑心情洽，經緯口口口望敦。廿載披圖生感恨，老更三五典型存。星連奎壁御園鄰，貌取神寒天廟珍。廚顧品題宜八友，霽光親炙僅三人。余就傳後僅有堂補亭。葛山三先生尚在書房。古松對論枝柯茂，曲沼相看魚鳥親。聽履祇今耆碩健，碧紗輝映望方新。

皇十五子

一章曰皇十五子

一章曰初學

苑墻東畔玉珂亭，散值花間聚德星。蘭契素心猶昨日，輪扶大雅共談經。班聯本是神仙侶，臭味常依草木馨。八友圖中四友在，圖中存者唯月溪聘三補亭。葛山四先生。總教人重舊儀型。

皇長孫

章曰皇長孫印

日月去如駛，堂堂二十年。開圖成想像，滿座盡英賢。才竝周王駿，詩追杜甫仙。典型人望在，依舊步三天。八友中有退居林下有仙逝者。唯葛山先生仍直上書房。懷抱洵澄朗，雍容八士儀。名爲當世重，樂協自公時。四美園林具，千秋姓氏垂。展觀珠玉作，學步強追隨。

皇次孫印

丁丑四月，閱澄懷八友圖，因憶八友者，乃上書房督課先生，姓氏爵里，詳汪冢宰記中，其間如確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三

山梁詹事，補亭觀司馬二公，予未及從之遊，餘六先生，則皆向所晨夕與俱，親承講授者也。憶昔蒙皇上教養之恩，與諸君子同學於上書房，一時英流，胥得接待清光，備聞碩論，樂何如也。迨就居藩邸後，不能時以故業受質，日就濶疎矣。披是圖也，固有根觸予懷，而不能已於言者，遂題長律三章，以志盛事云。

神仙緩步聚蓬瀛，竹榭松軒物外情。互有蘭言霏玉屑，偏從鶴禁訂鷗盟。雲霄品望千秋共，山水襟懷一例清。他日儒林傳盛事，圖中阿堵記分明。偶然看畫偶聯吟，退食何曾綴討尋。檻外塵空誰着面，卷中松老欲論心。蘭亭金石無經術，洛社香山遠禁林。爭似諸公才遇合，主恩特許盍華簪。聖教無私化澤勻，先生杖履亦增春。未嘗疏廣還家日，盡是桓榮稽古人。學侶探懷知蘊藉，畫師佇筆想丰神。講堂自幸曾陪坐，聊假新詩述舊因。

經畬主人拜書

章曰稱心而言

章曰果親王寶

葛山相公先生，以徵懷八友圖屬題，爲賦二百字，激懷佳池館，列我含暉西，松影侵墻翠，林烟接曠低。余家賜園蒙御題額曰：含暉園與澄懷園比隣。比鄰四十載，芝室絕攀躋。不謂圖畫中，而得相招携。諸公咸俊英，廊廟聲價齊。奎光依鶴禁，天祿分青藜。几席從講授，經義資研稽。尚書房舊制，惟師傳方可與。皇子並几高坐，其餘皆不得高坐於焉。瞻我朝尊師異數規模宏遠矣。

登瀛信足艷，幽隱奚爲兮。於焉退食暇，清賞休歌啼。芳潤燕語洽，金石素心締。重將託繪事，遭遇期堪提。緬邈聚星日，紳笏怡巖谿。蘭亭彼豪邁，西園亦離迷。卷內八友者，三未窺端倪。五老逮臺閣，宜廬無或睽。卷中梁確軒周藥欄周蘭坡三公余雖識其面知其名而皆未嘗接談程莘田相公陳安州尙書觀補亭總憲張西堂總憲與葛山相公則於直次嘗聆教言者今惟葛山相公者頤康健如常耳近唯葛山翁，品望逾雲霓。耆年領百揆，岸然凜壁圭。公餘感舊遊，茹露都淒淒。鏤圖與俱壽，千古留標題。盛世觀盛舉，綴言空測蠡。

癸卯秋抄

恕齋昨

章曰瑤華道人

畚田鄭君家傳

章曰瑤華道人

章曰見素抱樸

君諱元鏞，字蘊席，號畚田。世居龍溪之馬洲村。祖光宜，父一壇，皆不仕。君十二歲喪父，家奇貧，不得已習爲賈事。母林，以孝聞。友于諸兄，兄病湯藥必手鬻，與同室而寢。數月無怠焉。馬洲瀕大溪，溪漲室則如舟然。乾隆庚寅大漲，人盡避於山。時君父柩在堂，乃以繩約諸楹，立水中，號泣數晝夜守之。聞者愴惻，母疾革，遺言外之微懼乏祀。君泣曰：是在兒，乃以田若干，附外祖外祖母粟主於林氏支祖。祠人賢君，益賢君母。君既爲賈，貲稍裕，均諸兄弟。無纖豪自豐。次兄早卒，君愛其孤，啓祥。逾於己子，啓祥今爲部郎。君教也。族有諸生鴻瑛者，無後。君以己田祀之。白雲巖朱子釋經地，舊有祠垂廢。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四

君力復之，海澄諸生柯永，才不偶命。君數拯其困，柯沒，老母弱子，就君謀。君爲釀金立產業，使無餓。君性嚴重，久與處，又甚樂易。遇事當爲必爲之，意始愜，無所待勸。有施於人，旋若忘之。未嘗言於人，而人類能言君之德。泊以子貴，覃恩贈五品官，皆謂君祚宜爾。君教宜爾，而又惜君之不及見也。先是馬洲與其巨族隣，甚爲所侮。君徙郡城避之者，巨族內媿，乃稍稍戢。嗟乎！非意相加，盡能以是處之，則何爭之有哉。君配顏宜人，適謝宜人，子三，開勳歲貢生，開禧甲戌進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開陽監生孫七人，蕃衍雍穆，爲時榮羨云。

論曰：君天姿粹美者也。故其於善，若飢渴於飲食，然尙先與開禧交最深。開禧誠篤人，謂尙先曰：爲先人傳，而飾奇行以市觀聽，是誣親也。開禧誠不忍誣其親，嗚乎！庸行如君，斯以難矣。又必奇行乎哉。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知制誥兼修國史教習庶吉士莆田郭尙先撰，并書。

延禧堂憶舊帖下，書章曰延禧堂書畫章。

聖明天子崇文儒，英賢濟濟遊石渠。春華秋實各擅譽，銅樓瑤苑偕翔趨。秘書萬卷供收漁，一代高名齊顧廚。委蛇退食聯簪裙，東西列屋華園居。園中之景塵中無，去天尺五疑仙都。西山秀色相縈紆，涓涓流水穿階除。萬柄荷花千柳株，長松修竹青扶疎。厥草蘅杜蘭靡蕪，厥鳥鸛鷓鴣鴛鳧。此中游息談詩書，山林廊廟樂能俱。何人寫此列仙壺，蒼然古色生眉鬚。確軒博雅古爲徒，經史紛綸書

五車濠梁行樂觀鯨魚，藥欄高辭媿子虛。囊携三尺焦尾梧，一彈再鼓歌唐虞。周程于思今黃蘇，調源萬斛如貫珠。並坐和汝而唱予，鐘磬迭作鳴笙竽。月軒篤行敦薄夫，筆墨餘事工臨摹。一字何啻千車礫，補亭西堂岱華如。巖巖氣象心匪渝，偶然看畫供清娛。雲煙過眼無牽拘，蔡公名德追公謨。清興亦復耽雲腴，閒來竹塢燒松燼。素心晨夕長相於，不須更羨仙人閭。我聞瀛洲學士圖，作畫者閻贊者于。流傳至今千載餘，披覽令我欽前模。諸公比肩登雲衢，主聖臣賢心交孚。黼黻盛治聞都俞，直與房杜爭馳驅。此圖珍重同璠璣，吾言有徵良非諛。乾隆丙子嘉平朔日，海寧陳世倌漫題。

章曰陳印世倌

章曰蓮宇

章曰御賜清愛堂

久結金蘭契，同殷翊贊心。勤拳分講席，蕭洒共芳林。煙樹瀛洲景，風篁韶濩音。西園圖雅集，應遜此高深。自顧成荒落，名賢比屋居。月川晴理棹，花塢夜攤書。分袂趨華省，聯吟到直廬。不須論主客，泉石刻簪裾。劉統勳。

章曰劉印統勳

章曰延清

章曰小清涼山房印

鐘鼎山林各爲友，兩欲兼之天所否。誰意清華講學臣，自然勝地落吾手。皇家毓德開東序，慎選名賢相左右。猶於退食畀安便，賜與芳園餘百畝。曲池魚鳥樂主賓，別院燈光照窗牖。穿花禁漏聽分明，結夏香風透菱藕。路旁車馬自喧闐，塵飛不到萬株柳。記得從前我寓居，風光已是廿年久。未著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五

丹青寫顏面，默數同人在斯某。而今剝啄訪諸君，品畫聽琴事只偶。國有遊觀古不廢，能豁聰明去胸垢。譚經治事意氣生，豈似轅駒局趣走。圖表原非縱逸儔，莫比米顛雅集流不朽。檜門金德瑛觀因題。

章曰金印德瑛

章曰檜門

說經瀾翻梁確軒，字箋句疏蟲魚煩。短童擔載來奔奔，納書口口腹自捫。萬卷讀破周叔大，樂欄一字琴百衲居奇貨。流水高山隻雍和，蟹行時聽墻頭過。大言炎炎得兩髻，一濂蘭一洛田莘宗派兼。意氣恰宜膠黍黏，戟張相對閒挑籤。名德太邱今安州，月人中坊表壓輩儔。十五科前老狀頭，臨池尙矜八法道。曲堂高揖張入室，西堂伏鄭源流窺作述。金石遺文羅散失，餘事倪黃評甲乙。嶽峙淵淳觀補亭，文昌雅步月宮身。人師經師均範型，搜圖傍晚雙眼青。善談名理蔡夫子，葛山百家貫弗窮端委。却詠循陔待旋里，八友關情不能已。此中大雅可澄懷，蜀葵花影同高齋。所居與葛山圖南何爲不我偕，山則有巔水有涯。

丁丑秋葛山同年，將侍養南還，出示此圖，題序富贍，艱於構辭，因仿八仙歌，爲系長句，曰澄懷八友歌，自揣格律幹薄，不到古人，而諸公以碩學偉才，可圖可傳，炳耀縑素，則過之遠矣，爰拜手而跋其後，毘陵劉綸。



章曰辛卯劉綸

章曰繩菴

名園休沐地，異數仰先皇。聖明大繼述，儒林選珪璋。講席占麗澤，委蛇詠羔羊。猗歟茲八友，下直紛徜徉。元愷非一揆，俊乂乃同堂。隨物有深意，落落置鄉邦。聯翩集雲路，接武瀛蓬翔。授經趨上苑，衣珮惹天香。禮遇何優渥，意氣羣軒昂。尊疊餘錫賚，歌詠多賡颺。元賢隨所得，精義窮毫芒。道腹露眉宇，天趣流心光。緬昔大君子，聚晤良不常。七賢五君者，或外名教防。麴蘖爲性命，泉石成膏肓。所乏黼黻材，何用噉冠裳。茲焉渾隱見，山林與廟廊。爾復合仕學，茲誦而贊襄。顧惟盛明世，相得迺益彰。展卷深企慕，千載揚芬芳。

丁丑春分後六日董邦達題

章曰是達印

章曰簡心

章曰感齋

國家敦崇正，學隆教胄之典。優禮勤業，度越前古。而入友俱以經術修明，受知聖天子，勸講東序，賜居澄懷園，被稽古之榮。又得於休沐之暇，相與俯清泉，蔭嘉樹，兼山水之樂，信乎遭逢之盛。千載一時已，蕙田自丙辰通籍，蒙恩入直南書房，寓居茲園。壬戌之春，復奉上書房之命，棲息於斯者，十有餘年。戊辰歲，奉先人諱，家居還朝，身膺部務，不獲隨諸君子之後。蓋又數載矣，猶憶曩時同事者，則有長白福文端公敏、鄂剛烈公容安、錢唐梁協揆詩正、曲阜黃閣學孫懋、寧化雷副憲鉉、荆溪任宗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六

丞啓運、南昌涂通政逢震、荷澤劉閣學藻，及圖中之陳副憲息華、蔡少司寇新、張編修泰開，並以勸講在直廬。晨夕追遊，無間寒暑。每自公退食之餘，與諸公於園中臨流賦詩，竟日忘勅。蕙田嘗作寓園銷夏圖，紀林泉之勝，顧未及請於同直諸公，仿西園雅集之式，寫一長卷，恒以爲闕。今得八友之圖，始快然於諸君子之實獲我心也。若夫先蕙田而入直者，有江陰楊文定公名時，而合河孫文定公嘉淦、長洲沈大宗伯德潛、天台齊少宗伯召南、吳光祿煒，則又在蕙田之後。雖未及同事，皆嘗接其風度，聆其警欬言論，俱惜未有好事傳之者。按斯圖，既以見八友之名德宿望，蔚爲經師，有以上副主知，而風流好事，傳爲藝林嘉話，亦向來所未有也。爰綴數言於卷末，兼繫以詩。

名園依禁地，烟水何渺瀰。細徑繚而曲，疊石瘦且奇。新柳千萬行，垂垂黼塵絲。輞川著色圖，恍惚移於斯。皇家隆教胄，妙選經術師。勸講直東序，陋彼出閣儀。聯翩八君子，晨夕相追隨。溫綸念休沐，共此林園棲。撫琴坐盤磴，試茗浮清漪。散髮或緩步，品畫兼論詩。由來道義合，臭味無差池。山林與鐘鼎，樂事兩得之。我昔厲園中，出入承恩私。委心退食餘，游息恒在茲。當時素心侶，僕指猶堪稽。惜無傳神手，一一圖鬚眉。竭來展畫幀，令我意以怡。分明蓬壺上，仿佛鸞鶴姿。諒哉稽古榮，盛事傳無涯。西園暨玉山，雅集奚足希。金匱秦蕙田。

章曰蕙田之印

章曰家世史官

水木清華退食同，直疑樓閣在虛空。地臨海澨兼三島，人異淮南止八公。春滿雲邊天尺五，晝開花好漏丁東。仙源小聚羣仙影，照取鬚眉一鑑中。

東序談經珮獻連，天分靈境坐羣仙。笑看池水知心迹，同祝松身作壽年。晝裏原兼詩爛熳，人間無此地幽偏。好風香帶圖書氣，春在先生杖履邊。南州徐逢震。

章曰逢震

章曰石溪

章曰信天翁

名賢異地共簪裾，舊賜芳園列屋居。泉石從容敦夙好，清緣雅尚寄琴書。講席同趨曉漏嚴，春華秋實美相兼。晝長退食蓬壺裏，取次傳來韻事添。

精廬掩映樹陰森，主客無拘景遞尋。轉覺江鄉一幅好，不知樓閣五雲深。剝啄時容到此間，高風遠度迥難攀。丹青足紀明良盛，鐘鼎山林亦等閒。

錢唐王際華

章曰王際華印

章曰承明日直

廿載辭家學散仙，上仙更在九重天。誰云天上多勞苦，靜對丹青意惘然。文家河南第一流，謂在傅叙來人地稱清幽。畫師倘是閩中令，添個奇禽呼樹頭。

丁丑維夏望前五日錢塘陳兆崙題

章曰兆崙之印

章曰陳印勾山

章曰史官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七

高陰柳萬絲，疎籟松千樹。積土若山環，穿池有泉注。峯遮亭已立，水轉橋欲度。軒窗面面佳，觴弈時時趣。是爲澄懷園，下直諸臣寓。今辰一圖之，羣仙適相聚。坐者如鸞停，行者如鶴步。觀者巖電迴，吟者流風遡。抱琴必青桐，揮扇亦白羽。展畫缺畫叉，煎茶備茶具。捧書且未開，執筆又將賦。林中脫帽皆，石畔鈎衣屨。諸仙際昌期，載道守章句。勸講東序深，游心惟竹素。出入蓬與瀛，往來鷺與鷺。奉身依喬雲，攬手鳴寶璐。紫霄近聖人，清暇膺殊遇。挾之逾甘滋，被之勝春煦。誌盛同所懷，述恩言莫喻。文章賴久傳，記者汪宮傳。

丁丑七月朔蔣溥拜題

章曰蔣

章曰怡軒

奎壁文昌府，前星台斗躔。光華依紫極，餘照好林泉。虞韻薰風賚，宮商響應聲。囊絃何待鼓，山水發音清。盛際文明世，鴻儒席上珍。盍簪元愷日，皋稷有傳薪。西園邱壑意，廊廟復兼之。貌此非陳迹，千秋湛露斯。奉題澂懷園八友圖呈，圖中大司寇，葛山世叔誨定。

周景柱

章曰周景柱

館閣班資賓客行，舊遊彈指廿年強。琴書自足身前適，水石誰爲物好忙。已欲聲華蔑鄒馬，不將官職黜山王。知公定免鄰人感，笛韻無從到苑墻。時吾宗蘭坡藥欄二公皆下世

館侍周煌拜稿

章曰周煌之印

章曰景垣

勝地依山巖，朋遊話昔盟。衆山排戶入，一水及階平。屋古撐松老，樓高受月明。祇今圖畫裏，端直六清卿。往在屠維歲，承恩入禁林。此鄰成小築，散直憩層陰。感激多今雨，招携見古心。春風隨杖履，是處好題襟。

葛山大前輩屬題後學邊繼祖 章曰繼祖

章曰孫文

伊古盍簪慶，所珍在廟廊。履聲聞禁苑，經席接文昌。休暇耽清詠，招尋到賜莊。丹青摹髣髴，展卷識恩光。老輩停鸞表，心儀二十年。前芬誰繼踵，中秘忝隨肩。池館招涼舊，松蘿戀景妍。東榮三獨坐，日喜侍青氈。園中東榮接武者爲葛山補亭西堂三先生題卷時三先生俱奉命總領講席故云

乾隆丁亥秋款汪廷璵

章曰廷璵圖書

章曰利堅持齋

樓臺高聳五雲邊，水木清華別有天。一代鴻儒聯講席，千秋佳話麗詩篇。榮逾東觀趨承日，景接西園讌集年。我向塵凡誇韻事，曾從畫裡見羣僊。

戊子嘉平月何逢禧拜題

章曰逢禧

章曰念修

駮駮平岡清淺流，到來泛宅當浮舟。譚經重席愛疏廣，賜弟踰坊逾馬周。足可春秋詠佳日，果然西北有高樓。知章舊侶龍眠筆，回首筠廊是夢遊。憶自庚午年即隨家兄住宿賜園後甲戌夏以鈔寫文選於汪文端師麗景軒栖止兩月今俱摧爲瓦礫矣 朵殿東邊水竹村，輪蹄交午不聞喧。膺官聽鼓晨連騎，速客敲詩夜款門。日晡共嘗春酒熟，天寒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八

促坐地鑪溫，澄懷舊事傳。觀縷爲有靈光尚，歸存角巾辛木已蕭森。空有紅墻俯碧潯，得地總緣稽古力。幾人能賦遂初心，新巢考卜恩逾重。時廢址恩許鼎建 舊雨睽孤感不禁，幸爲吾曹留碩果。菟裘莫戀五湖陰，才歆執法得蘇臬。公以刑部侍郎視學直隸 市駿旋膺使節勞，紅旆漫言三輔近。絳帷終跋六星高，經過夏屋懷嵇呂，尙論前賢著命騷。先生談性命之學大旨尤在躬行實踐於漢取賈長沙於唐取陸宣公於宋取李忠定會以此著論句山師嘆爲千古卓識 明發邢洛當選土步檐，北望首頻搔。

葛山大前輩屬題後學劉星焯

章曰星焯

章曰甫三

北苑仙林縹緲，西山佳氣繽紛。好在夔龍伴侶，依然瀟鷺爲羣。茶具携來竹外，琴囊展向松間。雅量不衫不履，高談某水某山。藝圃敲詩讀畫，仙曹挹袂拍肩。一時風流相賞，百年典故爭傳。膠流一別如雨，回頭瀛海同探。試問釣鰲凡幾，剛教仙島餘三。八友中四物故一病疾惟武進安州及漳浦三公老健猶昔耳

丙申重九前四日應

葛山年老先生屬並政

竹井老人英廉書時年七十  
高齋重選集徐劉，僊直餘閑結勝遊。各有文章傳日下，不同面目總風流。地連禁苑塵氛隔，人住烟霄雨露優。自顧凡身頻卻步，披圖真合羨瀛洲。雅集西園故事傳，散仙那得比天仙。錦鋪鷺渚風蓮

綻練展鷗莊露月懸，車笠要盟情易隔，雲龍追逐跡難聯，何如此地題襟日，較似班僚氣誼偏。

毅庵葉觀國題

章曰葉印觀國

章曰毅庵

昔聞竹溪有六逸，徂徠山畔餐芝朮，又聞洛社多耆英，盍簪未必廬承明，鐘鼎林泉任所寄，一時兩美難交并，先生經術今台斗，名園恰傍宮門柳，澄懷水木清且嘉，妙倩丹青圖八友，八友蓬萊仙，意態何翩翩，侍書洵雷肆，進講明離筵，退直從容盡雄傑，文章議論凌冰雪，聽詩聽畫囊素琴，秋實春華恣採擷，軒軒獨立蕉石間，揮扇携壺興清絕，湛露恩濃閨苑東，天教勝地羅羣公，登瀛學士渺千古，近與賜遊香山九老盛事將母同，四十年來不一瞬，風流似昔霜飛鬢，舊雨西清今幾人，歸然仰止靈光峻，我昔讀書武林飛來峰，蕭蕭梵宇聽疎鐘，藉君題句置邱壑，天香花雨清塵客，今見此圖繪出神仙宅，廟廊猶是烟霞客。

七十一老人仁和周元理拜題

章曰周元理燮堂

章曰黎川居士

右澄懷八友圖，作於乾隆丙子夏仲，時同直尚書房者八人，偕寓於斯，相與晨夕談古今，互酬唱，歷有年所，因命畫師即園爲景，各圖其形而肖之，宮傳汪文端公爲之記，筆墨精妙，文詞茂美，一時自皇子暨當代諸名公碩彥，咸爲詩歌，以記其盛，迄今垂三十年矣，披閱之下，七人者皆謝世無存，即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九

題詠諸公，亦僅十存三四，愴焉傷懷，不勝今昔之感，乃命工鈎摹而勒之石，以垂永久，叙次悉依題識先後，不侈官階，其遭際之隆，同道得朋之慶，悉見前什，後之攬者，可以觀焉。

乾隆四十年秋九月重陽前一日，漳浦葛山蔡新識併書，時年七十有七。

章曰蔡新

章曰葛山

章曰大學士章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漳州西館匾額 長班云，事變時放下，尙置後院，仍未懸挂。

二丹霞捧日匾額 此匾必上賜蔡葛山相國之額，款書同治辛未仲春公車諸同人重修，今金字尙極輝煌。

事實 現在住館者，均泉郡人，多由張我軍董事介紹，俱有職業，唯每月館收無多，除付長班工資外，須給鄉人津貼四十元，所餘無幾，不能大事修理，我軍云，兩館均有契紙，存銀行保險箱內，該館現住六戶，共二十五人，每月館產收入八十四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則，分述如左。

一相傳漳州西館舊藏二物，至寶貴，一爲澄懷八友圖題跋石刻，一爲黃漳浦全集木版，今石刻雖存，而書版無可考，然阮儀徵撰隱屏山人傳云，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四庫。

經解雖久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壽祺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平所編公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定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由是觀之，則漳浦全集刻於閩中，其版自存閩中，似無在京重刻之理。設閩刻以前，北京先已有版，存諸漳州西館，陳左海可令重印，足矣，何必在閩重刊。現司龍巖館之溫公頤云：龍巖故屬漳州，頤頗習漳州歷史，前曾一次寄住漳州西館，但知黃忠端後人在漳州西館藏有漳浦全集一部，未聞有集版藏館事，然詢諸鄉人方策六部郎兆鼐，又云：民國初年，漳浦議員楊搏九鵬，嘗應選入京，住漳州西館，確見黃忠端全集雕板，謂將運回漳浦，策六告以既運回鄉，須設法付印，以廣流傳，楊亦謂然，方並有詩勗之，詩云：如戟鬚髯接健談，老來同契可相參，治安賈誼三長策，流落嵇康七不堪，持論尙餘囊底智，搜遺勿漏井中函，（即指漳浦全集事）平生清望太邱長，謂滄趣師道義鍾期向共擔，謂惺西蓋北京藏版，係清初所刻，而左海所刻，乃重刊者也，此版非在館遺失，即由楊運回，後當詳考，現不止此版難得，即漳浦全集，亦不易覓，市上所售者，不過單行本，方並云：經解九種中，以易經解最佳，蓋理數並參也，曩者鄉人陳徵宇左丞，懋鼎，以專研易學，欲得此易本參考，而不能得云。

###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一

二閩省舊慣，會館可以通往，非必某府人，駐某郡館，某縣人，駐某邑館，蓋視會試年來京人數多寡，及親友與地勢關係，彼此可通往，故同治戊辰，陳太傅寶琛來京，不住福州兩館，時尙未有福建會館而住龍溪會館，孫實仲翼隆及其弟修昉翼恭兩孝廉，於咸豐甲寅偕計吏北上，同其兄毅庭布政翼謀，不住福州兩館，而住煤市街漳州會館，孫氏家譜載：孫翼謀紀其次弟翼隆行述云：翼隆次弟字實仲，號熙農，十齡時與予在廟巷，受讀於連江吳宗長先生，朝往暮歸，日相携手，時道光十四年也，後以童試屢黜，發憤攻苦，幾於刺股燔掌，咸豐五年報捐太學，是秋鄉試中二十七，舉人，首篇子溫而厲一節，題文選刻闡墨，主考爲長白景秋坪閣學廉，浙江吳蓉圃編修鳳藻，時修昉翼恭三弟，已於前年壬子科鄉薦計偕北上，與予同寓煤市街漳州會館，異鄉聚首，甚慰旅懷，孫氏三兄弟，均閩縣人，而同聚漳州西館者，以西館距福州新館甚邇，同試鄉人，便往來也，時翼謀已入詞林，宦京久矣，其未設邸舍，與兩弟同借榻會館者，亦厲風雨連牀意，翼謀起家寒賤，而性至孝友，觀其所題先德喜容，則其家世可知，其題大父萬年官名滙淋喜容云。

大父體格軒舉，雖言笑如恒，而儼然有威容，今畫中病篤時所摹，骨相微似，而神氣癯損，未能肖也，辭伍爲醫時，實以醫資生，究不爲錙銖之計，性闊達仗義，所居鹽道前，近市間，有是非口角，見公至，則相呼曰：某叔，述所由求質，公數語即兩釋，素爲鄰里所信服如此，吾父年十五入營，充字識，筆墨

所入頗助家計。於是薪米之籌，使吾父獨肩之。二叔父尋爲南臺閩安鎮稅館所聘，不常家居。四叔父亦覓課蒙塾，未得。亦在店行醫。於是大父益不以家計爲意，常杖履往來鄰里間，求醫者踵門。予每知大父所之之處，要之家無僕婢，爨汲洒掃，縫紉浣滌，厠踰一切，內而吾母獨綜其勞。及二叔母羅太宜人歸，吾大父以爲可爲吾母分勞，弗逮也。大母以次婦新來，且質弱，愛憐之。大父獨哀吾母之終年勤瘁，盛夏汗浹衣，嚴冬手凍裂，尤不忍。老人常昧起，見吾母已入廚下，惻然曰：爾燂湯淅米，趁早滌器浣衣，且顧復呱呱兒，不暇給。吾代爾析薪。吾母生鼎亨三弟時，大父猶及見之。於諸孫中，最憐予，能知讀書，背脊強痛，輒命予握拳輕重按之。背後兩膊間，有一瘡孔，形如臍，予幼時所摩按。至今極不忘者也。曉日初出，晨餐尙未熟，間至麵店，呼一兩土燒酒，六個錢湯麵一碗，僅得軟飽以爲樂。或見吾之啼飢累母也，抱之同往，亦買一碗湯麵與食，予以爲異味。吾母所未嘗及此也。有一日天寒，戀衾嬾起，母恐入塾過遲，促弗應。白諸大父，大父持杖入，予畏責，立起披衣。端午日，聞人競往西湖觀龍舟，姊與吾亦欲觀。大人邀至河干，指一卸載空船，曰：此何足觀者？遂與俱返。蓋其愛之未嘗不嚴於督責，而曲爲斂束也。晚年與里閭二三父老，抹紙牌消遣，吾母餐已具，命吾等兄弟速大父歸，偶至忘餐，夜或忘寢，又因空肚因燒酒胃氣受傷，病三月餘，竟不起。吾母沒後，尤傷感賢孝，不可再得。嘗謂戚友曰：自長婦歸我家，操作勤儉，艱苦備嘗，今略有吃飽飯處，竟爾殂逝，我未見其

享一日之福也。大母初歸時，家住白塔寺，總管前，蓋三世祖苦積數十緡所置產也。地勢低窪，夏雨時行，苦避水潦。誕生二叔父時，洗三即入廚下，外風襲絡，頭項漸成強痊，俯不能仰，艱苦勤瘁之况，以予所聞，與吾母同。三叔父殤，大母甚痛之。及生四五兩叔父，三世祖猶在堂，母氏歸我先大夫後，能爲姑分勞。大母始稍稍息肩，尋典屋於他姓。三世祖棄養後，賃居鹽道前街，南臨街，爲市膏藥之店。店後小房略容膝，房後一屋，亦僅安臥床，床西立一梯，上通矮樓，爲吾母臥室。床前隔二三步，旁安爐竈，上開方孔，以出爨煙。五叔父十八歲，以足疾不起，即在店後臥室，予猶依稀憶大母拊床揮淚時也。後移居街北之斜對屋，僅多一房間，及燎竈之所而已。五叔父既歿，大母以四叔父齒幼，憐之。及二叔母羅氏歸，以次婦新來，亦憐之。於諸孫中，最憐予。二叔父所生之弟熙官，三齡痘殤，道光十三年夏，吾母亡。是冬大父又亡。越三年，二叔母又亡。大母常痛悼曰：吾一衰朽婦人，無益於家，何不先就木。戊戌十八年，吾父始以歲入所苦積，典買東街一屋，遷居日。大母喜，轉愴然對予曰：吾恨爾祖爾母之不及見也。是冬予入郡庠，越二年登鄉薦。大母益喜，又愴然曰：吾轉恨爾祖爾母之不及見也。次年夏，予公車報罷歸，大母喜曰：吾家雖貧，向無別離之苦。今爾以弱齡遠行，吾望爾之速歸，不恨爾之不成名也。是冬長孫婦朱氏歸，大母愛之，謂曰：吾已老，爾無姑，宜自珍重。且吾以長孫託爾調護，起居宜謹。癸卯二十三年，長曾孫彥煊，生甫八踰月，朱氏病風濕，生癩斑，醫者戒斷乳，大

母慮乳嫗之易去留居奇也。又性情血氣之難和平也。有大母之堂弟婦良嬪而就養。囑爲善視。以漿代乳。未幾四叔父歿。大母命以三弟鼎亨爲後。三弟之生也。四齡而失母。皆大母撫而成之。晚年常有脚氣。時腫時消。謂子孫曰。此老境常病勿藥也。丙午二十六年。癰閉喘促。多方醫治。腫及腹。余時在南台玉融書院。課江氏子。數日一歸。卒之日。清晨甫到家。忽驚喘促不止。二叔父亦在南台聞信歸。大母息已微矣。猶張目視。全家人在側。遂瞑。生平備歷苦况。及小康。以勤率下。黎明卽起。冬衣夏裕。已破裂必補綻。整齊服之。未易一新。先大夫或烹鮮以進。大母均分其甘。曰。婦人要在惜福。暇輒披卷自娛。有妹適浦下陳家。織布爲生。不給於食。堂弟鄭文灼公晚娶。沒後遺寡妻幼子。表親江氏一女。適東門外魏家。營獨無依。冬終年來就食。大母均善視之。如一家。及卒。戚黨有哭出聲者。今圖中眞容。蓋六十歲時所畫耳。長孫翼謀謹再述。

其題廣淦喜容云

先大夫魁偉。如大父。晚年尤豐下。性寬厚而語微吃。家無書。常借他處雜藏史閱之。故於史事甚悉。而談古今成敗得失。輒衷諸理。謂漢取秦。唐取隋。名義雖正。而呂氏之禍。實由高祖。武氏之亂。實始太宗。皆長於權略。而短於本原。東漢光武。北宋太祖。推心置腹。保全功臣。其氣象殊遠。宋太祖受杜太后之訓。傳位太宗。社稷至重。固非太宗不能定開創之業。况重以母訓。尤不可以私愛違之。惜太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二二

宗猜忌。究不得謂太祖仁厚之誤。周公尙不知管叔。太祖焉知太宗哉。明靖難兵起。建文不忍居殺叔父之名。燕王竟敢蹈篡弑之惡。千古祇論心之厚薄。不論事之成敗也。其他論事。大都許厚處。而斥薄處。不孝童試時。檢舊篋。得讀先大夫塾課。理法清正。輒引悟機。私問大母曰。父親何不應科舉。大母歛歎良久。曰。憶某年汝父從福清胡先生。索束修未即送。先生立呵出塾。扣留書案不還。彼時爾曾祖年邁。爾祖募充伍。餉不足供。方待爾父養家口。十五齡。卽入福協右軍都司衙署充字識。武官無幕賓。公牘書札。皆爾父援筆立就。爲官所引重。得以撐持門戶。全家免飢餓者。汝父三寸管之力也。今爲汝具薄束。從師一再試不售。仍從容假以歲月。今昔不同也。居鹽道前街時。母操作炊爨。先大夫出汲。大父業醫。市門晝開夕掩。皆先大夫親其勞。漏二下。支木板數片。藉以草席就睡。起仍撤之。曰。初入右軍都司衙署繕文牘。約午歸一餐。復入署。每值不孝應試日。四鼓起。母具餐。先大夫待不孝出。關鍵門戶。嘗記某年戴崑禾嘉穀太守迎春。觀者塞衢。昇土牛者皆雇游民。執役素無賴。以吾家藥攤礙官路。羣起毀之。大父欲向理論。先大人勸勿較。恐差役藉端欺壓。轉取累也。不孝兄弟幼頑劣。四叔父督責甚嚴。至施夏楚。母不敢言。而心惻然。先大夫曰。愛之莫能勞。非婦女所知也。庚寅辛卯後。始免窮困。稍獲歲時之樂。奉堂上甘旨。與兄弟戚黨輩。有時觴豆爲歡。吾母仍破衣敗絮。藜藿甘之。未嘗有一文私與。戊戌以歲入所積。典買東街住房。吾母已不及見矣。歷受親舊孤苦

之託爲之經畫其家計卒扶其子弟成立其有家室而貧者必解推周卹中外翕然稱長者每歲九月初七日爲大母稱觴致慶舅祖文華公作祝聯云英氣兒孫祝期頤歲月老年兄妹欣壯健精神席間談當年情事謂爲吾大母勤儉之食報吾父仁孝之感召將來當不止此公與人言無誑甚有恩識與不識咸知名辛卯歲大父出遊里間吾母作飯熟命次弟鼎堅出尋方七齡行失路輾轉至南下城甫下鑰值賣錫者挑擔歸哭牽之賣錫者詢知所由曰某翁之郎也帶回後街以告因得還乙未歲鼓樓大街火延燒及鹽道署兩旗杆始撲息時大父極尙在堂親黨趨救者舉弗動有舊交錢木匠某同粗工八人奔馳至協力舁出都司長白凌公志性質直有肝膽甚見禮遇後遷游擊殉廈門曠夷之難吾父嘗與不孝言凌某之情誼吾所最不能忘者也自大父母沒後以爲先世宗支凋零同父兄弟僅有存者友于之愛晚而彌篤撫四叔遺孤恩如所生平居訓示子孫常述先業艱難而以寬厚爲勗以褊刻爲戒咸豐壬子不孝通籍居京都每奉家諭曰汝俸入薄家口繁重吾尙不能息肩汝其一心供職以遂顯揚卒之日三弟以公車在都過夏四弟五弟在家侍疾二弟自沙縣學訓導乞假趕歸疾已亟矣先大夫於道光己亥冬杪冒雨行三牧場橋滑失足折左臂尋醫痊甲辰秋以痛四叔父之亡病幾殆服攻下藥漸解咸豐甲寅患癰閉醫者進以利濕清熱之劑愈後變爲遺溺時不孝適假暫歸是冬復入都方冀外放得圖迎養辛酉患下血三月十五後失血過多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三

致成燥呃遂不起嗚呼痛哉男翼謀謹識

觀此二篇敘述之文知其祖父習醫父充營字識醫能活人公門亦能行方便故其積德厚不發於及身而發於其子孫也廣淦有五子一進士三舉人皆能守忠厚家風此食孝友報也翼謀字谷亭又字穀庭廣淦長子由附生中道光庚子恩科舉人咸豐壬子恩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己未恩科河南鄉試副考官轉御史出守安徽寧國府知府調安慶府知府升兩淮鹽運使司浙江按察使司湖南布政使司加頭品頂戴卒於光緒己丑壽六十七歲三子名葆璿字幼穀光緒壬午舉人內閣中書充海軍衙門章京官至奉天交涉司穀庭罷官後與鄉人士爲西湖詩社迭有唱和然此其餘事耳蓋實孝友人也其敘述先德已見於前同懷弟興化府學訓導卒之日親爲文誌其墓文云嗚呼余於辛未秋在寧國任驚聞熙農二弟凶耗去夏在安慶任復驚聞壽貺三弟凶耗自維久官別鄉土與兩弟均不得執手一訣靈然痛心二弟之卒也三弟常書來相寬慰勉予爲循吏勿以哀感挫念嗚呼手書具在三弟又棄我去耶今告葬有期矣家中述三弟遺言屬兄爲之銘予不文顧安得辭謹按樂安孫氏籍浙江定海自高祖武信騎尉諱必克公以福州城守右軍把總駐防大穆汎與民有恩卒日民留葬竹崎後遂家於閩三弟諱翼恭字鼎亨一字壽貺又字修昉曾祖諱大成贈通奉大夫妣張太夫人祖諱淮林贈通奉大夫妣鄭太夫人考諱廣炳贈中憲大夫妣楊太恭



人、本生考諱廣淦、贈通奉大夫、妣蔡太夫人、三弟於同胞五兄弟中、最聰穎、書過目成誦、十歲即通經史、中憲卒時、遺孤翼垣、尙未生、先通奉命爲之嗣、咸豐辛亥府試列前茅、院試冠郡庠、壬子舉於鄉、辛酉考取咸安宮教習、性純孝、四齡失恃、孺泣極悲哀、祖母鄭太夫人携同臥起、鍾愛之、迨鄉舉、鄭太夫人已棄養、每憶撫育景、涔涔淚下、丁巳丁嗣妣楊太恭人艱、毀瘠如所生、辛酉在京、丁本生先通奉艱、匍匐奔喪、以科舉誤人、未獲親湯藥、視含斂、終身抱憾、自是功名之念、淡矣、家居篤友、受課諸弟姪書、迄成立不少懈、性直習無城府、樸素恥逐時尚、遇事與戚友言、必懇切詳勉、丙寅司鐸興安、彌加意培士類、正學術、訓諸生如弟姪、月課之外、另立勸學社、擇弟子員之敦品植行者、舉充講長、學長、申報學政、及府、著爲規、課藝則策論文詩、不拘一體、選其尤而潤色之、刊爲兩集、示多士法程、藉仙人文、由此起、郡舊有朱子祠基址、倡議修葺、復訪理學鄉前輩、得林艾軒先生、以下十人、設主配祀、又建九子祠、祀朱子之受業傳道者、朔望率諸生行香如禮、嘗云、教官自有學校當盡之責、盡一分心、士習人心即受一分益、吾求盡吾心而已、名人墳墓之在郡者、其守冢之後嗣、或遠遷、甚者且式微矣、樵採不扞、行道傷嗟、三弟捐廉集款掃除、復舊、並請縣官出示保護、俾勿荒廢、以旌前哲、勸厚俗、此外如三賢祠、合志祠、林公祠、李長者祠、以及忠義孝悌貞節等祠、均完其傾塌、補其滲漏、次第修整、郡志久零落、自烏白旗亂後、一節之士婦、率皆湮沒不彰、三弟爲徧訪孝友貞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四

節各事蹟登記學籍、曰吾以備補輯、體素弱、時苦痰嗽眩暈、三弟自以爲盡心應爾、幾忘其瘁也、乙亥秋、左脅發一疽、引動喘嗽、甫平復、值丙子春試期近、三弟寓書曰、老親已歿、所長祝健強者、惟伯兄耳、今年姑作計偕、可繞道謀相見、四月間報罷南旋、航海及滬、而舊疾復作、竟不能之皖、遂逕歸疾、亟自知不起、潛然流涕曰、吾此行不獲與伯兄一見、是殆有命耶、索紙筆書云、成人之要、一曰讀書、二曰立品、三曰保身、四曰守家、嗚呼子孫勉之、窮達何常、但有實行實學、慥慥然於日用倫常無缺、便不虛生一世、吾沒之後、殯殮以禮、不可求厚、佛事一切不作、百日後有吉日即葬之、各自做人、勉旃、分手書畢、付姪輩謹藏、神識湛定、端坐而逝、時光緒丙子年五月三十日辰時也、距生於道光庚寅年閏四月十二日卯時、年四十七、德不享壽、人之云亡、嗚呼傷矣、訃至興安、生童數百人、設主附祀、於某司訓祠、有哭失聲者、彼都人士、固不忍失良師、况予手足之感乎、弟室氏鄭、長樂舉人元模公女、先卒、側室氏林、子三、長葆璋、郡庠生、早歿、次彥瑛、彥聯俱幼、女二、長許、字同里、廣東高廉兵備道蔡公徵藩次子維瓊、次幼、以光緒丁丑年八月二十二日巳時、葬於北關外湯畬山之陽、坐壬向丙、兼子午、銘曰、

家庭孝友、肫然性真、居官稱職、誨士循循、陟岡言懷、浮槎海津、志願莫酬、遽化厥身、嗟予抱疚、羈棲風塵、噩夢忽來、訣別未親、窀穸斯安、俎豆維新、積善餘慶、長啟後人、穀庭有同、祖弟、名綸、譜名翼垣、

余之表姑丈而葆琦葆璐諸兄弟之先人也葆琦紀其父行述

文云嗚呼我顯考奉政公卒三十五年不孝葆琦乃爲修家乘而謹識生前之事略又不幸伯兄彥鈞已逝世無從詳詢先人之功行以葆琦十八歲孤從未隨宦侍奉之日淺於外事一無所知所略知者家中一二細事而已先大夫生於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大父已先兩月卒惟大母楊太夫人是依十四歲丁大母憂哀毀逾恒三伯父最愛憐之撫家益隆提携教育以至於成人迨三伯父卒先大夫撫遺孤彥瑛彥聯兩兄及諸姊一如三伯父當年之撫己者故終先大夫之身兩房不分爨而食中年遊宦江南以家口衆不能挈偕行留吾母主家務子姪讀書則年聘碩師以課之必遇大事乃偶歸家葆琦同陳氏姐每聞父歸歡呼趨出牽衣而入得玩具餅餌則欣然扑踊蓋時葆琦不滿十歲於事無所知陳氏姐長一歲耳其後補安徽宿松縣縣丞在任所多年丙申因奉差出迂途回家葆琦時年十八雖稍有識知然歸期甚暫一日先大夫出散紙引火燒毀葆琦見之驚曰此債券也何爲焚之曰親友緩急相通乃常有之事重信用者必書券以約期還本不幸而爽約力不能從其心也吾恐後之子孫或因此而生訟焚之所以絕後患每晚葆琦自塾歸必語以立身爲人之道而旁及於文藝旋因程期已迫搭輪赴申四月二十九日卒於旅次嗚呼痛哉凶信到家吾母慟不欲生又顧念不孝等尙未成立而三弟彥科僅十二歲季弟彥煒九歲廖氏妹長彥科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一二十五

一歲而已尤必躬親撫養勉抑哀感嗚呼痛哉自先大夫亡之四年吾母林宜人卒又二年陳氏姊廖氏妹亦先後卒適葆琦自京病歸乃携科煒兩弟就學京津而自佐陳京兆於順天贊理內文案事又嘗辦學瀋陽終以自慚淺陋再游學於日本東京蓋中間輟學四年矣民國元年葆琦以論文受農長宋遜初陳鐸士兩先生之知調部承乏薦職公餘每與婦談當年家中事憶清時專以制藝取士不習八股者直無進身之階然葆琦好爲古文有爲葆琦憂者有從而非笑之者獨先大夫寄諭獎許葆琦愈自信稍有得意之作卽錄稿郵呈先大夫一一加墨耐人吟味事逾三十年宛如昨日因念先大夫不苟徇流俗刻苦爲文章曾不能得一第及作伯兄書亦略叙及之伯兄覆書言先大夫於癸酉丙子兩科皆房荐不售科名固有定分非人力所可幸而致也平生最感三伯父事之如父三伯父卒瑛聯兩弟俱幼先大夫親身伴靈逾二年大姊歸蔡維瓊三伯父所許聘者也閩俗嫁女尙豐大姊旣孤先大夫無力籌備至棄三伯父之遺產以置辦奩具常引以爲憾其後佐大伯父光祿公於江浙間又歷辦六安牙厘保甲等差略有積蓄復爲六姊聘龔銘義六姊者三伯父之次女大伯父又以爲女然仍家居未曾隨侍其于歸也先大夫爲向大伯父索嫁資千金又自解囊以益之後復爲彥瑛十四弟娶魏氏彥聯十六弟娶蔡氏中間奉委蕪湖某差適聞彥瑛十四弟病重辭差歸視人皆惜之先大夫獨曰吾姪病愈萬事足矣伯兄來書之言只盡於此嗚呼今伯兄又

亡矣。先大夫性愛石，自宿松歸，囊橐蕭然，惟舟載佳石甚多。吾師林畏廬鐵笛亭瑣記，曾紀其事，又載其母事略。

文云：顯繼妣林宜人諱仙和，父杏舫公，母許氏，弟壽慈公，官名廷弼，邑庠生，宜人少孤，六歲隨母依舅鴈洲公於西安，外祖母嘗語葆琦曰：汝母之在西安也，吾母最愛之，雖少日課之讀，後又親授孝經、列女傳，吾母通經史，工駢文，理家之暇，則以文字自娛，又出朱書稿本，通鑑數十冊，曰：此吾外曾祖每日手書，以授吾母之本也。全書正楷字徑不及三分，卷後題嘉慶二十四年，林一桂爲長孫女慧雪書。時年七十有四，光緒丙子，宜人年二十二來歸，我先大夫戊寅生女瓊，踰年生寶琦，甲申生瓊姿，方踰月，法艦闌入馬江，砲聲聞數十里，城中居民遷避殆盡，先大夫遠客未歸，宜人令伯兄彥鈞携姊氏寶琦及琦之乳母，隨諸堂兄避亂馬鞍，而自乳哺少女，督丁壯守家，伯兄先妣出也，年十五矣，寶琦從未離母，欲母偕行，母曰：城中倘有變，家具且盡，吾當守之，幸而亂平，汝曹歸乃有託，吾兒速行，又逾年生寶璐，戊子生寶璋，宜人治家以儉約，後雖收入稍豐，常不使過之，天明而起，促姪上學，分派僮僕洒掃庭院，滌濯器皿，下至竹頭木屑，亦必收而聚之，常曰：天下無廢物，而人不可習惰也。日將午，則入廚下，幫廚娘備飯，御下有恩，故人樂爲之用，有婢數人，長者習針黹，少供呼畚任奔走，三伯父長媳六嫂早孀，體弱常服燕窩，別有一婢專理之，葆琦讀書難熟，而又善忘，吾母因

規定凡已熟之書，日必分段溫習一徧，周而復始，每晚自手一冊，隨意念章節，最後之一句，令葆琦接續背誦，旋又改念他章之末句，或揀字句類似易錯誤者，間有不熟，必令再讀，諸事既理，乃就燈下記本日收支，雖毫釐亦必詳列，復合數目相符，乃寢，平生最忌賭博，不知有消遣事，得閒則爲姊氏講針指工法，家有芥子園畫譜，鱗毛花卉，均從而摹仿刺繡之，自十二嫂、十四嫂、十六嫂來歸，吾家益盛，十四十六兩嫂雖爲姪婦，日必追隨十二嫂，不曠定省，家事三嫂亦分任之，然宜人仍不自暇逸，數年十六嫂、十四嫂久病，日服犀角白虎湯，二三年乃減，未幾吾父見背，越兩年十二嫂又卒，宜人傷感交併，精神銳減，外祖母憂之，謂葆琦曰：汝母事繁，而又累遭大變，體日益衰，目力轉不如我，汝兄弟不能自立，以慰母心，恐先我死，葆琦聞言盡然欲泣，然終無以慰吾母，悲夫。庚子三月十三日，宜人卒，家人環哭，有老嫗二人，事宜人久，亦哭不能仰，於是家人急爲伯兄續娶劉氏嫂，二嫗懷念宜人，益哀科煒兩弟，謹視保之，起居飲食，匪不周至，即日常工作，亦謹守舊法，蓋欲有以慰宜人在天之靈，而竭其報答之誠也。嗚呼！彼二嫗尙能圖報吾母，不孝葆琦更二嫗不若矣，鮮民之痛，其有極乎。

葆琦之外祖母許氏，余之八舅祖母也，素聞吾閩許氏，自明至清爲望族，其家閨秀均擅詞章，名傾公卿，葆琦之外祖母出許氏，殆其流裔歟。余與孫氏有連，故諳其家世至悉，以孫毅庭方伯昆弟三

人均與漳州會館有鴻爪因緣，故因記館事而備述之。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